拉康研讨班 · 第十九期补编

精神分析家的知识

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

1971—1972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九期补编研讨班《精神分析家的知识》（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1971—1972）共7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The Knowledge of the Psychoanalyst；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1年11月4日 5
第2课 · 1971年12月2日 34
第3课 · 1972年1月6日 63
第4课 · 1972年2月3日 95
第5课 · 1972年3月9日 134
第6课 · 1972年5月4日 165
第7课 · 1972年6月1日 199

第1课 · 1971年11月4日

回到圣安娜讲话时，我所希望的，是那里能有一些所谓的“实习医生”（internes）在场——　在我那个时代，他们被称为“疯人院的实习医生”；如今则叫作“精神病院”的实习医生——还有其他的名称不必细说。　我这次回到圣安娜，就是针对这样一群听众。我原本希望，他们当中有几位能特地来听。　如果这里真的有在职的实习医生——我是说目前正在工作的那些——请他们举个手好吗？　真是压倒性的少数，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人数就已经足够让我满意了。　从这里开始——只要我还能维持这口气——我会试着对各位说上几句话。　显然，这些话，像往常一样，都是即兴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手边没有几张小笔记，但它们确实是从今天早上才开始即兴成形的，因为我最近工作得很多。不过，你们可别以为自己也非得这样辛苦才行。　我曾经特别强调过的一点，是“工作（travail）”与“知识（savoir）”之间的距离。　别忘了，今晚我向各位所许诺的，是“知识”这一件事——因此你们并不需要太过劳累。　你们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已经猜到了，因为他们曾经来听过所谓我的“研讨班”。　回到“知识”这一话题，我曾在很久以前指出过这样一件事：在佛教中，“无知（l’ignorance）”被视为一种“激情（passion）”。　这件事若稍加沉思冥想，便能得到印证。然而“冥想”并非我们的强项——既然如此，要让人真正体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经

验。 我确实有过这样一次经历——令人印象深刻！——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发生在“值班室（salle de garde）”里。

> 【激情】passion：在此语境中与亚里士多德意义的“情感”不同，更接近斯多葛派与中世纪神学意义上的“受动”（passio），即主体被某种超越自身的力量所牵引。

相关知识卡 Passio：激情、受动与苦难 · 拉康与圣安娜医院 · 佛教中的无明：avijjā 与 avidyā

因为我与这些墙壁打交道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虽然在那个年代，并不完全是这些墙—— 那大概是在1925、26年间吧。那时候的实习医生……我不是在说现在的那些人，而是当时那些“医院”的实习生，或者说那时所谓“疯人院（asiles）”的实习生们。 那当然带有某种群体效应，但若说到坚持“无知”这一点嘛，他们似乎还真是有点那样！ 我们可以认为，那是医学的一个阶段，而那个阶段的结束，必然会带来如今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

拉康1920年代中期作为医学实习生进入圣安娜实习。 **asile（收容所） / hôpital psychiatrique（精神病院）**：前者带有旧式管理和监禁色彩，后者体现了医学化改革。

在那个时代，说到底，那种“无知”—— 别忘了，当我谈论“无知（ignorance）”时，我刚刚已经指出过：它是一种“激情（passion）”。对我而言，它既不是一种价值的贬低（moins-value），也不是一种缺失（déficit），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无知与知识（savoir）是相互联结的。它是一种建立知识的方式，一种将知识确立下来的方式。 举例来说，当时如果有人想要成为医生——当然，那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了——那么很自然地，他会想要…… 总之，在那个年代，人们多少还有一点方向感，他们会希望从一种——可以这么说——被“巩固

起来的无知（ignorance consolidée）”中获益，并把它展示、显现出来。

话说回来，在我刚刚向你们阐述了无知之后，你们就不会惊讶于我指出这一点： 那所谓的“博学的无知（ignorance docte）”，正如某位红衣主教所说的那样…… 在那个头衔尚未成为“无知证书”的年代，这位红衣主教称“博学的无知”乃是最高层次的知识。 顺便一提，此人便是尼古拉·德·库萨。[注1]

> [注1] 尼古拉·德·库萨：《博学的无知》（De la docte ignorance），瑟夫出版社，2010年。

因此，无知与知识之间的关联，正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出发的点。 而且我们要看到：当这样的无知，从某一时刻起，在某个领域之中，将知识带到了最低的层次时——这并非无知的过错，恰恰相反。 近些年来，在医学中，这种无知已不再足够“博学”，以至于医学只能依赖于某种迷信才能存活。 至于“迷信”这个词的意义——尤其是与医学有关的语境中，我或许待会儿还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恰恰相反的意思难道是说，“迷信”某种体制和权威来确立支持，取代了通过某种“无知的激情”/“无明的执念”来确立知识。 这个继续往后面推进，看看拉康到底咋想的。

相关知识卡 拉康与圣安娜医院 · 库萨的尼古拉与“博学的无知”

但无论如何，要指出一些来自这次经历的东西，我非常热衷于与之联系起来——我的天！- 在这 45 年来与这些高墙的频繁往来之后…… 这并不是要夸耀它，但既然我将我的一些《书写》交付给了“垃圾出版（poubellication）”，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年龄，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麻烦

之处。……当时，我必须说，圣安娜值班室中盛行的充满激情的无知，我必须说这是无法抹消的。

确实，这些人怀有使命，而在那时，肩负精神病院(收容所)的使命是相当特别的事情。就在这同一间值班室里，同时出现了四个人，我不介意再次提起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便是其中之一。 今晚，我乐于让另一位重现眼前的人物，便是亨利・埃伊。 可以这么说吧——经过这么长的岁月，埃伊正是使那种“无知”文明化的人。我必须说，我对他的工作致以敬意。 “文明化”，终究并不能消除任何的不安；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恰恰相反，"Unbehagen"（不适感）实则是一种"不安逸的状态"。但无论如何，文明也有可贵的一面。 如果你们以为我刚才说的话里有哪怕一丝讽刺的成分，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过你们也只能弄错，因为你们根本无法想象在埃伊（Henri Ey）介入之前，疯人院（asile）内部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那真是绝对令人难以置信！

如今，历史已经推进了，而我刚刚收到一份通告——它显示，在某个领域内部已经拉响了警报， 缘由是那个预示着会迸出各种火花、被称作“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ie）”的运动。 人们希望我们对此表明立场——仿佛还能对一个本身就是“反对”的东西再采取立场似的。 对此，我得说，我不知道是否适合做些评论——不过若真要说几句，就让我以我刚才提到的那段旧经验为出发点，并趁此机会区分一下**精神病学（Psychiatrie）与精神病业（psychiatrerie）**。

Psychiatrie 与 psychiatrerie：前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后者是拉康带贬义色彩的造词，着重指精神病学的制度化行当。这里的区分把亨利・埃伊对圣安娜医院的“文明化”改革与精神病学制度本身的问题分开。

关于精神病患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于“精神病（psychoses）”——的问题，所谓的“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ie）”并没有丝毫解决；无论某些地方性实践还维持着怎样的幻想，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ie）”——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其实是一个以“解放精神科医生”为意义的运动。 然而，显而易见，它的走向并没有通往这一目标。 之所以没有走上那条路，是因为有一个特征我们无论如何不该忘记： 那就是所谓的“革命（révolution）”这个词，本身就被选得极好——它的意思就是：**回到出发点（retour au point de départ）**。

这一切的循环是众所周知的，但在名为《疯狂的诞生》的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话：精神病医师确实承担着社会职能，他是特定历史转折点的产物。 至少可以说，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转折，丝毫没有要减轻这份负担，或缩减精神科医生角色的迹象，因此，反精神病学所提出的问题多少有些**尴尬与不合时宜（en porte à faux）**。

这里所谓“解放”的对象是精神科医生，而不是精神病患者；但精神科医生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未减轻，所以拉康说反精神病学提出的问题处在一种不合时宜的位置上。

毕竟，一切都在常理之中。改变知识的基座（assiette du savoir）——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未来属于上帝”，人们常这么说； 在我看来，这就是说：未来属于那些有幸、也有灵感跟随我的人。 如果那些“小猪仔们（les petits cochons）”没有把他们吃掉，他们当中总会生出些什么——也就是我所说的“好运（bonne chance）”。 至于其他人，就

谈不上什么好运了； 他们的命运将由自动性（automatisme）来决定，而那恰恰与好运——无论好坏——完全相反。[注2]

> [注2] 此处对举希腊语 τὐχη（机缘）、αὐτὸματον（自动发生者），以及 εὐτυχία（好运）、δυστυχία（厄运）。

总之，这些只是一些引言提示。但我想指出，就值班室（salles de garde）而言，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我看来，它们与更近时期的情况之间保持着某种连续性—— 即就各种知识在那里所采取的偏斜路径而言，精神分析并没有带来任何改进。 至于“精神分析家”……这是我在1967 – 68年间提出过的问题，当时我引入了“Le psychanalyste（带定冠词的精神分析家）”这一概念，在那个时期，我试图在一个——那时规模还相当大的——听众面前，提醒人们注意“定冠词”的逻辑价值。好吧，不再赘述…… 总之，精神分析家似乎并没有在某种知识的根基上带来任何改变。

带定冠词的 le psychanalyste 相当于把“精神分析家”作为一个逻辑位置提出；这一点也为下文转向 lalangue 作了铺垫。

我今晚所想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件事：对于这些人——那些我听任他们去做自己所擅长之事的人，因为他们所使用的那种精神分析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我想避免让一种误解在他们那里形成；这种误解，是以某种东西的名义，作为我的某些追随者的善意（bonne volonté）所产生的效果而建立起来的。

> [译注] “如果小猪仔们不把他们吃掉”是法语童话式套语，近于“如果他们能平安长大 / 活到那时”。

相关知识卡 亨利・埃伊与法国精神病学 ・ 反精神病学运动 ・ psychiatrerie：拉康对 psychiatrie 的改写 ・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 ・ 福柯《疯癫与非理性》及其书名 ・ 坡的《失窃的信》

他们对我所说的“知识作为无知的对应物”多少听懂了一点——当然，只是尽他们所能。　　结果，这件事多少让他们感到困扰。其中有些人……我不知道是被哪只苍蝇叮了，大概是一只“文学的苍蝇”，比如在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文字里随处翻到的那些东西。否则我想，他们大概不会突然蹦出这个词：“非知（non-savoir）”。我得说，巴塔耶确实曾经做过一次题为《**论非知（Conférence sur le non-savoir）**》的演讲，而这词也许就在他那几篇文字的两三个角落里飘着。　总之，天知道他（巴塔耶）可一点都没有借此大发议论。尤其是在他那场讲座的那一天——　就在圣日耳曼德佩的地理学会礼堂（Salle de Géographie）里……你们当然知道那个地方，因为你们都有“文化修养”，不是吗？那天他一句话也没说。这倒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方式，来“展示（ostension）非知（non-savoir）”。当时人们嘲笑了他。其实那是错误的。　　因为如今，“非知”反倒成了时髦的东西。它到处可见——在各种“神秘主义（mystiques）”里都能找到；事实上，这个词最初就出自他们，在他们那里，它确实是有意义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强调“知识（savoir）”与“真理（vérité）”之间的区别。　那么，如果真理不是知识，那它就是“非知（non-savoir）”。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　**“凡非黑者，皆为非黑（tout ce qui n’est pas noir, c’est le non-noir）”**，正如我在别处提到过的。　我确实指出过这一点：在真理与知识之间那条微妙的界限上，正是精神分析话语（discours analytique）所立之处。

真理不是知识，那么真理就是“非 知识”。 分析家话语立足于 真理与知识之间 ，或者说分析家话语把真理与知识之间的缝隙当作支点。

在一个微妙话题上制造彻底的混淆——而这个问题正是精神分析的要点，也就是我所称的“真理与知识之间那条敏感的界线”——没有比这

更高明的了。 我不需要标明日期。大约十年前，人们曾经搞出过另一项发现，那也不算坏，它正好涉及我不得不称之为“我的话语”。我当时就是以这句话作为开端的： 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l’inconscient est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 当时，人们搞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玩意儿”：本来正好有两个人，是最合适去继续沿着这条痕迹、把这条线索延伸下去的，结果却被安排去做一份相当漂亮的工作： **《哲学词汇表》（Vocabulaire de la Philosophie）**。[口误]啊，我说什么呢？是《精神分析词汇表》（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你们看到这个口误了吧？嗯，这至少也算得上一个“拉朗德”（Lalande）。[注3]

> [注3] 安德烈·拉朗德：《哲学技术与批判词汇》（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法国大学出版社。

于是，瞧吧——如今高喊、挥舞“非知（non-savoir）”的旗帜，这条道路真是光鲜亮丽。 这也并不是什么坏旗帜。它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号召（ralliement）的标志，用来吸引那类并不算难找的“顾客群”： 譬如——**极端的无知（ignorance crasse）**。这种人依然存在，虽然嘛……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 懒惰（paresse）的不同面向，我已经很久没有谈过了。 再比如，还有些形式的制度化，就像是所谓的“上帝的集中营”（camps de concentration du Bon Dieu），这是从前大学内部的一个说法，用来形容某些地方，在那里，这类东西（比如“非知”）总是被欣然接纳，因为那样显得“时髦有格调（ça fait chic）”。简而言之，人们沉溺于一整套的姿态表演，不是吗？“请您先过，真理夫人（Madame la Vérité）——看，那个洞就在那儿，这正是您的位

置，不是吗？”　唉，这“非知（non-savoir）”，还真是个奇妙的“发明（trouvaille）”啊……

相关知识卡 release与libération的语义边界 · “如果小猪不把他吃掉”：法语戏谑套语 · 乔治·巴塔耶的“非知” · 拉朗德《哲学技术与批判词汇》

拉朗德：指法国哲学家安德烈·拉朗德（André Lalande, 1867 – 1963）的《哲学技术批判词汇表》（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lalangue”，就像我现在写的这样——我没有黑板——那么你们就写下来吧：lalangue，连成一个单词。我以后都会这样写。你们看，他们多有学问啊！[笑声] 怎么，什么都听不见？是音响效果的问题吗？ 请你们纠正一下：这不是“d”，而是“gu”。也就是说，不是 Lalande，而是 lalangue。[拉朗德（Lalande）/拉朗格（lalangue）的谐音玩笑]

这里的声音游戏由 Lalande 转到 lalangue；拉康随即强调，lalangue 不能取代命题中的 un langage，二者不是同一个层次。

我要强调，我从来没有说过“无意识像 lalangue 那样被结构化”，我说的是“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un langage）”，这一点我稍后还会再回来解释。　不过，当人们把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些“应答者（responsifs）”派去编纂《精神分析词汇》（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时，显然是因为我把一个**索绪尔式的术语——‘lalangue’**提上了议程。 我再重复一次：今后我会把它写作一个词——lalangue。而我也会说明这样写的理由。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法语—>英语 la—>the un—>a/an

> [译注] 原文是 un langage（“一门语言”）：无意识并不等同于某一种具体语言，也不能在这里改写为 lalangue。

那么，lalangue 与词典毫无关系——无论哪一种词典。 词典——只要听听这个词就能明白——与“言说（diction）”有关，也就是说，它与诗（poésie）和修辞（rhétorique）之类的东西有关。 这可不是小事啊，从“发明（invention）”到“说服（persuasion）”，这一切都极其重要。但正是“言辞的技巧”这一面——与无意识没有任何关系。

与我想——大多数候选人（或说学习精神分析者）所认为的相反，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已经知道，若他们听清楚我尝试阐述无意识时所使用的那些表达方式的话：无意识首先与语法（grammaire）有关。 无意识还与——不只是“有点”，而是“有很大关系、完全相关”——与重复（répétition）有关。 也就是说，它正处在与“词典的用途”完全相反的那一面。 因此，以那种方式将那些本可以在当时帮助我“留下痕迹（faire ma trace）”的人引到别的方向去， 也不失为一种相当不错的做法。

语法与重复属于完全不同的一面，不同于我刚才所指出的“发明（invention）”那一面——发明当然并非微不足道，说服（persuasion）也同样如此。

我不知道为什么——与如今仍然广泛流行的看法相反，在“lalangue”的功能中，对我们精神分析家、对那些与无意识打交道的人来说，**其真正有用的一面，是逻辑（logique）**。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它关系到那种完全即兴且神话化、由“非知（non-savoir）”推动起来的“推崇（promotion）”所包含的失落风险；我确实从未给人留下误解我的机

会。 难道还需要证明吗？在精神分析中，最根本、最初的东西，就是**知识（savoir）**。这正是我现在必须向你们展示的。

非知，会导向一个“不可知的整体”。这个整体以一种“变幻莫测的有机方式运作”。格式塔和生机论

让我们从某一端来接近这个问题——即精神分析中这一**原初且坚实的特征：知识（savoir）的首要性（primauté）**。 我是否需要提醒你们：当弗洛伊德试图说明精神分析在开辟其道路时所遭遇的困难时，写过一篇文章（如果我没记错，是1917年发表于Imago），后来被译出，并刊登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创刊号上： 题目是《精神分析之路上的一个困难》（Une difficulté sur la voie de la Psychanalyse）。其中指出的，正是这样一点： 精神分析所涉及的这种知识——并不是能轻易传递的。 弗洛伊德对这一点的解释方式——他尽其所能——正是因此，他引入了一个极易造成误解的术语——“**阻抗（résistance）**”。 这并非偶然。我想，在某个层面上，我多少已经让这个词不再被反复滥用——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我们不再被这个词烦扰不休； 不过显然，还有一些地方——我毫不怀疑——这个“阻抗”依然盛行开花。 而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个词显然是他长期“忧虑不已（appréhension permanente）”的一个概念。 我得说——为什么不敢直说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滑移（glissements）**，而偏偏是那些“ 阻抗（résistances）”，最容易促成这些滑移。 也许过一段时间，人们也会在我说过的话里发现类似的滑移，不过嘛，那也未必。总之，弗洛伊德在这里确实陷入了一个**误区（travers）**。

滑移和误区这两个词是对应的。 分析家由于自身的原因，无可避免的有“滑移”，因此可能会陷入某种“误区”。

弗洛伊德用“阻抗”来解释分析的困难，但这个词容易造成误解，让人把问题理解为病人“拒绝配合”，同样转移也是类似。

弗洛伊德认为，针对“阻抗”，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革命（révolution）”。因此，他恰好彻底遮蔽了问题的核心：即要使某种知识的功能进入运作，这其中存在着极其特殊的困难。 他（弗洛伊德）把那件事混同于“行动（le faire）”， 并且将其标记为一种“知识之中的革命（révolution dans le savoir）”。 就在那篇小文（即《精神分析之路上的一个困难》）中…… 而他稍后在《**文明及其不满（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里又重新回到这一主题—— 在那里出现了关于“哥白尼式革命（révolution copernicienne）”的最早一段重要论述。

那不过是当时大学知识（savoir universitaire）的一个“套路（bateau）”。 可怜的哥白尼！——据课本上说，他“发动了革命”，是他把太阳重新放到中心位置，让地球围着它转。然而，显而易见，即便在他的那部《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中，那幅著名的图确实清楚地画出了这一模型，哥白尼本人对此却并无任何立场，也没有人因此去找他麻烦（chercher noise）。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确已从**地心说（géocentrisme）转向了日心说（héliocentrisme）**， 而这通常被认为对某种所谓的“宇宙自恋（narcissisme cosmologique）”造成了一记打击——一个“ 打击（blow）”，正如英文原文中所说的那样。第二个“打击”，则是生物学层面的。 弗洛伊德在谈到达尔文时提到了它，理由是——就像当初关于地球的事一样——人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从那则“新宣布”中恢复过来：即——人类被宣布与现代灵长类动物有近亲关系（relation de cousinage）。

哥白尼本人其实并没有想要“搞革命”，也没有主动挑战什么，而是后人赋予了这种“打击”的意义。这与达尔文同样：人们并不是立刻接受，而是经历了抵抗与迟缓。

对知识的 【抵抗 与 阻抗】，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阻抗就这么来了。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所遭遇的阻抗（résistance）”的解释是这样的：被触及、被动摇的，恰恰是知识的那种一致性（consistance du savoir）——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知道某件事时，最起码可以说：“我知道我知道。”暂且把他在这方面所引出的东西放在一边，因为那正是关键之处 **(l’os)** 。 他在这里又加上了一层“自我（moi）”的粉饰（peinturlure），就是说：“那个知道自己知道的人，就是自我（moi）。” 但很明显，这个“我”的指涉其实是次要的（seconde），相对于更首要的是： ——知识本身可以“知道自己”； ——而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新奇之处，在于：**有一种知识，它对自身一无所知（un savoir insu à lui-même）**。但我想问你们：如果那种知识属于一个整体的世界——一个动物的世界（monde animal）。 那么，这里面又有什么新奇可言，甚至足以引发所谓的“阻抗”呢？ 毕竟，没有人惊讶于：动物大体上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比如，一只陆生动物，不会长时间潜入水中，它知道——那对它可没好处。

这种对“自我”的指称是次要的，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这种自我的指涉是“后续的效果”，而不是起因。

如果说无意识（l’inconscient）之所以令人惊讶，那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这种“知识（savoir）”完全是另一回事。 那是一种我们自以为了解的知识——一种从来就缺乏充分根据（peu fondée）的观念，否则，人们也不会自古以来就不断谈论“灵感（inspiration）”、“神感的狂喜

（enthousiasme）”之类的东西。 而精神分析所涉及的这种“不自知的知识（savoir insu）”，恰恰是一种确确实实被表述出来（s’articule）、其结构如同一种语言（est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的知识。

因此，弗洛伊德提出的那场“革命”，可以说，反而遮蔽了真正的问题： 那就是——不论是不是“革命”——**真正无法被消化的东西，是一种发生在知识功能与结构中的颠覆（subversion）**。

而这才是“过不去”的东西。因为，说实话，所谓的“宇宙学革命”，除了给少数几位教会博士们带来一些困扰之外，我们实在不能说，它在任何意义上**足以让“人类”感到受辱（humilié）**。

因此，使用“革命（révolution）”这个词是极不令人信服的，因为事实上，这类所谓的“革命”反而更让人类的自恋（narcissisme）感到振奋。达尔文主义也是完全一样的： 坦白说，没有任何学说比进化论更抬高“人的产生”。无论是宇宙学层面的，还是生物学层面的，这些“革命”最终都没有改变：人类依旧停留在被视为“造物之花”的位置。 因此可以说，把这种比喻当作参照，实在是一次“错误的灵感（mal inspirée）”。 甚至可以说，它的目的正是为了掩盖真正的问题，让它蒙混过去。 那就是——这种知识、这种知识的新地位，必须引发一种全新的话语类型。而这种话语既不容易维持，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未真正开始。

相关知识卡 “哥白尼式革命”的天文学边界 · 弗洛伊德所说的三次自恋打击 ·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拉康在这里指出，即便人类被证明是由猿类进化而来，这一点并没有真正动摇人类在既有话语中作为“造物之花，万物之灵”的位置。同样，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也并没有触及那个更深的前提——即“必须以

某物为中心”的设想依然在运作。 而在第十七期研讨班里面，拉康就提到过，哥白尼革命的真正颠覆性之处并不在于把太阳放在宇宙中心，而在于揭示了行星运行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星球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作用的力量，牛顿最终将这种作用普遍化为“万有引力”。自此，不再是“某个中心天体”吸引其余的物质革命或者说吸引其他物质旋转(révolution)，而是任何物质之间都存在一种普遍的作用力。正是在这里，“以某个星球为中心旋转”的设想才真正被彻底瓦解。

我曾说过：无意识是被结构化如同一种语言（l’inconscient est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 ——但，究竟是哪一种语言呢？为什么我说“一种语言（un langage）”？ 那是因为，关于“语言”这件事，我们如今已经知道了一点： ——在逻辑学（不论是数学逻辑还是其他逻辑）中，我们谈到对象语言（langage-objet）； ——我们谈到元语言（métalangage）； ——我们甚至近来也在生物学层面谈到“语言”；——总之，“语言”这个词如今被滥用（à tort et à travers）到处都是。首先，我要说明： 当我说“语言”时，是因为我指的是那些可以在 lalangue 中发现的共同特征（traits communs）。 虽然 lalangue 本身有着极其多样的形式，但其中确实存在某些恒定之处。我所指的“语言”——我曾花时间、用心、耐心去加以阐明的——是一种可以区分“代码（code）”与“讯息（message）”的语言。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如果没有这一最基本的区分（distinction minimale），言说（parole）便无立足之处。 因此，当我引入这些术语时，我给它们命名为——《言说的功能与语言的领域（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对于言说（parole）而言，关键在于功能（fonction）；而对于语言（langage）而言，关键在于领域（champ）。言说决定了

所谓“真理（vérité）”的位置。 我从“真理”一登场便为我想对它作的使用而标明的，正是它的结构： **它是一个虚构的结构（structure de fiction），也就是说，同样是一种谎言的结构（structure de mensonge）**。

> 注：Langage:人类使用符号进行表达、交流的普遍能力，也就是语言现象。
> Langue: 符号-语言系统

的确——就“真理（vérité）”而言，有一句话正好可以照字面地说出来： 真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说出真理——而且不是半真半假的那种： 那就是当它说出：「我在说谎（je mens）」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我们能够确定她没有说谎的情形，因为她被假定为“知道自己在说谎”。 但除此之外——换句话说，“Autrement”，而且是那个带大写A的“Autre”，即“大他者（l’Autre）”，真理也完全可能在自己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依然说出了真理。 我正是想用那个公式来标示这一点： 一个大写的S，括号里放着大写的A，而且是带斜杠的：S(Ⱥ)。大写的 S，括号里的大写 A，并且加上一道杠。 至少这一点——你们无法否认——这无疑是一种必须被考虑的知识： 对于那些跟随我思路的人而言，这一点值得被认真对待，哪怕只是“临时指导”。 这，便是我命题“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l’inconscient est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的第一个要点。

“我在说谎”这句话本身是一个悖论。 而真理只有在这种悖论中，才可能成被说出。

真理是——这句话中语言与逻辑产生了冲突。 自我指涉在这里行不通了。 因此语言在此不得不分裂出两个主体，说的主体和话的主体。 这种分裂则可以用/进行表示。 真理只能半说（半/悖） 而这里划杠的A——Ⱥ 大他者作为语言，也就是领域的位置。 划杠和un是否存在某种

关系吗？ 或者说un 意味着“众多中的一个”，它并不独一无二，并不大写。 lalangue 呢？

第二个要点——我是在对诸位精神分析家说——你们早已知道这一点不需要等我来说才明白，因为这正是你们一旦开始“解释（interpréter）”时所依据的原则。 没有任何一次解释不是关涉到——什么呢？——关涉到那在你们所听到的内容中所显现出来的“言说（parole）”，以及这言说与“享乐（jouissance）”之间的联系（lien）。你们也许是在某种意义上“天真地（innocemment）”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你们也许从未意识到， 任何一次解释，其实从未意图说出别的什么。 然而，精神分析的每一个解释，始终只有这一件事： 无论那“收益（bénéfice）”**是次要的（secondaire）还是主要的（primaire）**，其最终的收益，都是享乐。

甚至可以这么说，这是拉康派精神分析面对话语的立场。解释的方向不在于这些话语背后有什么“真理”一般的意义，而在于这些话语与享乐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非常清楚——在弗洛伊德的笔下确实浮现出来了。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中间有一个阶段，那就是“快乐原则（principe du plaisir）”。 但终究有一天，他被某件事情震撼到了：无论人做什么，不论是“天真无辜”还是别的，总有某种东西在言说中被表述出来（se formule），从这种“游戏（jeu）”中，一种真理被说出（une vérités’énonce）——而这种被表述出来的东西，不论人愿意与否，都是重复的（se répète）。“字母的能位（l’instance de la lettre）”，我曾这样说。 而我使用“能位（instance）”这个词——如同我对所有词的使用一样——绝非无意。 这个词“instance”同时回响（résonne）于两个层面： – 在司法的层面（juridiction）上：它意指一个“权威的审判、位

置、决定”； – 在“坚持 / 执着（insistance）”的层面上： 它让我们看到我所定义的“瞬间（instant）”的那个逻辑模组。换言之，“instance”在这里是逻辑上的位置与时刻的结点。 正是在这种重复（répétition）之中，弗洛伊德才发现了那所谓的《**超越快乐原则（Au-delà du principe du plaisir）**》。不过，事情也就此变得有些滑稽： 如果真有一个“彼岸（au-delà）”，那就不必再称之为“原则（principe）”了。 ——因为，一个能被超越的“原则”，就不再是原则。因此，也就该把所谓的“现实原则（principe de réalité）”一并放下。这些观念，都需要被彻底重新审视。 毕竟，我们并没有两种不同类别的“说话之在（êtres parlants）”： ——一类按照“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来支配自己； ——另一类则“处在快乐原则的彼岸”。 尤其是——如人们常说（c’est le cas de le dire）——从临床上看，他们根本就是同一批人。 所谓“原发过程（processus primaire）”，最初是以这样一种粗略的近似（approximation）来加以解释的： 即“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principe du plaisir – principe de réalité）”之间的二元对立。 但必须坦率地说，这种最初的草图（ébauche）根本站不住脚（intenable）。它只是为了让当时的听众多少能“吞下”（faire gober）一点这些最初的论述（énoncés）的要义——那些听众是……我不想过分使用这个词……“资产阶级的耳朵（oreilles bourgeoises）”。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丝毫概念，不知道所谓“快乐原则”究竟是什么。 “快乐原则（principe du plaisir）”，其实是古代道德观中的一个参照概念。在古代的道德观中，所谓“快乐”，指的恰恰是尽可能地少行动（en faire le moins possible）——即所谓“带尊严的闲暇（otium cum dignitate）”。这种快乐，本身是一种修行（ascèse），严格地说，它甚至可以说接近“猪一般的”（celle des pourceaux）——但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在古代，“pourceau（猪）”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下流”或“放纵”，它

象征着一种**动物的智慧（sagesse de l'animal）**。 这是外部之人所加的一种评论——一种误解的修辞色彩——来自那些并不理解其中含义的人，也就是他们无法体会，这其实是主人的道德（morale du Maître）中最精致的修养境界。

“ascèse”意为一种通过节制、练习、禁欲来达到宁静（ataraxia）的实践。

相关知识卡 说谎者悖论与“我在说谎” ・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 Subversion与Git：集中式、分布式和托管平台

那么，这（古代“快乐原则”的观念）究竟能与资产阶级对于快乐的想象，乃至他们对于“现实”的观念，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说实话，根本毫无关系。 无论如何——这里是第三个要点（3ème point）——从无意识那种执着地（insistance）向我们呈现它所“表述”的内容这一事实来看，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果： 一方面，分析家的“解释”所起的作用，仅仅在于指出主体在其中发现了什么； 而他在那里发现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东西，不属于“享乐（jouissance）”的范畴（registre）。 这，便是第三个要点。 **第四个要点（4ème point）**： 那么，享乐（jouissance）栖居于何处？它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身体（un corps）！ 要“享”，必须有一个身体。即便是那些许诺“永恒福乐（béatitudes éternelles）”的人，他们也无法不假定： 必须有一个身体在其中被承载（le corps s'y véhicule）——无论那是“荣耀的身体（corps glorieux）”也好，还是其他形式的身体，身体必须在场。要享乐，就得有身体。为什么？ 因为，**对身体而言（pour le corps）**，享乐（jouissance）的维度，就是向死的下沉（la descente vers la mort）的维度。 而这也正是弗洛伊德“快乐原则”真正揭示的地方——他其实在那一刻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如果你仔细阅读《快乐原则》这

一概念的阐述，你就会发现：快乐原则（principe du plaisir）与享乐主义（hédonisme）毫无关系。尽管它源自最古老的伦理传统，但它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不快原则（principe du déplaisir）。它是不快的原则——以至于弗洛伊德在不断重申这一点时，自己都一次又一次**滑脱（dérape）**。“快乐是什么（Le plaisir en quoi consiste-t-il）？”——弗洛伊德说，它的功能是**降低紧张（abaisser la tension）**。可是，**这种“紧张（tension）”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一切被称作“享乐（jouissance）”的根本原则的话，那又还能是什么呢？——毕竟，若没有紧张，又能有什么可供享乐的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当弗洛伊德沿着那条通向“彼岸（Jenseits）”、即《**超越快乐原则（Au-delà du principe du plaisir）》的道路前行时，他在《文明及其不满（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中又明确地向我们指出了什么？无非是这一点：在所谓的社会压抑（répression sociale）之上，很可能还存在着一种——他在文中亲笔写下的——**“有机的压抑（répression organique）”**。真是奇怪，也令人遗憾——为了让人理解一些本应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竟然还得如此费劲。而这件显而易见的事，就是：“说话之在（l’être parlant）”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在于他体内存在这样一个裂口（béance）——一个他在其中“迷失自己”的裂口，但也正是通过这一裂口，他被允许对“身体”进行操作——无论是自己的身体、他人的身体，还是周围动物的身体——以便从这些身体中唤出（faire surgir）——为他自己或他人之益——那种严格意义上称为“享乐（jouissance）”的东西。确实，比起我刚才所指出的那些进程——那些从对快乐原则（principe du plaisir）的精致描述，逐步走向对根本性享乐（jouissance fondamentale）的公开承认——更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在这一层面上，弗洛伊德却认为有必要诉诸某种他称为“死亡本能（instinct de mort）”的东西。这并不是说那是错误的。只是——以那

种过于“学究式（savante）”的方式去说，恰恰就是那些由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家”之名造就的学者们最无法吞咽的东西。那种围绕“死亡本能（instinct de mort）”的冗长思索与反刍（cogitation, rumination）——可以说，正是整个国际精神分析体制（institution psychanalytique internationale）的特征： 这种体制不断地分裂（se cliver）、分派（se partager）、划界（se répartir）： ——“承认吗？不承认吗？”——“我到这里为止，不能再跟他走得那么远……” 这些无休止的曲折争论（interminables dédales），都围绕着这个似乎被特意挑选的词汇——“死亡本能”，它似乎是为了制造一种幻觉，好像在这个领域中真的发现了某种可以与逻辑学中所谓“悖论（paradoxe）”相类比的东西。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弗洛伊德在他已经开辟出那条清晰道路之后， 竟没有选择直接、纯粹地指出这一点。 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享乐（jouissance）——在“情色学（érotologie）”的层面上，确实是人人都能触及的。不过也得承认：在弗洛伊德的时代，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著作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广泛流传。也正因如此，我才认为有必要——为了“留个时间的印记（prendre date）”——在我的《**Écrits（书写集）**》**中专门标示出《康德与萨德（Kant avec Sade）》**之间的关系。 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尽管他（弗洛伊德）给出了一个回答，但他也未必就真的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正如我们所有人一样。 然而，与其围绕那所谓“原初死亡本能（instinct de mort primitif）”——它究竟是从外部而来，还是源自内部，——或者是由外向内的反转，——又或是晚期衍生出来的、投射为攻击性与斗争的动力——编造一堆琐碎故事**（bagatelles）**，倒不如从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中读出这样的含义： 也许，它暗示着——如果真要谈到“行为（acte）”，那么唯一的“**完成了的行为（acte achevé）**”——**如果它存在的话—— 就是“自杀（le suicide）”**。请注意我在此的语气： 正如我去

年在那篇《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中所说的那样——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事实上都不存在那样的话语或那样的行为。所以，这个所谓的"行为"，如果它能存在，那将是——自杀。 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告诉我们的。当然，他并没有以如今我们能够做到的那种——直接、赤裸、清晰（en cru, en clair）——的方式说出来。 但如今，随着精神分析学说（la doctrine）多少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a un tout petit peu frayé sa voie），我们已经知道： 行为无不是失败的（il n'y a d'acte que raté），而且——正是这种失败，才是任何"成功的假象（semblant de réussir）"的唯一条件。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自杀值得被提出异议（le suicide mérite objection）： 因为——它根本不必是一次"未遂（tentative）"的行为，就已经注定是一次失败（raté）—— 从享乐（jouissance）的角度来看，是彻底的失败（complètement raté）。 至于那些佛教徒（les bouddhistes）——带着他们的汽油桶（bidons d'essence），他们确实"跟得上时代（à la page）"，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回来作证（ne reviennent pas porter témoignage）。

弗洛伊德的那篇文章，真是漂亮的一篇文本（un joli texte）。 他在其中重新提到了躯体（soma）与生殖细胞（germen）——这绝非偶然。他嗅觉敏锐（il flaire），感觉到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些什么值得进一步深入（à approfondir）的东西。是的，确实需要被深入的问题，正是我今年在研讨课中提出的第五个要点（5ème point），其表述如下："性关系并不存在（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当然啦，乍听之下这话有点像疯子说的，有点轻飘（un peu zinzin, un peu éffloupi）。——只要好好做爱一场（baiser un bon coup），似乎就能"证明"我错了。 遗憾的是，那恰恰是唯一一种什么也无法证明的事情（ne démontre absolument rien de pareil）——因为，所谓"关系（rapport）"

这一概念，与人们在日常语言中对这个词所作的隐喻性使用（usage métaphorique）——“他们发生了关系（ils ont eu des rapports）”——并不相符（ne coïncide pas tout à fait）。换句话说，当人们说“他们有过关系”时，那根本不是我所说的“关系”。 我们只有在某种话语（discours）建立起一个关系、并且能够被表述出来（énoncer le rapport）时，才有可能认真地谈论“关系（rapport）”。 的确，**实在界（le réel）在我们思考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关系”这个东西就要可疑得多（beaucoup plus douteux）：它不仅需要被思考，还必须能够被书写（il faut l'écrire）**。如果你无法写出它，那就根本没有关系。(Si vous êtes pas foutus de l'écrire, il n'y a pas de rapport.) 而若是事实证明——并且证明得足够长久，以至于我们开始真正理解这一点——**性关系（le rapport sexuel）是无法被书写的（il est impossible de l'écrire）**，那无疑将是件极为值得注意的事情。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如今我们借着所谓“科学（la science）”的进展，正在把一整套细微的事务（menues affaires） ——涉及配子（gamète）、基因（gène）的层面，以及一系列所谓“选择（choix）”“筛选（tris）”的过程，无论称之为“减数分裂（méiose）”或别的什么——推进到了极远的程度。 这些研究似乎确实阐明（élucider）了一些事情，一些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的事情：至少在生命的某个层次上，繁殖（reproduction）是有性的（sexuée）。

然而，这些（科学上的发现）与所谓“性关系（rapport sexuel）”毫无关联。 尽管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对于说话之在（l'être parlant）而言，围绕着这一“关系”——作为建立在“享乐（jouissance）”之上的东西——展开着一个极其壮丽的多样谱系（éventail admirable en son étalement）**。 而且，有两件事被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的话语

（le discours analytique）——清楚地揭示出来： 那就是整个享乐的谱系（toute la gamme de la jouissance）——换句话说，凡是人们能做的那些与“恰当地对待一个身体（traiter un corps, voire son corps）”有关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都参与着性的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 但是，性的享乐本身（la jouissance sexuelle elle-même），当你试图去把握它（mettre la main dessus）时，——如果可以这么说——它便不再是性的（elle n’est plus sexuelle du tout），它消失了（elle se perd）。

正是在这里，“阳具（Phallus）”这一术语的全部建构才介入进来。 它确实指示着一个特定的“所指（signifié）”，——但这是某个彻底消逝的能指（signifiant parfaitement évanouissant）的所指。 至于要定义什么是“男人”或“女人”，精神分析恰恰向我们展示出：这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如果我们哪怕片刻将“享乐（jouissance）” 视为“生殖功能（fonction de reproduction）”的引导，那它就必然应当指向异性的伴侣（le partenaire de l’autre sexe）”。

此刻，我们正面临着——可以这么说——**“性观念（notion de sexualité）”的爆裂（éclatement）**。 毫无疑问，**性（la sexualité）位于一切无意识活动（inconscient）的中心。但它之所以处在中心， 正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缺失（manque）**。

也就是说，在任何可以被写出的“性关系（rapport sexuel）”的位置上，被替代而出现的，是由性的享乐功能（fonction de la jouissance précisément sexuelle）所生成的一系列死胡同（impasses）。 这种享乐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它显现为一种“海市蜃楼般的点（point de mirage）”—— 而弗洛伊德本人，也在某处曾将其标示为“绝对的享乐（jouissance absolue）”。

而正是因为它如此接近（si près），它恰恰并不是绝对的（elle ne l'est pas, absolue）。 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绝对的，首先，因为"享乐"本身（la jouissance）必然归于两种不同形式的失败（formes d'échec）：

对男性的享乐而言，这个失败就是阉割（la castration）； 对女性的享乐而言，这个失败则表现为分裂（la division）；

其次，享乐所导向的东西，与交配（copulation）毫无关联。 至于交配，它仅仅是——姑且这样说——说话之在（l'être parlant）这一物种中 实现繁殖的一种常用模式（mode usuel）——（而且，说不定未来这模式还会改变。） 换句话说： — 首先，**有一个正题（thèse）：**"**性关系不存在（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我在这里谈的，是关于说话之在（l'être parlant）的情况。 — **第二，有一个反题（antithèse）：** 那就是**生命的繁殖（la reproduction de la vie）。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主题——它如今成了天主教会（l'Église catholique）的旗帜。在这一点上，必须向教会的勇气（courage）致敬：** 它明确主张——"**性关系是存在的**"， 而且"它通向生育"。这当然是一个可以"持守"的立场，只是——它无法被证明。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支撑它，除了宗教话语（le discours religieux），因为唯有宗教话语，才确立了"真理与知识的严格分离"。 —**第三，没有综合（synthèse）**，除非你愿意把这样的陈述称作"综合"： "享乐唯有在死亡中达成（il n'y a de jouissance que de mourir）。"以上这些，便是关于精神分析家的知识（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应当据以加以节奏化（scander）的一系列真理与知识的要点（points de vérité et de savoir）。 只可惜，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家，对这些要点不是"一纸空文（lettre morte）"。 至于所谓"综合（synthèse）"，我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他们会坚持这些术语（en soutenir les termes），但把它们理解得完全跑到了别的地方（tout

à fait ailleurs），与死亡本能（instinct de mort）毫无关系。“逐出自然——它便疾驰归来（Chassez le naturel, il revient au galop）。”（俗语：赶走自然，它会飞奔回来。）

> [译注] lettre morte 字面为“死信”，引申为失去效力的一纸空文；Chassez le naturel, il revient au galop 是“本性难移”之意的法语谚语。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给那句古老的谚语赋予它真正的意义。 所谓“自然（le naturel）”，——就让我们好好谈谈它吧，因为问题正出在这里。“自然”，指的是一切披上“知识的制服（livrée du savoir）”的东西——而天知道，这样的东西可真不少。 而那种专门让知识穿上这身“制服”的话语，就是大学话语（le discours universitaire）。 很显然，这种“装扮（habillement）”指的正是“自然”的观念（l’idée de la nature），而这种观念—— 一点也没有要从舞台上消失的意思（n’est pas prête de disparaître du devant de la scène）。 我并不是想要以另一种“自然”来取代那一种。请不要以为我属于那些把“文化（culture）”与“自然（nature）”对立起来的人。首先，仅仅因为：“自然”本身恰恰是“文化的果实（un fruit de la culture）”。 然而，至于那种“知识与真理之间的关系（le rapport savoir / vérité）”，或者反过来说“真理 / 知识”，随你怎么称呼——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对它形成哪怕一丁点认同（adhésion）；医学、精神病学（psychiatrie）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情形也是如此。 我们很快——不出四五年——就会被一切分隔性的（ségrégatifs）问题所淹没。这些问题将被冠以、或被抨击为“种族主义（racisme）”之名。而所有这些问题，恰恰都是围绕着一个看似简单的主题：“生命繁殖层面的控制（le contrôle）”。 ——只是，这个问题出现在这样一种生物身上： 他们因为自己是“说话之在”，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带着各种良心与意识的困扰（problèmes de conscience）。 真正令人匪夷所思（absolument inouï）的，是： 人们至今还没有意识到

——所谓“良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享乐的问题”。不过，好在我们如今才刚刚开始能够说出这一点。 把这些问题说出来是否会产生哪怕一点后果，也完全不能确定，因为我们知道，要让解释被接受，就需要我开头所说的“工作”。 至于知识，它属于享乐的秩序；完全看不出它为什么会换床。 人们所谓的“理智化”，——他们所期待的，或所指责的这种东西—— 其实不过意味着： 他们凭经验早已明白，理解某件事情——既不是必要的条件，也不是充分的条件，足以让任何事情发生改变。至于精神分析家的知识（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问题根本不在于它能否被表述（s’articuler ou pas），而在于： 必须处于怎样的位置（à quelle place），才能支撑（soutenir）这种知识。 显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将试着指出一些东西（indiquer quelque chose）—— 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将它表述成一种可传达的形式（formulation transmissible）。 ——但我仍然要试一试。 问题在于： 我们必须弄清楚，科学（la science）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触及（atteindre）那个属于“实在界（le réel）”的东西。因为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弗洛伊德的时代，精神分析对科学所能做的，也不过是跟随其后（faire cortège）。 象征界（le Symbolique）、想象界（l’Imaginaire）与实在界（le Réel）——很显然，象征界的力量（la puissance du Symbolique）毋须证明，它本身就是力量之源（c’est la puissance même）。 在语言出现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puissance）”的痕迹。 至于弗洛伊德在谈论“哥白尼之前的人类（l’avant Copernic）”时所描绘的图景，令人震惊的是： 他似乎认为，人类曾“愉快地居于宇宙的中心”，并“自以为是宇宙的王者”。 ——那真是一种绝妙的幻觉（illusion absolument fabuleuse）！

如果说古人（在“永恒的天球”中）曾经从那里汲取某种观念，那正是：那里蕴藏着知识的最终之语（le dernier mot du savoir）。 在这个

世界上，唯有那些“以太天球（les sphères éthérées）”才真正“知道”些什么——当然，这一观念需要时间才能消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savoir）”自其起源起就与“权力（pouvoir）”紧密相连。

在我那本厚厚的《著作集（Écrits）》背面的那段小广告（petite annonce）上——你们都看过吧？因为——何必不承认呢？——那段小文字确实是我亲自写的。 还能是谁写的呢？一看就认得出是我的文风——写得还不错吧！……我在那里提到了“启蒙（les Lumières）”。 很明显，启蒙（les Lumières）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让自己变得明朗（s’élucider）。 在最初阶段，它确实彻底搞砸了。不过——就像地狱一样——它们的道路也是由“善意铺就的（pavées de bonnes intentions）”。 与后来人们对它的一切批评相反，启蒙运动的目标，其实是要宣告一种不向任何权力致敬的知识（un savoir qui ne fût hommage à aucun pouvoir）。

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 那些承担起这一使命（指启蒙运动传播“无权力知识”的人）的人们， 却过于地以仆人的姿态依附于当时那一类——我得说，相当幸福而兴盛的——主子（maîtres）， 也就是当时的贵族阶层（les nobles de l’époque）。 因此，他们最终不可能导向别的结果，除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一场导致的结果你们都清楚： 即建立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残酷的“主人阶级”（une race de maîtres plus féroces）。 一种无可奈何的知识（un savoir qui n’en peut mais），——无能的知识（le savoir de l’impuissance），这大概就是精神分析家——从某种视角来看（我不会称之为一种进步） ——所可能携带、传递（véhiculer）的东西。 为了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今年希望继续展开话语的那条脉络的语调，我先给你们一点预告、独家首发（la primeur）——舔舔嘴唇，

准备好听吧（pourléchez-vous les babines）——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我将在与去年同一地点开设的新一年度研讨课的标题。 ——当然，这一切多亏了几位朋友的努力，他们让我们得以保留下这个场所。 它写作是这样的——在读出之前，先要看看写法： ——这是一个 O， ——这是一个 U， ——……然后三个点（...），你们可以自行补上想要的东西。 我就把它留给你们去冥想吧。 这个 **ou（或）**，是那种拉丁语中所说的 vel 或 aut 的“或”——也就是说：“……或者更糟（Ou pire）”。

相关知识卡 释广德自焚与 1963 年南越佛教危机 · 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与 Thanatos 称谓 · “逐出本性，它会疾驰归来”法语谚语 · 拉康《康德同萨德》 · 汉尼拔・莱克特：托马斯・哈里斯的虚构人物 · 金庸与倪匡：武侠、科幻与香港通俗文学 · “哥白尼式革命”的天文学边界 · 启蒙与光的隐喻 · 拉丁语 vel、hic 与 nunc

第2课 · 1971年12月2日

我今晚和诸位一起所做的事情，显然并不是，也不会是（就如同上一次也并不是那样）——显然并不是我今年所预定要作为我的研讨课“下一步”的内容。 这将会和上一次一样，是一次对谈。 众所周知——虽然仍有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我对那些向我请教的人，一再强调分析中的“预备面谈（entretiens préliminaires）”的重要性。 这当然在精神分析中具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功能。没有经过预备面谈，就不可能进入分析。 不过，在这些“预备面谈”与我今年要向诸位所讲的内容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近之处。 只是有一点根本的不同：由于这一次是我在讲话，所以在这里处于“分析者（analysant）”的位置的，是我自己。至于我原本打算要对诸位说的……我本来可以选择许多其他的切入方式，但归根结底，我总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而对于今天这场对谈，恰好有一个契机——昨晚我校中一位成员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让我觉得正好可以借此来展开。 那是一位对自己在学派中的位置颇为认真、投入的人，他向我提出了如下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当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能让我立刻进入主题的核心。众所周知，我很少会这样直接；我通常是小心翼翼地一步步靠近。他的问题是： “对拉康的‘不理解’，是否是一种症状？” 因此，我逐字地重复这句话。对于这位在此场合下提问的人，我很容易原谅她在提问时使用了“我的名字”——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她当时正面对着我——而更恰当的表达，其实应该是说：“我的话语（mon discours）”。 你们看，我并没有回避，我仍然称它为“我的（mon）”。稍后我们会再看看，这个“我的”是否值得保留——无所谓。这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所指向的核心： 也就是说，对所关涉之物（ce dont il s’agit）的“不理解”，

——无论你愿意怎么称呼它——是否是一种症状。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并不认为那“不理解”是一个症状。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说有某样东西——它与我的“话语（discours）”确实有某种关联，但又与之不完全重合，可以称之为“我的言说（parole）”——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某种具体的层面上，你们在场的人数正是明证。 如果我的言说真是不可理解的，我实在看不出你们怎么还会成群结队地在这里。 尤其是——毕竟，你们当中的多数人，其实是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的人。 而且，从我这里收到的一些“样本反馈”（échantillonnage）来看，确实有些人会这样表达：他们并不总是理解得很好，或者至少，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理解…… 我就以我最近收到的一个反馈为例——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当然各不相同—— 那么，即便带着这种“好像没能跟上（ne pas y être）”的感觉，那人还是对我说： 尽管如此，这对她确实有所帮助，帮助她重新理清自己的想法，在若干方面使自己变得更为明朗，更能自我澄清。 至少就我的“言说（parole）”而言，——这当然需要与“话语（discours）”加以区分，我们待会儿会尝试说明它们的不同——我们不能说其中真正存在所谓的“不理解”。 我首先要强调，这种“言说”是一种“教学性的言说（parole d’enseignement）”。因此，在这里我将“教学（enseignement）”与“话语（discours）”区分开来。 由于我是在圣安娜这里讲话——也许从我上次所说的内容中，可以感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选择在所谓“初等（élémentaire）”的层次上处理问题。这完全是任意的，但它是一个选择。 当我曾经到哲学学会（Société de Philosophie）去发表一次我当时称之为“我的教学（mon enseignement）”的报告时，我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我说话的方式，就好像是在对一群“非常落后的人”讲话。当然，他们并不比你们更落后——只是我对于“哲学”这一领域的看法让我不得不如此。而且，我并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 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

朋友，他最近也在哲学学会（Société de Philosophie）发表过一次报告。之后他给我看了一篇他写的关于“数学基础”的文章，我便指出：那篇文章的水平，比他在哲学学会上所讲的内容要高出十倍、二十倍。 他对我说，我不必对此感到惊讶——看看他在那里所收到的那些回应就明白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我自己当年在同一个地方，也得到了同样类型的回应。这反倒让我感到安心： 毕竟，我在那里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正是你们如今可以在我的《Écrits（书写集）》中看到的那些——也正是在那样的“水平”上被我阐述出来的。 因此，在某些情境下，所作的选择并不像我此刻所坚持的那样任意。 我之所以在这里坚持这一点，是基于某些记忆性的因素（éléments mémoriaux），这些因素与以下事实有关： 归根结底，如果在某个层面上，我的话语至今仍然被视为“未被理解”，那是因为——可以这么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在某个领域中是被“禁止的”。 不是被禁止“去听懂”——（这其实，如经验已证明，是许多人所能做到的）——而是被禁止“去听”。

有些“信息”，即便是被人说出来，也有可能被“禁止”听到。 有些“一目了然”的事实，即便摆在眼前，也可能被“禁止/拒绝”看到。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明明摆在眼前却看不见”的情形也并不少见；戏剧性的反转，正是把这种被禁止看见的结构凸显出来。 《海鸥》里的特里哥林是一位青年作家，是一个女人所爱的人——忽然他应该穿破鞋和花格子裤子！我是穿了最典雅的服装演这角色的——白裤、白背心、白帽、白便鞋和一副漂亮的打扮。一年多过去了。我又演《海鸥》中的特里哥林一角——在某一场演出中，我忽然明白了契诃夫所说的话的意思。“当然，鞋子必须是破的，裤子必须是花格子的，特里哥林一定不能是漂亮的。”这角色的讽刺性就在这里：一个男人应该是

一个作家，写动人而伤感的小说，这一层对一个年轻而涉世未深的女子来说是重要的，尼娜·扎莱契娜娅一流的女子便会一个个地跑来，搂住他的脖子，毫不注意他是无才的、不漂亮的，是穿花格子裤和破鞋的。只在以后，当女孩子们和这些"海鸥"所闹的恋爱事件过去了，她们才开始明白这是孩子气的想象，这种想象在她们的头脑里把一个简单的庸才变成了大天才。契诃夫这个简洁、丰富、深邃的指示又一次启发了我。这在契诃夫是很典型，很有特征的。 ——《我的艺术生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正是这一点——这层"被禁止"——使我们得以将这种"不理解"与其他许多类型的不理解区分开来： 在这里，确实存在一种"禁令（interdit）"。而且，说实话，这种禁令恰恰来自一个"精神分析机构"，这无疑是"有意义的（significatif）"。 ——"有意义"是什么意思？ 我可完全没说"能指（signifiant）"。"能指－所指（signifiant－signifié）"之间的关系，与"意义（signification）"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所谓"意义"，那是"做出一个标识（faire signe）"的东西；而"信号（signe）"与"能指（signifiant）"毫无关系。 一个"信号（signe）"是什么呢…… 我在那本《Scilicet》的最新一期里某个角落里已经谈过这点。 ——无论人们怎么想，一个标识，总是一个**主体的信号（signe d'un sujet）**。 它指向什么？这一点我也同样在那期《Scilicet》里写过。 我现在不打算详细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禁令的标识（signe d'interdiction）"确实来自一些真正的"主体"，从各个意义上来说都是"主体"，至少是那些"服从的主体（sujets qui obéissent）"。而这样一个来自"精神分析机构"的符号，恰好促使我们迈出"下一步（le pas suivant）"。 这个问题之所以能以这种形式向我提出，是因为在精神分析中，"不理解"被视为一种症状。这在精神分析中已经成为公认，或者说一般被接受；事情甚至已经进入了公众意识。 当我说这种观点"已被普遍接受"时，我的意思是——它已经超出

了精神分析，也就是超出了精神分析行动（acte psychanalytique）的范围。　在某种意识之中……有某种东西形成了“公众意识（conscience commune）”的方式……　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人们已经习惯这样说、甚至听到别人这样说：“去做做精神分析吧（Va te faire psychanalyser）。”——什么时候会这么说呢？　当那个人认为你的行为、你的言语——正如拉帕利斯先生（M. de Lapalisse）所说——是“症状（symptôme）”的时候。　我想请各位注意，尽管如此，在这个层面上、通过这样的路径来看，“症状（symptôme）”其实带有“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的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令人遗憾的是——“公众意识”中流传的这种观念，反而比许多精神分析家所能达到的理解更加准确。可以说，真正明白“症状”与“真理价值”之间等价关系的分析家，实在太少了。　这确实相当有趣——而且，从历史上看也有一个对应的事实：　这表明，“症状（symptôme）”一词所具有的这个意义，其实早在精神分析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发现、被提出了。　正如我常常强调的那样，严格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迈出的一个根本性步骤——正是这种“等价（équivalence）”的建立。　“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　要把“症状”翻译为一种“真理之值”，我们必须再次切身体会到——这在分析家那里所预设的“知识（savoir）”是什么，也就是说，分析家必须在“自己有所知（à son su）”的层面上进行阐释（interpréter）。　这里让我插一句，仅仅是顺带提及……这并不完全在我此刻试图让你们跟随的论述主线之中……　但我必须指出——我仍要明确地指出——这种“知识（savoir）”，如果可以这样说，在分析家那里，**是被预设的（présupposé）**。　我所强调的“被预设为知道的主体（sujet supposé savoir）”——作为转移现象的基础——丝毫不意味着分析者（analysant）确信自己的分析家懂得很多，远非如此。相反，这完全可以与另一种情形并存：在分析者看来，分析家的知识其实非常

可疑。事实上，我们必须补充一句：这种情况常常确有其因，极为客观。说白了，分析家们总体而言，并不总是像他们应该的那样“有知识”；原因很简单：他们往往什么都不干（ils ne foutent pas grand-chose）。这丝毫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知识（savoir）”对分析家的功能而言是**被预设的（présupposé）**，而转移（transfert）现象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括号到此为止。现在，我们回到“症状（symptôme）”以及它被译作“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这一命题。症状就是“真理之值”；不过，请注意——反过来却不成立：真理之值并不是症状。

相关知识卡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解读《海鸥》中的特里果林 ·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分析家的知识之所以被预设，并不取决于分析者是否相信分析家博学；被预设的是分析家在转移结构中的功能位置，而不是一种可供展示的知识储备。

症状被符号成“值”——即真理之值——真值。有必要在此强调：我并不认为‘真理’的功能是可以被孤立出来的。它的功能——尤其是在它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在“言说（parole）”之中——是相对的（relative）。它并不能与言说的其他功能分割开来。这正是我必须再次强调的理由：即便把“真理”简化为一种“值（valeur）”，它也无论如何都不能与“症状（symptôme）”混为一谈。

症状可以变成一种“值”，真理不能离开言说，而症状则不一样。

我的教学最初的那些年，正是围绕着“什么是症状（symptôme）”这个问题展开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分析家们的认识曾经一片混沌。也许，这多少要归功于我的教学，使得这种混乱如今不再那么容易扩

散。那时，“症状”在他们的口中，被表述成——我要特别说明——在分析家话语中，是一种对所谓“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的拒绝。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value / valeur 价值，数值 ——>值——>值得 负债——>债——>亏欠

数字总是容易和价值有关，但是价值不一定和数字有关。 这与我刚才强调过的那种单向等价——即“症状（symptôme）”与“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之间的关系——毫无关联。这里被引入的，是另一层次的东西。我姑且称之为…… ——就这样称吧，毕竟我们此刻只是彼此之间的对谈（entretien）， 我也已经说过，这种场合不必拘泥形式，我不打算计较我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些词，是否早已在当下最前沿的哲学领域中被用得滥熟——我称之为：“一个存在者的存在（l’être d’un étant）”被引入了场中。 我之所以说“存在（l’être）”……是因为在我看来——我说“存在”，是因为这里所关涉的，是“说话之在（l’être parlant）”。而且我还要说——这一点并非今日才变得清晰,哲学在许多问题上不过是在原地打转。 正是因为其“说话（être parlant）”，——请原谅我这里第一个“存在（être）”的用法——他才“来到存在之中”，或者说，至少对‘存在’有所感受。当然，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来到”那里，他是“错过的（il rate）”。但这忽然被开启的“存在（être）”这一维度，我们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在哲学家的体系之中，它确曾起到支撑的作用。 我们最好不要讥讽这一点，因为如果“存在”的维度曾支撑着哲学家的体系，那是因为他们所倚仗之物，恰是人们普遍据以成体系的那个东西 而在分析家们动辄援引‘抵抗’这一指称，说的就是这回事——而我在教学的某个阶段曾明确起而反对，其痕迹在《书写集》中随处可见：我质问他们，当他们在这种情境里搬出这套说辞时，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他们在这种情境中引入了

这一点——也就是说，引入了可以被称为这样的东西： 那个所谓的“存在”——那个他们时不时称之为“人（l’homme）”的所谓——“神圣存在者”（sacré étant）。当然，这么叫也不算全错；不过，自从我对此提出保留意见之后，这种叫法已渐见收敛。 ……这种“存在”，在“真理”这一方面，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趋向（tropisme）”。我不再多说。

这里拉康在批评分析家动辄搬出“抵抗”，或者“阻抗”当挡箭牌，并且把一个被称为“人/主体”的抽象物位格化成“神圣存在者（sacré étant）”。这样做有两重后果： 责任滑移：把技术与话语层面的困难推给一个虚构的“存在者本性”。 实在化：把方法论概念变成会意欲、会对抗的实体，理论就僵死。

因此，症状有两种意义：症状是真理之值，这是在我已经充分标定的某个历史时刻引入“症状”概念所产生的功能。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精神分析中，症状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被治愈的。在精神分析中，它涉及把自身的真理之值翻译成言语。此举会在分析家那里引发一种被感受为“拒绝之存在”的东西，但这丝毫不能判定这种感受是否值得保留，因为在其他领域——正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领域——症状必须让位于全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我并不是要在这些不同的“做法（procédés）”之间标举偏好，尤其不是，因为我真正想让你们听见的，是这样的： 存在一种不同于通常 归之于历史的辩证法（dialectique）。在以下几个问题之间： ——“精神分析中的不理解，是一种症状吗？” ——“对拉康的这种不理解，是一种症状吗？” 我想在它们之间加入第三个问题： ——“数学的不理解（l’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 这是可以明确指称的东西——这可以明确指认；确有一些人，甚至一些年轻人（因为这只在年轻人那里才有意义）——这是一种症状吗？”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去

关注那些表现出“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的主体——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相当普遍——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sentiment）…… ——我在这里沿用“感受/感觉”这个词，正如刚才谈“抵抗（résistance）”时的用法——我们会觉得，在那些陷于数学不理解的主体身上，这种“不理解”似乎源自某种**不满足（insatisfaction）**、**一种错位（décalage）**，某种在他们处理“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时体验到的东西。 那些陷入“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的主体， 他们对“真理”的期待超过了那种被还原为——至少在数学的初始阶段——所谓“演绎值（valeurs déductives）”的真理形式。 在他们看来，那些被称为“论证（démonstratives）”的推理结构，似乎总是缺少了某种东西——恰恰是在一种“真理要求（exigence de vérité）”的层面上。

这种“二值性（bivalence）”——真或假（vrai ou faux）——的确会使他们陷入困惑，而且我们得承认，这并非毫无道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真理与我们在此场合中所称的“数字（chiffre）”之间，存在一种距离。 “数字”，并非别的，它不过是“书写（écrit）”——是“其值的书写记号（l’écrit de sa valeur）”。

无论这种“二值性（bivalence）”以“0与1”表示，还是以“V与F”（即真与假，vrai/faux）表示，结果其实是相同的。结果之所以相同，是因为在某些主体那里，有一种东西被要求，或至少似乎是被要求的，而你们刚才应该已经看到、或听出——我谈论的并不是某种内容（contenu）上的东西。 凭什么要用“内容（contenu）”这个词来称呼它呢？ ——既然在我们无法说明“它所指的是什么”之前，“内容”这个词根本没有意义。真理没有“内容”； 当我们说“某个真理是一（une）”时，它要么就是“真理”，要么就是“假象（semblant）”。这种区分，与

“真与假（vrai / faux）”的对立毫无关系。 因为如果它是假象，那它恰恰是“真理的假象（semblant de vérité）”。 而“数学的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在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 ——究竟“真理”与“假象”是不是——请允许我这么说，改日我会在更严谨的语境中再论——并非一回事（ce n’est pas tout un）。

这里的 semblant 不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真 / 仿真”，而是能在话语位置上产生效力的“假象”。拉康强调，真理与假象并非一回事；假象可以表现为“真理的假象”，所以二者的区分不能化约为真 / 假对立。

因此，这里不能用“掩饰 / 模拟”的心理学区分来替代真理与假象的结构区分，也不能把数学形式化理解成对某个预先存在的“真实模型”的仿真。 无论如何，就这一点而言，绝不是数学在逻辑学意义上的建构（l’élaboration logicienne）会对此提出反对。 因为，只要你随便翻开伯特兰·罗素（M. Bertrand Russell）的著作，你就会看到他亲口明确说过：“数学——非常确切地说——所处理的，正是那些无法断言其真伪，甚至无法断言其是否有任何意义的命题。”参见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之法译通行表述：“数学可以被界定为：在其中我们从不知自己在谈什么，也不知我们所说的是否为真。”这确实是一种稍显极端的说法——也就是说，罗素所倾注全部心力、以极端严谨的形式化所建立的数学推演体系，确实指向的是某种与真理截然不同的东西。 然而，它同时也有一个面向，与“真理”并非毫无关联。——若非如此，又何必要如此用力地将它与真理划清界限呢！ 可以肯定的是——逻辑并不等同于数学本身；逻辑恰恰在“真理”的视域下，致力于为数学的论证结构（articulation）提供正当化。 而这种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确立起来的逻辑，便是**命题逻辑（logique**

propositionnelle）。至少我们可以说，有一点显得相当奇特： 在这种逻辑中，“真理”被设定为一种“值（valeur）”，——一种用以标记某个命题的“指称值（dénotation）”——然而，同样在这一逻辑中，又设定：一个命题若为真，则它所蕴含（implication）的命题也必为真。换句话说： **命题之间的“蕴涵”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奇异的谱系（étrange généalogie）**——其中“真理”一旦被确立，便永远不能——无论通过任何它所蕴含的东西——回到“虚假（faux）”之中。 很显然，尽管“一个假命题能够生成一个真命题”的几率极其微小——（不过，这种情况倒是被逻辑系统完全接受的！） ——那么，照理说，既然在这个被称为“单向的、不可回返的演进（aller sans retour）”的体系中，我们早已沿着这条路径前行了这么久，那现在的世界里，理应只剩下真命题才对！ 事实上，这确实是件奇特的事—— 甚至可以说，是一件令人惊异、几乎无法忍受的事—— 只有因为数学的存在，而且是数学独立于逻辑的存在，这样的命题才能哪怕片刻地成立。这里无疑有某种**混乱（embrouille）**。 正是这种混乱，使得数学家们自己在这一点上也难以安心，以至于一切促使逻辑学去探究数学基础的问题，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其实都源于同一种感觉： 那就是——“非矛盾性（non-contradiction）”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奠定真理。 这并不是说“非矛盾”不值得追求，相反，它确实是可欲的，甚至是应当被要求的（exigible）。 但若说它就足以作为真理的根基——那当然是绝不可能的。 不过，今晚我们暂且不必在这一点上再推进下去， 毕竟这只是一场**导论性质的对谈（entretien introductif）**， 而我今年所要带领大家走的道路， 正是围绕这一“操作/处理（maniement）”——即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围绕“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的这场**混乱（embrouille）**，正好能够引导我们走向这样一个观念： 在此，所谓的“症状（symptôme）”——也就是“数学的不理解”——归根结底，乃

是由一种对真理本身的爱（l'amour de la vérité pour elle-même）所制约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对真理本身的爱，而不是欲望——我想这么说。 “爱”是带着一层滤镜的。 最近重新开始拍照的兴趣，“滤镜”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照片拍完套滤镜，好像是一种“数码时代”的说法。摄影中常见的滤镜可能也就是UV，ND，柔光镜等。 其中柔光镜就已经是通过影响外部光路对最终的照片产生特效。 通过PS或者LR等软件肯定可以达到类似或者相同的效果。这背后涉及到某些函数的计算对图片数据的处理。这些“数码滤镜”函数解释了某种真相，那么柔光镜本身是否是这一种函数的物质化。 这与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拒绝（refus）”完全是另一回事，甚至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它的反面：在这里，人似乎成功地彻底掩盖（escamoter）了那种**拒绝（refus）**的悲剧性（pathétique）。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尤其当我们看到某种数学的呈现方式时——这种方式，虽然意在展示那种所谓“逻辑上的努力（effort dit logicien）”，但仍以一种通俗、可操作（maniable）、日常的形式来呈现，没有真正的逻辑导入，而是以一种“简单”“初等”的方式展开，其中所谓的“自明性（évidence）”，让人得以**跳过许多关键的步骤（escamoter beaucoup de pas）**。

于是一系列复杂的函数就变成“套滤镜”。

这件事相当耐人寻味……在年轻人中出现“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的地方，无疑正是由于他们在“被言说之物的真实性（le véridique de ce qui est articulé）”上感受到了一种**空洞（vide senti）**，这种空洞感促成了“不理解”的现象。 因此，我们绝不能误以为——数学是某种彻底成功地排空了与真理及其悲剧性

（pathétique）关系的东西。事实远非如此： 数学并不只是“初等数学”而已，我们也都足够了解历史，知道——在微积分（calcul infinitésimal）概念和函数被“思出（ex-cogitation）”之初，那曾带来了何等的艰辛与痛苦。——至少就说到这里，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乃至——在更晚的时期——对这些相同的术语与方法，进行了**规范化（régularisation）、确立化（entérinement）与逻辑化（logification）的处理； 并且，还引入了一个数量不断增多、结构越来越复杂的概念体系，在此层面上，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数学式（mathème）**。 必须明确的是： 这些所谓的“数学式”，**丝毫不包含任何逆向的谱系（généalogie rétrograde）**，也不存在任何可以被称为“历史性（historique）”的展开方式。古希腊数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即便在他们曾有机会—— 通过所谓“穷竭法（procédés dits d’exhaustion）”——接近后来在微积分（calcul infinitésimal）中得以实现的东西时，他们依然未能跨出那一步。他们没有越过那个界限。

并且，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微积分（calcul infinitésimal）出发，或者更准确地说，从它被彻底形式化的完成形态（réduction parfaite）出发——去重新定位、重新分类——当然，这只能是事后（après coup）——既包括古希腊数学的证明方法，也包括那些当时就已注定、而如今我们能清楚识别的**思维死胡同（impasses）**；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说“数学式（mathème）”

完全脱离了“真理的要求（exigence véridique）”，——那是绝对错误的。[注]

> [注] “不包含逆向的谱系”是说，数学式本身不携带一条可由当前形式倒推其历史生成的谱系；这并不妨碍人在微积分完成形式化之后，事后重新定位古希腊的证明方法及其思维死路。

相关知识卡 鲍德里亚《拟像与仿真》中的掩饰与拟真 ·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 伯特兰・罗素关于数学的反讽定义

如果这里还不太明白，下面这些词能否协助你找找感觉。 “注意到”，“易得”，“可证” 确实，每一次历史性的“突现（surgissement）”，都发生在无数的言说的辩论（débats de paroles）之中。 如果我之前隐含地提到了莱布尼茨（Leibniz）与牛顿（Newton）， 那还必须包括那些在他们之前、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大胆姿态，在某种偶然的相遇或冒险中，——人们不妨用“壮举（tour de force）”或“机缘（coup de chance）”来形容——完成开创性探索的人，比如说：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就是其中之一。

Isaac Barrow（艾萨克・巴罗）：牛顿的老师、前辈数学家，其几何推导方法为微积分奠定了重要基础。 拉康举他为例，是为了说明这种“出现”并非孤立的天才创造，而是在话语的历史网络中积聚的偶然爆发。

而这一切，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又一次重演，那就是——康托尔的闯入（effraction cantorienne）。毫无疑问，这并未削弱我刚才所称的那种悲剧性维度（dimension du pathétique）； 相反，在康托尔身上，这种悲剧甚至达到了疯狂（folie）的程度。 我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他的疯狂归结为职业上的挫败、学界的反对，或那些当时大学统治者对他的侮辱。——我们并不习惯把“疯狂”解释为源自“客观迫害”的动机。 由此可见，一切迹象都在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数

学式（mathème）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因此，所谓的“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必然不同于我之前所称的那种“要求（exigence）”，——那种似乎源自某种形式的空洞（vide formel）的要求。　恰恰相反，从数学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并不能确定——这“数学的不理解”是否正是源于数学式（mathème）——即便是最初级的那一种——与某个真理维度（dimension de vérité）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　或许正是因为数学式与真理之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不理解”才由此而生。

这里的问题不是数学式把真理“模拟”为一个数值，也不是把“不理解”奉为精神分析应当维持的姿态；拉康追问的是：数学式与真理维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反而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不理解”。

也许，最敏感的人，反而是最无法理解的那些人。我们对此早已有某种迹象，某种概念，可以从留存下来的、或我们所能推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dialogues socratiques）中看到。　毕竟，对某些人来说，当他们真正与“真理（vérité）”相遇时，这种相遇所起的作用，正如古希腊人借用过的那个隐喻——就像被电鳐（torpille）触碰一样：那种相遇会让他们麻痹（engourdir）。

电鳐的比喻所强调的，是遭逢真理可能先使理解停顿；它并不等于断言真理的功能就是使人失语。

我想请诸位注意，这个隐喻所依据的观念——我指的是隐喻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引入”（apport）——虽然混乱、模糊，但这正是隐喻的用途所在：　它能使一种意义涌现出来，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所能直接表达的手段。电鳐（torpille）与那触碰它的人——那被电击得当场僵直的人——　所呈现的，显然是……（当然，当古人创造这个隐喻时，

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 ——那其实正是两个不协调的场（champs non accordés）相遇的事件。而这里的“场（champ）”，应当按其物理学意义——电磁场（champ magnétique）来理解。 我还要请各位注意：我们刚才所触及的一切，最终都指向这个词——“场（champ）”。这正是我在那篇题为《言语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域》（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中使用过的那个词。……而这个“场”，是由我前几天——以一个口误（lapsus）——说出的那个词所构成的： 即 lalangue。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若我们把这一“场”当作“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本身的钥匙，那么我们就能由此彻底排除一切心理学式的解释。 此处我们所说的“场（champs）”由实在界（Réel）构成，同电鳐本身以及那位无辜者恰好触到电鳐的手指一样实在。至于**数学式（mathème）**，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经由象征界（Symbolique）的路径去接近它，它就不关乎实在界（Réel）了。 精神分析所涉之真理，乃是借由语言——我指的是言说（parole）的功能——去靠近的某种东西；但这种靠近并非“认识（connaissance）”，我宁愿称之为某种“感应（induction）”式的靠近。 这里的“感应”，正如这一术语在“场（champ）的建构”中的意义那样。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某个完全属于实在界的东西的“感应”，尽管我们只能以“能指（signifiant）”的方式来谈论它。我的意思是：我所谈的这些东西，除了作为能指而存在之外，并无其他存在。

相关知识卡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我在说什么？嗯，无非就是日常语言里所谓的“男人与女人”。对于这些作为其本身的“男人与女人”，我们对其实在一无所知——谈的正是这个： ——不是关于“公狗与母狗”； ——而是要问：从说话之在（être parlant）出发，分属两性者实际上究竟是什么。 这里头没有半

点心理学的影子。“男人与女人”是实在的，但就他们而言，我们在语言中无法表述出哪怕一丁点儿与这个实在界有关的东西。如果精神分析不教给我们这一点，那它还说什么呢？ ——因为它不过是在不断反复絮叨（ressasser）而已！这就是我所陈述的，当我说： 对于说话之在（êtres qui parlent），并不存在“性关系”（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 因为他们的言说按其实际运作方式，取决于并受制于这一点：性关系对于言说而言，恰恰无法以任何足以说明它的方式在其中运作。 我并不是要在这层关联（corrélation）里把首要性（primauté）赋予任何一方： ——我并没有说： 因为没有“性关系（rapport sexuel）”，所以才有“言说（parole）”；那完全荒谬。 ——我也没有说：因为有了“言说”，所以才没有‘性关系’。

不过，“性关系不存在”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言说（parole）恰恰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运作——这个层面，正是经由精神分析的话语（discours psychanalytique）所发现的，它规定（spécifie）了说话之在（être parlant）： 也就是说，在一切于这个层次把“性（sexe）”制作成“假象（semblant）”的东西中，言说的重要性与优势地位（importance / prééminence）占了上风。于是便有了所谓“爷们（bonshommes）”与“娘们（bonnes femmes）”的假象 （战后常这么说）——人们当时就这样称呼：“娘—们（bonnes-femmes）”。我不会那么说，因为我不是存在主义者。 无论如何，就“构成”（constitution）而言，既然我们先前所谈的那个“存在者（étant）”会说话，那么有一个关键点唯有自“言说（parole）”而来；这个关键点在此必须与性关系（rapport sexuel）严格区分：它被称为享乐（jouissance），亦即所谓的性享乐；唯有这种享乐决定了我所说的这个存在者所要获得的东西，也就是交配（accouplement）。 精神分析让我们直面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都取决于那个枢纽性的点，名为**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 而且——仅仅

是我们在精神分析经验中所收集到的言说材料，才使我们得以断言：这种性享乐只有在要求遇上这样一个东西时，——它只在语言（langue）的维度上存在，名为阉割（castration）——才能在一种稍可持续、甚至仅仅转瞬即逝的交配（accouplement）中得以被表述（s'articuler）。

相关知识卡 微积分的多重前史：巴罗、牛顿与莱布尼茨

那被称为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的核心的晦暗（opacité du noyau）…… 而且请注意：在那个有待探索的域中——即所谓阉割（castration）这一域——把它组织、表述出来（articulation），这件事只是在精神分析话语（discours psychanalytique）这一历史上较晚近的兴起之后才出现的； ——由此看来，我以为这正值得我们去为其制定"数学式（mathème）"： 也就是说，使某些东西得以用一种不是被动承受（subi）的方式得以论证，而不再只是那种羞耻的秘密中被迫承受； 即便精神分析已将它公之于众（publié），它仍旧羞耻如故、无路可出（dépourvu d'issue）。要点在于：整个享乐的维度——也就是说话之在（être parlant）与其身体（corps）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享乐"并无别的可能的定义——似乎无人真正意识到：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层面。 在动物物种中，究竟是谁、又是如何从自身的身体中获得享乐（jouir de son corps）的？ 我们当然在与我们近亲的黑猩猩那里见到过一些迹象： 它们彼此清理寄生虫（se déparasiter），而且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avec tous les signes du plus vif intérêt）。然后呢（Et après）？ 为什么在说话之在（être parlant）那里，所谓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与其关系会显得如此更为繁复精细（élaboré）？其根据在于精神分析的这一项发现：性享乐的出现早于与其同名的那种成熟（maturité）。

与其同名的那种成熟——也就是性成熟。 性享乐早于性成熟，这是什么秘密吗？ 另外一方面来说，性成熟与成年同样也是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情。

这就似乎足以把那一整组——无疑范围不大，却并非缺乏多样性——被称作“倒错（perverses）”的诸种享乐，一概归入“幼稚（infantile）”之列。 而且，这一点与一个奇特的谜题密切相关：即对那看似直接关联于所谓“性享乐所意指要达成之操作（opération）”的东西，人却无从据此而行；

相关知识卡 微积分的多重前史：巴罗、牛顿与莱布尼茨

换言之，人绝无可能踏入这条由言说（parole）掌管其路径的道路，除非言说在其中以“阉割（castration）”的方式被组织和表述（s’articuler）。[注]

> [注] la voie dont la parole tient les chemins 直译近于“其诸路径由言说掌管的道路”：性的路径在言说与能指的秩序中展开，不能依照自然目的论直通。s’articuler en castration 则表示，言说必须在阉割这一结构中取得组织与表达。

奇怪，真的很奇怪：在此之前，从未、从未有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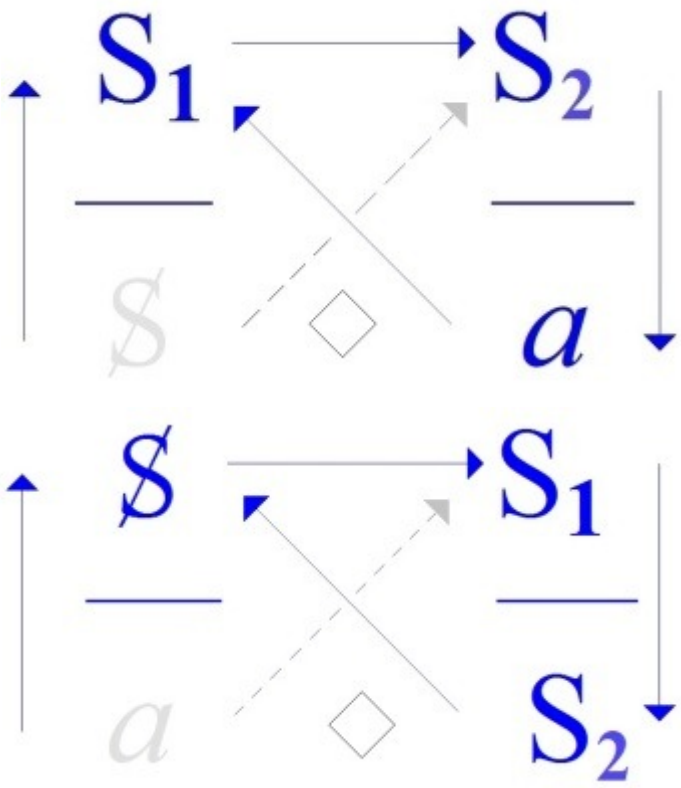
我并不是在说“尝试（essai）”，因为正如毕加索所说：“我不寻找，我发现；我不尝试，我**裁断（je tranche）**。” ——在我裁断出那个关键点、结点（point-clé / point-nœud）之前，这个关键就在lalangue，并且在lalangue的场中：是“言说的操作（opération de la parole）”。 没有任何一次分析解释（interprétation analytique）不是在给我们所遇到的某个命题/话语片段（proposition），指明它与某种享乐（jouissance）之间的关系。 精神分析要说的是什么？那便是：就与享乐（jouissance）的这种关系而言，是“言说（parole）”保证了其“真理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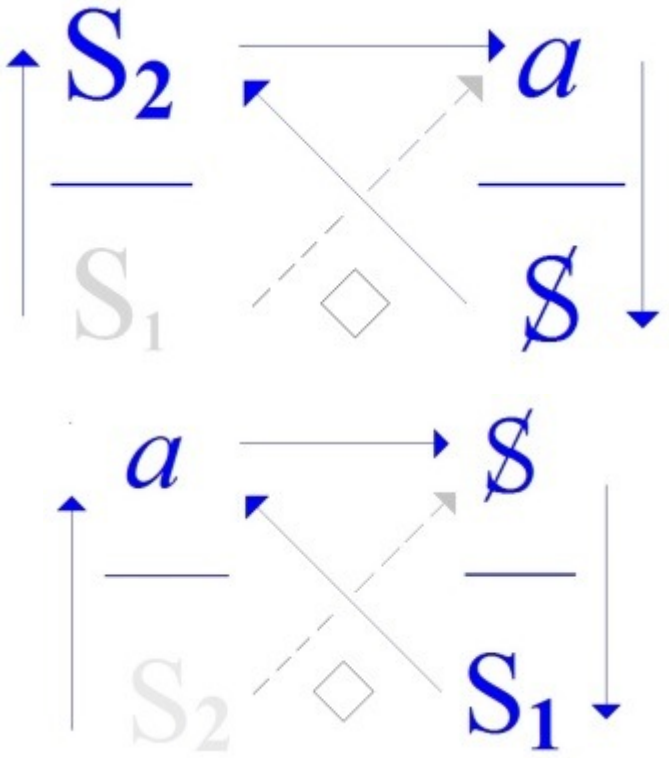
度（dimension de vérité）”。然而，即便如此，也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言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完全说出；正如我所表达的那样，它只能把这种关系“半说（mi-dire）”出来，并铸造（forger）出“假象（semblant）”——恰恰就是人们所称之为的……[注] 对此其实说不了多少：我们确实“做成”了一点什么，但对其类型（type）也说不出太多来——也就是所谓“男人”或“女人”的假象（semblant）。

> [注] 这里 forger 的宾语是 du semblant，意为言说由这种只能被“半说”的关系制造出假象；这里并不是在说“创造新词”。

如果说在大约两年前，我在我试图开辟的道路上，已经把四种话语之所是加以了表述，那绝不是指历史性的“话语”，也不是指“神话学”……对卢梭式的怀旧，乃至对新石器时代的怀古——这些只会引起大学话语的兴趣而已。这种话语最称手之处，恰恰是在那些对任何人都已无所指的知识层面上，因为大学话语的构成方式，就是把知识（savoir）做成一种假象（semblant）。——我这里所说的四种话语，则是在某种可触可感的方式上构成了某种“实在”（réel）。象征界（Symbolique）与实在界（Réel）之间那道边界关系，我们就生活其中——毫不夸张地说，事实确是如此。主人的话语到今天依然牢牢管用！我想你们已经能一手摸到这一点，以至于我都不必再指给你们看——我本来要是觉得好玩（也就是如果我想讨好大众）的话，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给你们看，在某个地方只需一个小小的转折，它就成了资本家的话语。这根本是同一套玩意儿，只是它做得更漂亮、运转得更顺，而且你们更容易被耍！总之，你们根本没往这儿想。就像在大学话语（discours universitaire）那里，你们正全速投入（à plein tube），还以为自己在激起骚动（émoi）——五月的那阵骚动（“五月风暴”）！至于歇斯底里者的话语（discours hystérique），就不多说了：它就是科学话语本身。知晓这一点对作些小小的预判（petits

pronostics）非常重要。这丝毫不减损科学话语（discours scientifique）的功绩（mérites）。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之所以能够把那三个话语【H、U、M】（歇斯底里者/大学/主人）表述为一种“数学式（mathème）”，只是因为分析话语【A】出现了。





而当我谈论“分析话语”时，我并不是在和你们谈一种认识（connaissance）层面上的东西；早就应该看出来：所谓认识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个性的隐喻，并据此推出它的后果： 既然没有性关系（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那么也就没有“认识（connaissance）”。 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活在一种性的神话学里；而且不言而喻，许多分析家最乐意的，莫过于沉醉于那种站不住脚的时代的“可爱回忆”。可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所说之物”，——我把这句话写在我正为你们酝酿、过些时日会给你们看的某个文本的第一行——“所说之物，因说而成其事实（de fait），正由说出之举而成为事实（du fait de le dire）。”

然而，存在着一个绊点（achoppement），一个绊点：一切就卡在此处，又都从此处发出。我称之为l'Hachose……我在前面加了一个 H，好让你们看见那里有省音符（l'），但其实我不该加，应该叫作la Hachose。 ——总之，就是小对象 a（objet a）：它当然是一个"对象"，但只是就这一点而言： 它从根本上取代了那种"由主体所承载的对象"之概念。这并不是所谓"认识关系（rapport de la connaissance）"。 颇为奇特的是，当我们把它细究起来就会看到：在这所谓认识关系之中，人们最终把其中一个项——所涉之主体[S]——弄得只剩下影中之影，一个完全消褪的倒影而已。

小对象 a（objet a）之所以称为"对象"，仅在这样的意义上： 它之所在，是为了断言凡属"知识（savoir）"秩序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在"产出（produire）"它（a）的。【S1 → S2；↓ a】——而这与认识（connaître）它，完全是两回事。 至于分析话语，分析话语只能如此组织自身阐述（s'articuler）：即指出，要使出现"分析家（analyste）"的机会成为可能，必须有一种称作'精神分析经验'**的操作，把小对象 a 带到'假象（semblant）之位'上。"

当然，如果其他那些可还原为能指链的要素不各就其位，他（指前述的a ）是绝对不可能占据那一位置的。也就是说：若是主体 [S]、我所称之为 主人能指 [S1]、以及我所指称的知识之躯体 [S2]，没有被分配到"四点"上——拉康称之为一个"四点结构（tétraèdre）"；为便于你们理解，我在黑板上画成几笔互相交叉的小东西，置于一个缺了一边的方框之内——那么显然就根本不会有任何"话语（discours）"可言。 是什么规定了一种话语（discours），并使它与言说（parole）相对？我的回答是——"数学式（mathème）"，这正是"数学式"（mathème）的要点。 就"说话的接近（approche parlante）"而言，话语是由"实在界

（Réel）所决定之物”来规定的。 而我所说的这个实在界，绝对不可接近，除非经由一种“数学的途径（voie mathématique）”，也就是借着“定位（en repérant …）”。为此别无他途，只能靠四种话语中最后出现的那一个——我所界定的“分析话语（discours analytique）”； 它所容许的，并不能称为“自洽”（恰恰相反），而是一个裂口（béance）——确切说，正是由“阉割（castration）”之主题所表达的那一道裂口；正是在这道裂口之处，可以看见“实在界”据此而被立定（s’assure le Réel），而整个“话语”正是由此而维系（dont tient tout ce discours）。

我所说的实在界（Réel），——倘若依照分析中所被普遍接受的一切东西而言……但它又仿佛传入聋子之耳一般——其要点是：凡是看上去像是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的终点、目的的东西——也就是交配（copulation）——如果没有那些“步骤”（pas），便毫无保障。 这些步骤被人极为混乱地瞥见过，却从未以一种可与“逻辑”相当的结构被清晰地剖析出来，——而这些步骤就叫作：阉割（castration）。

> 译注：法语 pas 同时有“步”之义，也参与构成否定。此处“步骤”与阉割的否定功能形成叠合；原文并未由此引申出具体的性道德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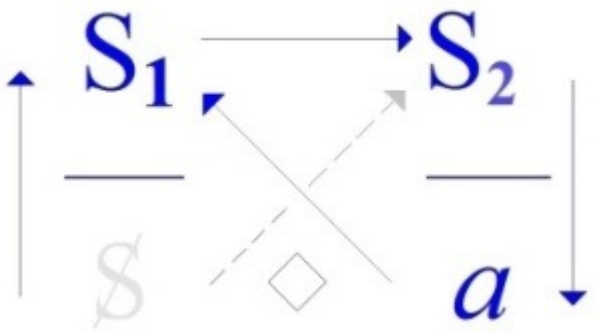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一点上，逻辑学家的努力应当成为我们的模型，甚至成为指南。可别让我谈什么“同构（isomorphisme）”。至于大学里某个善良的小滑头，觉得我关于真理、假象、享乐和剩余享乐的陈述是“形式主义的”，甚至是“解释学的”，为什么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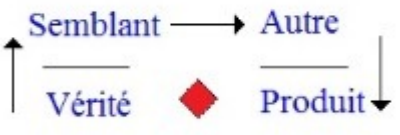
这里所说的，更确切地说是数学里称作“生成子的操作（opération de générateur）”的那个东西——有趣的是，这是一种相遇（rencontre）。这一年里（且也不只在此地），我们会谨慎地、由远及近、一步一步地接近它； 在此场合不宜期待会迸出太多火花，不过——火花终会到来。 至于我刚才说过的小对象 a（objet a），它并不是一个“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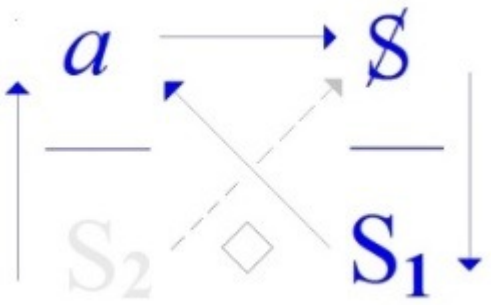
它是使这四种话语得以被“做成四面体”（tétraédrer）的那一件东西——且各个话语都以它各自的方式被“四面体化”。

而这显然正是看不见的——谁看不见？——奇怪的是：分析家。他们看不见的一点在于：小对象 a（objet a）……它不是一个可以在另外四者之中、或在他们共同形成的“四者整体”里被定位于某处的点；——a乃是建构本身，是这些话语的**四面体式“数学式（mathème）”**。问题因此就是：那些“无物-者（achosiques）”、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意义上都是的“a-具身者”（les a-incarnés），他们究竟是从何处/在哪个位置上最容易陷入对我话语的不理解？——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可以提出。至于这种不理解是不是一种症状，倒是次要的。但非常确定的是：在理论层面，正是在精神分析家这一层位，应当占主导的（或：最该显著的）就是对我话语的不理解——恰恰因为这就是分析话语。或许，这并非分析话语的特权。毕竟，就连把“主人的话语”推进得最远的那个人——当然他终究落空，因为他并不认识小对象 a（objet a）——在我把 a 带到世上之前，他把主人的话语推进到了极致；直言其名：黑格尔。他总是告诉我们：若真有谁对“主人话语”一无所解，那人正是“主人”本人。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仍然停留在心理学之中：因为并不存在什么“主人”，存在的是“主人能指”（signifiant-Maître，S1），而所谓“主人”不过是尽其所能地在后面跟着。这丝毫无助于主人理解主人的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心理学”是准确的。同样，很难断言处在假象位置上的癔症者，恰好最能理解她自己的话语；若非如此，也就不需要分析所带来的转向了。当然，更不必说大学里的人！从来没有人相信，他们竟有胆量支撑起大学话语这样一个显眼得惊人的不在场证明。那么，为什么分析家会享有一种特权，能更容易地把握其话语中可被写成数学式（mathème）的那一部分呢？恰恰相反，理由可谓充分：他们完全可

能安坐在一种身份/地位（statut）里，——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而这种身份/地位的“兴趣/利益（intérêt）”，确实可能在于： 把那些难以设想的（inconcevables）理论臆说（élucubrations théoriques）所导致的结果加以“论证”，而这些臆说，正是充斥于精神分析界期刊上的那一套东西。 要点不在那儿。要点在于：投以兴趣；我很可能会向你们说明，这种“兴趣”究竟可以包括什么。 必须从各个侧面把它穷尽。我刚刚提示了：在“假象（semblant）”这一层位上，分析家的身份/地位（statut）可以如何被界定；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把它与真理（vérité）之间的关系也清楚地被组织和表述（articuler）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确可这么说（c'est le cas de le dire），这大概也是"兴趣/利益（intérêt）"一词所剩不多的意义之一——这一套话语与"享乐（jouissance）"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享乐在支撑它、制约它，并为它提供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所谓"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我可不想在结尾让你们以为我知道"什么是人（l'homme）"。 确实有人需要我抛给他们这么一条"小鱼"（petit poisson）。说到底我也可以抛给他们，因为这并不暗含任何关于"进步"的承诺——"……或者更糟（…ou pire）"。 我可以告诉他们：确实很可能正是这一点特指了这种动物物种——也就是它与自身享乐（jouissance）之间一种完全"异常（anomalique）"、离奇的关系。 这也许会在生物学一侧产生一些小小的延伸，为什么不呢？ 我仅仅指出：分析家们并未让分析的生物学化参照（référence biologisante）取得哪怕一丁点进展——这一点我常常强调。 他们之所以没有让它获得丝毫进展，理由很简单：这恰恰就是那个"异常点（point anomalique）"，在此处涉及一种享乐（jouissance）；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还有一些生物学家，以此之名——以这一跛行而多有缺损的享乐（jouissance boiteuse et combien amputée），也就是阉割（castration）本身——在人这里似乎与交配（copulation），也即结合（conjonction）有某种关系；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但这当然绝不会

对“假象（semblant）”产生任何制约），　在人这边，所指向的乃是两性的结合；　竟有生物学家把这一极端成问题的关系加以扩展并铺陈出来……为此还出了一本大部头，而且立刻得到了我那位亲爱的同伴亨利·埃伊（Henry　Ey）的背书——书里谈的正是“动物诸物种中的倒错（perversion）”。　凭什么？　动物物种会交配，但有什么能证明这乃是出于某种享乐（无论是否“变态”）？恐怕非得是“人”才会相信：交配就会带来享乐！

于是，就有成卷成册的著述在讲解：有的物种用钩子、用它们的小爪子（pa-pattes）来干这事；　还有的——比如臭虫（punaise），我想是这样——把那些玩意儿、东西、精子（spermatos）送进中央腔体（cavité　centrale）里。　于是人们大惊小怪：他们这样干，一定爽翻了吧！要是我们用一支注射器　往腹膜腔（péritoine）里这么做，那岂不是要销魂极了（voluptueux）！　——就靠这种东西，人们还以为自己在建构“正确”的理论。

而首先需要直观触及（toucher　du　doigt）的，正是解离/分裂（dissociation）这一点；　很明显，问题——唯一的问题、最终真正有意思的问题——在于：　如何让——某种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与“性享乐的断裂（disjonction de la jouissance sexuelle）”相互相关的东西，——某种我称为“lalangue”的东西，显然它与某个实在界（Réel）之物有关联，但由此出发，它如何可能导向那些数学式（mathèmes），而这些数学式又使我们得以建构科学——这，才是不言自明的那个问题所在。　如果我们更近一点地看看**科学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comment c’est　foutu）**，　我曾经试着做过这样一次小小的尝试、一次微小的切入：《科学与真理》（La Science et la vérité）。曾经有这么一个可怜家伙，当时我正作客于他那里；他因为听了我在这方面的说法，　竟然

病了。归根到底，这正好说明我的话语被听懂了：只有他一个因此病了！这是一个以千百种方式证明自己并不怎么强（不太行）的人。 总之，我对智力低下者（débiles mentaux）没有任何特殊的“热情”；在这一点上，我和我亲爱的朋友莫德·曼诺尼（Maud Mannoni）有所不同。 不过既然在学院（l’Institut）里也会遇见智力低下者，我也就没什么好激动的。 归根到底，〈科学与真理〉（La Science et la vérité）尝试接近的，正是这一类小小的东西。 归根到底，这个所谓“著名的科学”，也许几乎是用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成的。若是如此，我们就更容易理解：那些事物——乃至一种像“lalangue”一样也由“欠缺（déficit）”所制约的外观——如何能把人径直引向（mener tout droit à）科学。就这样——这些问题，也许我会在今年加以讨论。总之，我会尽力的，

——……或，更糟（…Ou pire）！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美诺篇》的电鳐比喻 · 楞次定律与电磁感应 · 资本家话语：主人话语的滑移与阉割的拒斥 ·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 QR 码的定位图形与方向识别 · 数学中的生成元与生成集 · 埃伊与布里翁《动物精神病学》 · 拉康《科学与真理》 · 《人类生命》通谕中的婚姻行为伦理 · 法语否定词 pas 的语法化

第3课 · 1972年1月6日

我们并不知道，“系列（série）”是否是“严肃（sérieux）”的原则。然而，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我不能在这里继续那在别处构成我“教学”的东西——也就是人们所谓的“我的研讨课”。 哪怕仅仅是出于这一点考虑——并非所有人都知道，我每个月都会在这里进行一次小型的谈话。再者，也有一些人偶尔会从相当远的地方赶来，去听我在别处所讲的、以“研讨课（séminaire）”之名进行的内容。那么，在这里继续那套内容，对他们而言就不太“合适”——我指的是，对他们不够公允。 总而言之，现在要弄清楚的是：我在这里究竟在做什么。显然，这并非完全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我被这种到场的“人潮”所影响——以至于那些我原本召唤来参与某个名为《精神分析家的知识》（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之事的人，虽不必说他们并不缺席，但他们多少被淹没在这众人之中了。 对于此刻在场的各位，我并不确定，当我提及这个“研讨课”时，我是在谈论一个他们所熟悉的东西，还是完全陌生的事物。他们还应当考虑到，例如自上一次以来——那些我在这里见到的人也都在场——我确实已经“开讲”了那个研讨课。 我说“开讲了”，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并保持一点严谨，就会知道，这种“开讲”不可能“一次完成”。事实上，已经有过两次；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说它已经“开启”了——因为要是没有第二次，那么第一场也就根本不能称为“第一”。这一点之所以有趣，在于它让我们想起我早先提出过的一个概念：所谓“重复（répétition）”。 显而易见，重复只能从“第二次”开始——因为如果没有第二次，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第一次。正因如此，第二次才成为真正开启“重复”的那一次：这正是“零与一”的故事。 然而，仅凭“一个”（1），还不足以形成重复。要

有重复——并不是说要把什么“开启”——就必须有第三次。人们似乎早已在“上帝”问题上察觉到了这一点： 上帝并不是在“一”时开始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或许其实自始就知道，只是无人记下。毕竟，谁也无法对此发誓。总之，我那位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科耶夫（Kojève）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Trinité chrétienne）”——曾多有强调。

3确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数字。 不仅是1，2，3,而且1+2=3 即体现顺序，又体现综合。 3这个数字本身同时展现出这两面。 1=1，1+1=2，1+2=3。

显然，这些问题我不会在这里重提——只有在我的研讨课上我才会回到它们，今年我会设法回到这些话题。 这点很重要，因为正是在此，精神分析所带来的，与某种哲学传统（当然，该传统并非无足轻重）之间，存在着一个“天壤之别”。 尤其是当我们谈到柏拉图时，他曾非常明确地强调过“二元（dyade）”的价值。我的意思是：一旦从那“二元”出发，一切便开始滑落。究竟是什么滑落了？——他大概心知肚明，只是他并未说出。 不论如何，这与分析意义上的Nachträg（事后性）——也就是第二时刻——毫不相干。至于我刚才强调其重要性的“第三时刻”，它并非只对我们成立，而且对于上帝他自己也同样成立。

数字本身似乎是没有时间的，但1，2，3确非常特别。 就想之前拉康说的，如果没有1，就不会有2。有了2，反过来确认了1。 1，2这里的时间顺序非常明确，而后3的出现必然是在1，2在符号的确认之后，以一种“开放”而“整合”的姿态介入进1，2。 三生万物…

事后性更多指向了可能是2，或者说第二时刻。“第二次”中事后形成、回溯确立“第一次”的逻辑时间。 1不能自足，就连上帝他老人家都需要3来维持自身的封闭。那么“三”便是语言与存在的最小充分条件。 当时，有一幅陈列在装饰艺术博物馆的挂毯，十分美丽——我强烈鼓励大家去看。[注1] 其上可以看到圣父、圣子与圣灵，全都以完全相同的一种形象出现：一个颇为高贵、留着胡须的人物。他们三者彼此相望——这比一个人对着自己的镜像更让人震撼。自“三”开始，确实就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效应。

> [注1] 指1965年10月至1966年1月巴黎国家家具馆举办的“世界的创造：欧洲十六世纪挂毯”展览。

从我们这些主体的立场看，对于上帝自身，究竟有什么是要到“3”才开始的呢？这是我在刚开始教学时就很快提出的一个老问题。我当时很快就提出过，但此后未再重复——我马上就会告诉你们原因： 很显然，只有从“三”开始，他（上帝）才可能相信他自己。 因为这事相当奇特：据我所知，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上帝会相信他自己吗？”然而，这本来本可以成为一个对我们颇有启发的例子。令人尤为惊讶的是，这个问题——我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过，而且我并不认为它是徒然的——居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至少表面上如此；至少在我的“同道者”当中是这样，我是说那些在“三位一体”的荫庇之下受过教养的人。 我可以理解，对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没有什么触动。但对那些人而言——他们真是“incorreligionigibles”（拉康自造词），简直毫无可救之处。要知道，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所谓“基督教层级”中颇有名望的人物。 问题在于：是否因为他们身在其中……对此我颇难以置信——以至于什么也听不见；抑或更可能的是——他们抱有一

种相当彻底的无神论，以至于这个问题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 【**incorreligionigibles**】：拉康自造词（néologisme），明显拼接/扭曲自 incorrigible（不可教化） 与 corréligionnaires（同教之人）/religion。大意：“（在宗教—或同教—意义上）不可纠正/不可教化的人” 可译作“宗教上不可救药的”“在信仰上无可教化的”。这一词带有讽刺意味：既指他们“信得太死”，又暗示他们“信而不知其信的结构”。

> 【**身在其中**】直译“在里面”。此处指那些受“三位一体”传统熏习的人“在宗教话语之内”的境况。





相关知识卡 Incorreligionigibles：拉康的宗教双关造词

这可称不上我刚才所说的“严肃性的保障”，因为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无神论，一种类似打盹的状态——而且相当普遍。换句话说，他们对那必须在其中游泳的介质（milieu）的维度，毫无概念：他们只是浮在水面上——这可不完全一样——他们之所以还能浮着，是因为彼此手拉着手。　于是事情就变成了人们所谓的一个“网络”，大家就这样手拉着手。保罗·福尔有一首这个路数的诗：“如果全世界的姑娘——诗是这样开头的——……都手牵着手，她们就能绕世界一圈……”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因为实际上天下的姑娘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倒是男孩们……　——诗里也说到他们——……男孩们在这一点上可很在行：他们啊，个个手拉着手。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倘若不手拉手，每个人就得独自去面对一个女孩——而这正是他们不情愿的。所以他们非手拉手不可。

[注2]

> [注2] 保罗·福尔的诗《环绕世界的圆舞》以“如果全世界的姑娘都愿意手牵手”开篇，并以全世界小伙子牵手成环作结。

姑娘们，那可又是另一回事。她们在某些社会仪式的语境中被卷入其中。请参见《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Les 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那真是优雅得很，甚至可以说是 Chou King（《书经》）——不是 shocking，而是 Chou King。这部《书经》是由一位名叫格拉内（Granet）的人所写，他有一种完全与 ——民族学无关（尽管他无疑是一位民族学家）， ——汉学也无关（尽管他无疑是一位汉学家）——的天才。 这位格拉内就提出，在古代中国，男女在节仪中是以同样的数量相互对抗的： 为什么不信呢？

相关知识卡 保罗·福尔《环绕世界的圆舞》 · 马塞尔·格拉内、《诗经》与古代节庆对歌

Granet, Marcel (1884 – 1940)：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汉学家，涂尔干学派成员，著有 Les 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1926）及 La pensée chinoise（1934）。他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宗教与仪式，被拉康视为在结构主义前已触及“关系逻辑”的思想家。

在实际情形里、就我们当下所见： ——男孩们总是会扎成一撮，人数常常超过十个。缘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笑）：要是让每个人孤零零地、各自对着自己的那一位女生——我也解释过了——这当中“风险太多”。 ——而对女孩们来说，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既然我们已不身处《周书/书经》（他戏称“Chou King”，而非“shocking”）的年代，她们往往两两结伴，跟闺蜜结成“好姐妹”，一直到——当然了——把一个男生从他那个“团伙/连队”里“拽”出来为止。是的，先生！（笑） 不论你们怎么想，哪怕这些话在你们看来有些浮浅，它们都有根据——以我作为分析家之经验为依据。 当她们把一个男生从他的“团伙/队列”里拽出来之后，顺理成章地就把闺蜜放下了； 而且顺带一说，那位闺蜜并不因此就更糟，反倒也能自己应付得不错。 是啊！总之这些话，我方才有点儿说嗨了。我以为我身在何处呢！【笑】 事情就是这么顺着

线头一路牵出来的：因为格拉内，也因为《书经》诗歌里那种奇异的交替——男声合唱与女声合唱相对而立。就这样我被带着谈起自己的分析经验；我只是就此一闪而过，那并不是事情的根本。我并不是在这里讲事情的根本。可我以为自己在哪里，竟要谈事情的根本？我简直快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人类，甚至是手工缝制的人类了！可我就是这样，确实就是这样对他们说话的。 可就是这样——正是谈起我的研讨课，把我带着走了。毕竟你们也许和他们是同一拨人，于是我便像对他们说话那样说了，这又把我带得像是在谈论你们——谁知道呢？——结果又带得我好像是在对你们说话。可这无论如何都不在我的本意之内。（笑） 这完全不在我的本意之内。因为我来圣安娜发言，是为了对精神科医生讲话， 而显然，你们并不都是精神科医生。于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是一桩失误行动。 而且这桩失误行动在任何时刻都有"成功"的风险——也就是说，很可能我无论如何还是在对某个人说话。 我怎么能知道，我究竟在对谁说话呢？尤其是，归根结底——你们在这件事里确实"算数"……虽然我尽力让自己不受影响——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你们确实起了作用： 我现在说话的地方，并不是我原本打算说话的地方。我原打算在马尼昂讲堂（amphithéâtre Magnan）发言，可现在，却是在礼拜堂（chapelle）里说话。 真是离奇的故事！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是在礼拜堂里说话！ 这就是答案。我是在对教堂说话，也就是说——对墙说话！〔笑声〕这桩失误行动是愈发"成功"了！我现在知道我来这里究竟是要对谁说话：就是我在圣安娜一直说话的对象——墙！ 我没必要再回头说这事——那都已经很久了。 我不时会回到这里，做些小题目的演讲，比如《我教的是什么……》， 还有别的一些题目——我就不逐一列了。可我在这里始终都是对墙说话。 X——…… 拉康——谁有话要说？ X——如果您是对墙说话，那我们都该出去。 拉康——谁……谁在和我说话？（笑） X

——是墙。 拉康——现在我可以就此评论一下：对墙说话 这回事，居然还真让一些人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问，究竟是谁在说话。 可以肯定的是：在所谓、在过去诚实点儿的时代称作“疯人院（asile）”、也叫“ 临床收容所”的地方里，这些墙可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我还要再多说一点：这座教堂（chapelle），在我看来，真是一个极为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能切实体会到——当我谈论“墙（murs）”时，我所指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种奇特的景象： 是世俗化（laïcité）对被收容者所作的某种“让步”——一座教堂，当然配备着它那一整套牧师随员（aumôniers）。倒也不是说这座教堂在建筑上有多么了不起——是不是？——但毕竟，它是一座教堂，而且具备一切人们对教堂所预期的那种布局与格局。

aumônier（复数 ： aumôniers）是法语名词，意思是随军神父、教区牧师、宗教辅导员，即在某个特定机构（军队、医院、监狱、学校等）中负责宗教事务的人。JOJO第七部里面的神父就是干这个的。

相关知识卡 马塞尔・格拉内、《诗经》与古代节庆对歌 ・ aumônier：机构中的宗教辅导人员

人们过于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建筑师啊——不管他怎样努力想摆脱——归根结底就是为此而生的：造墙。 而墙，老实说…… 有件事相当引人注目：自从——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基督教以来，它或许在这方面过度地偏向黑格尔主义； ……可这一切终究都是为了把一个空无围起来。

造墙是为了把空无围起来。 围起来又能如何呢？ 把空无掩盖起来？ 划定空无的边界？

仅仅只是把它围起来，而不把它填满。 要想象——到底是什么曾经充盈过帕台农神庙的那些墙，以及其他一些同类的“小玩意儿”

（babioles）——如今只剩下一些坍塌的墙壁，这真是难以想象、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此绝对没有任何见证。

只剩下墙壁，而墙壁内的东西无从得知。

我们仅仅怀有一种感觉：在那整段如今被我们贴上“异教（paganisme）”标签的年代，各种被称作“异教节庆”的活动中，曾经有些什么在发生。 我们之所以还保留着它们的名称，只是因为有某些编年史（Annales）将事件如此记载： “正是在大帕纳辛尼亚节上，阿狄曼托斯（Adymante）与格劳孔（Glaucon）——你们都知道接下来的故事——遇见了那位名叫刻法洛斯（Céphale）的人。” 在那里（那些祭仪或神庙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竟然对此连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相反，关于“空”，我们倒是有一个极为宏大的观念——因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由那被称为“哲学”的传统所传承下来的，而那一传统，正是给“空无”留出了极大的位置的。

我们对曾经的充实之物一无所知，但对“空”却拥有传统赋予的“知识”。将“空”组织成了可被思的空间。 因此我们可以说 ： 正是因为有了空，才有了围绕它所建立的墙吗？

还有一位叫柏拉图（Platon）的家伙，他就把整个关于“世界的理念（Idée du monde）”都围绕这一点转了起来——真是名副其实的“旋转”啊。正是他发明了“洞穴（la caverne）”。他把它变成了一间暗室（chambre noire）： 外面确实有什么在发生，而这一切经过一个小孔投射进来，便在里面造出了那些影像（ombres）。

硬要说的话，人的眼睛本身也是小孔成像。 外面确实有一些事情发生，但这一切都通过小孔（一双也好一对也好），便造出这些影像。

真奇怪——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根细线，一点痕迹。显然，这是一种理论，让我们得以切实触及小对象 a（objet a）是怎么回事。请设想一下： 柏拉图的洞穴，就是这些响着我声音的墙壁。

对着墙壁说话，墙壁响着回音。

很明显——这些墙使我享乐（ça me fait jouir） ！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你们每一个人也都通过参与而享乐（jouissez）。 看到我在对墙说话，这件事，不可能让你们无动于衷。 请各位想一想：假如柏拉图是个结构主义者，他就会真正觉察到“洞穴”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很可能语言正是诞生于此。 我们必须把事情翻过来：当然，人类早就会啼哭，就像任何一种小动物那样；总之，它们都是为了索取母乳而发出叫声。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洞穴寓言并非小孔成像

把事情翻过来，而不是事情反过来。

翻过来，内外的方向翻过来。 事实上，如果一个东西可以说得上“翻过来”，那么它便没有真正的内外，从拓扑上只是一个洞。 正是这个这个装置让发声成为语言。 其他的生物之间传递信息的方式不仅仅是发声。还有信息素，气味，“跳舞”，动作等等。 那柏拉图的洞穴呢。 然而，要让他意识到：自己能够做点什么——尽管这些他早就“听”过了。在咿呀学语（babillage）与结结巴巴（bafouillage）之中，一切都在发生；但要“做出选择”，他必须已经察觉到： ——像“K”这样的音，更能从洞穴的深处，从最后那面墙的深处，产生回响； ——而“B”“P”这样的音，更像是在入口处迸发出来；他正是在那里听见了它们的回声。 今晚我就顺势被带走了，因为我在“对墙说话”。可别以为我说这些，就意味着我从圣安娜（Sainte-Anne）什么也没得到。在

圣安娜，我其实很晚才开始“说话”的——我的意思是，在此之前我也没想到要开口，除非为了履行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义务。

如果口腔，身体，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洞”，那么对着墙壁说话，意味着将自身看作某个装置，然后将声音投射到墙壁上。使之成为一个洞穴。

对于声音来说，成为墙壁，使它成为一个洞穴装置。　相比于镜子来说，墙壁和洞穴是一个更有趣的解释。　洞穴隐喻脱离了图像，光线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在发声这件事情上，洞穴这种装置依然有它对应的意义。 当我还是临床主任（chef de clinique）的时候，我常常给实习医生们讲一些小故事。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在讲故事这件事上要格外小心（me tenir à carreau）**。 有一次我讲到一位病人的母亲——这位病人是个可爱的同性恋者，我当时正为他做分析——而我又实在避免不了见到那位母亲本人（说的就是那个“扭曲的”女士）。她竟然喊出这么一句话：“而我还以为他是阳痿呢！”我把这件事一说出来，在场的人里——不只是实习生——居然有十来个立刻就认出她是谁！那当然只能是她！你们能想象所谓“社交界人物”是怎么一回事吧！　这事儿自然闹成了风波，因为人们指责了我，尽管我除了转述那句耸人的喊话之外，根本什么也没说。自那以后，这件事总令我在病例交流上格外谨慎。不过，这还是个小小的岔题——我们把线索接回来吧。

这就是所谓的回声，即便这句话单独拿出来并不能“真的”指向任何一个确定的人。但是，不妨碍它在墙壁的回响中起作用。

在我开始在圣安娜医院（Sainte-Anne）讲话之前，我当然早已在那里做了许多别的事情——哪怕只是去那里、履行我的职务这一点。而且

理所当然地，对我来说、对我的话语来说，一切都从那里出发。 因为很明显——如果说我是在对墙说话，那也是很晚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在我听见“墙回送给我什么”之前，——也就是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在荒漠中布道…… 这也是对那位听众的回应（见前文X：“如果您是对墙说话，那我们都该出去”）。在那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听见过——我确实听见过——一些对我而言极其决定性的东西。 不过，那是我个人的事。我想说的是：那些身处这些墙之内的人，其实完全有能力让自己被听见——只要，当然啦，我们有合适的耳朵（esgourdes）去听！老实说——也算就某件事向她致意，尽管从根本上说那并非她（本人/本身）的功劳：众所周知，正是围绕那位病人——我给她钉上了“艾梅（Aimée）”这个名字……当然，那并不是她的真名——……我就是由此被吸引/卷入到了精神分析之中。 当然，并不只有她一个。在她之前也有一些病人，而之后，也还有相当多的人——那些我让他们开口说话的人。这正是所谓“我的病人呈现（présentations de malades）”所构成的东西。

让分析者自己说话，而分析家充当一个“墙壁”，引起回音的职责。

后来我时常会和几位参加了这种练习的人谈谈——说到底，这种“呈现”就是去倾听他们；而这显然并不是他们在街头巷尾就能遇到的事。……有时在事后谈论时，会与几位当时在场、陪同我的人交流——她们（/他们）尽其所能去抓取到点什么。……我也常常在这种事后的谈论里有所收获，因为理解并不可能立刻到来；显然，我们得把自己的声音加以调准，好让它再度抛向墙面（得到回响）。 正是围绕这一点——我今年或许要尝试提出质疑的东西——那就是某种我极为重视的关系：逻辑（la logique）。 我很早就体会到，逻辑是怎样能让一个人变得“为世人所厌”（odieux au monde）的。那是在我研读某位

名叫阿贝拉尔（Abélard）的时期——天晓得，是被哪股“苍蝇的气味”所吸引过去的！[注3]　至于我自己——我不能说逻辑让我变得令人讨厌，除了在一些精神分析家眼中也许是如此；说到底，这也许正因为我能够认真地不把意义当回事（s’en tamponner le sens）。而我之所以能轻松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常识（sens commun）”。

[注3] 阿贝拉尔写道：Odium mundo me fecit logica，意为“逻辑使我为世人所憎”；见其书信集法译本，赫尔曼出版社，2007年。

意义当然是有的，但没有任何“共同的意义”。大概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以同样的意义来听我说话的。而且我也刻意让这种意义不那么容易被接近——这样你们就不得不加上你们自己的那一份，这是一种有益的分泌（sécrétion salubre），甚至是治疗性的：——请尽情地分泌意义吧！你们会发现，生活因此变得轻松多了！　也正因此，我才察觉到小对象 a（objet a）的存在——你们每个人都在潜势之中带有它的“胚芽”。使它强有力的，也就同时使你们每一个人各自变得强有力的，正在于：**小对象 a 与“意义”的问题全然无涉。所谓“意义”，不过是后来涂抹在这个小对象 a 之上的一层小小的彩漆（peinturlure）**，而你们每个人都与这个小对象 a 有着各自特定的系连。它与“意义”或“理性”毫无关系。　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理性（raison）究竟与什么有关系？**不过我得说，很多人倾向于把它 **缩减为“共鸣”（réson）**。请写下来：r.é.s.o.n. ——写下吧，给我个面子。这是弗朗西斯·蓬日（Francis Ponge）的一种拼法；他是诗人——而且是他那样的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考虑他所“诉说”的东西。当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

raison / réson：

raison = 理性、理由、理智； réson（蓬日式拼写） = 出自 résonnance（共鸣、回响），蓬日有意改写为“r.é.s.o.n.”以示声音游戏。 拉康借此展开双关：把“理性”缩减成“共鸣”，暗示理性并非掌握真理的逻辑，而是一种“回声机制”。

相关知识卡 弗朗西斯・蓬日的 réson 造词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据我所见，除那位诗人之外，能认真提出它的，惟有数学家这一级的人。问题在于：理性（raison）——我们暂且只把它把握为出自语法装置（appareil grammatical）的东西——与某种会强行呈现自身的东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并不想称它为直观性的（intuitif）——那就会重新滑回“直观”的斜坡，也就是可见性的东西——而我要说的，恰恰是与某种回响性的（résonnant）东西有关。

不在于“看”，而在于语音。

“回响（ce qui résonne）”，是否正是“事物（res）”的起源？——也就是说，是否正是从这里，人们才造出了所谓“现实（réalité）”？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精确的问题，涉及到——我们能够以“逻辑”的名义，从语言中抽取出的全部内容。 众所周知，这还远远不够；而且，早在很久以前——其实从柏拉图起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人们就不得不让数学（la mathématique）介入其中。正是在这里，问题才真正被提出：我们该如何定位那个“逻辑探问迫使我们诉诸其中”的实在（Réel）？而这个真实，恰恰是位于数学层面（niveau mathématique）上的。 有一些数学家主张： ——我们无法把重心安在所谓“形式主义的”接合点上，也就是那一处“数学—逻辑的接缝”； ——在这接缝之外还有某种东西，而所有关于“直观”的诉诸，归根到底不过是在向那“某种东西”致意，人们

以为可以把数学净化到没有直观参照；……于是这些数学家就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就此所涉之事——也就是实在界（Réel）。应该诉诸哪一种“回响（réson，写作 r.é.s.o.n）”？当然，这件事我今晚并不能展开。我能说的是：通过某种路径——这是逻辑的那条路径——我得以沿着一条从我的病人“艾梅（Aimée）”出发的轨迹，终于在——倒数第二个年度的研讨课里——以“四种话语（quatre discours）”为题加以陈述；某种现实时势（actualité）的筛滤（crible）也汇聚于此。……借由这条路径——能做什么呢？——起码给出了“墙”的根据/理由（raison des murs）。 因为，凡是居于这些墙里的——就在此，临床“收容所”的墙之内——都应该知道：界定并定位精神科医师之为精神科医师的，正是他相对于这些墙的处境。 正是藉由这些墙，世俗体制（laïcité）在其内部完成了对“疯狂”及其所指之物的排除。

在墙的这一边还是墙的那一边。 墙所包围的内部，还是墙体的外部。医师被这道“墙”结构化：他代表理性的一方，被设置来监视/解释“墙另一侧”的疯癫。 在建制把‘疯狂’隔离成不可听的他者——这正是“墙”的另一功能。

精神分析家的位置必须不同：分析家应当意识到自己也是“墙”的产物——同时，只有通过话语的逻辑（而非制度的墙）才能讲述“疯狂”。“墙”为何必在、如何起效，以及分析话语如何可能在这堵“世俗之墙”内侧为被排除的声音腾出位置。 这一切只能通过对话语（discours）的分析来加以接近。坦率地说，在我之前几乎没人真正做过这种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未有哪位精神分析家对精神科医生的立场提出过丝毫的分歧。然而，在我的《书写集（Écrits）》中，可以看到我早在1950年以前就已经提出的一点，即在那篇题为《论精神因果性（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的文章里，我反对一切以某种假象

（semblant）为庇护的精神病定义——这种定义借助所谓的“器官动力论（organodynamisme）”来为自己钉上标签，但却完全绕过了真正的问题：也就是精神疾病的区隔（ségrégation）究竟涉及什么——它涉及的是某种他者性的东西（quelque chose qui est Autre），而这种他者性是与某种特定的话语相关的，我称之为主人话语（discours du Maître）。 历史再次向我们显示，这种话语曾经在数个世纪里以一种对所有人都颇为有利的方式存在，直到某个转折点——由于一个极其细微的滑移，而这个滑移甚至连相关者自己都没有察觉——它才变成了如今所特有的“资本家的话语（le discours du capitaliste）”。 倘若没有马克思为它补充完整、并赋予它其主体——**无产者（le prolétaire），我们对这种话语便不会有任何概念。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的话语得以在凡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形式存在的地方盛行开来。资本主义话语的特征在于这一点：它实行的是拒斥（Verwerfung）——把某物排除在象征界的一切领域之外。而被拒斥的，正是阉割（castration）**。

这在我的工作中已经非常熟悉了，花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

而“任何”东西在资本主义话语中都想要被“卖”。因此花钱买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妥。 一切与资本主义相近的秩序与话语，都把我们称之为“爱的事务（les choses de l’amour）”的东西弃之不顾，我的好朋友们，你们看，这可真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啊！也正因为如此，经过两个世纪的滑移—— 姑且称之为“加尔文式（calviniste）”的滑移——阉割终于以分析话语（le discours analytique）的形式猛烈地闯入历史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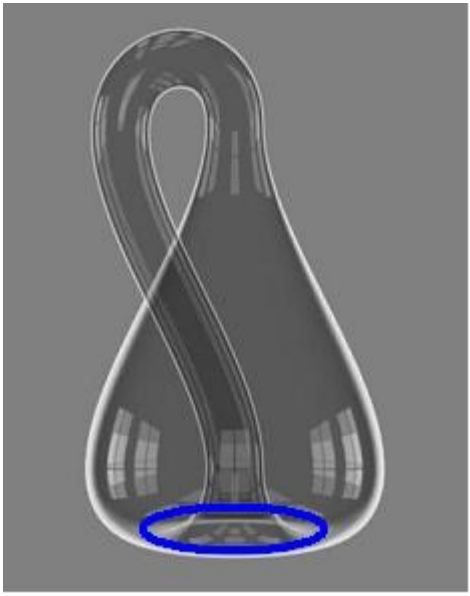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资本家话语：主人话语的滑移与阉割的拒斥 · Ablehnung、Verwerfung 与 Versag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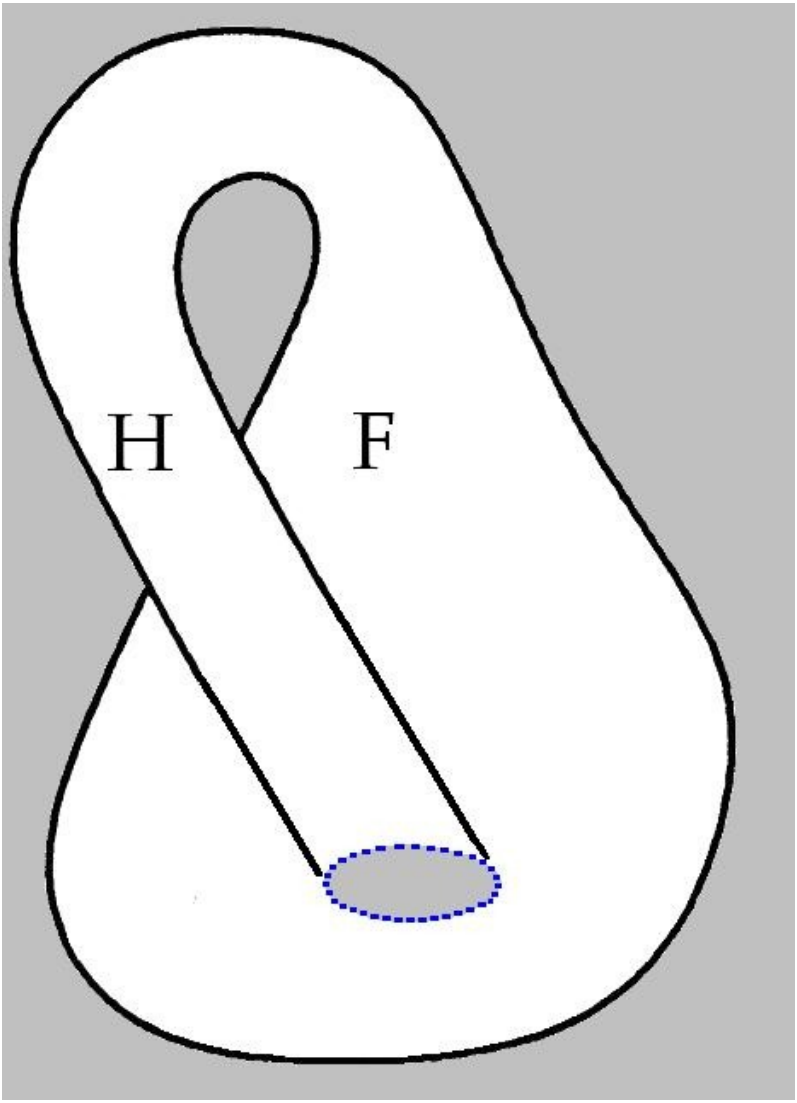
当然啦，分析话语（le discours analytique）至今仍未能给出哪怕是它的一个结构性雏形（ébauche d'articulation），但无论如何，它已经不断增殖出各种隐喻（métaphore），并且察觉到，所有的转喻（métonymie）都从中生出。正是在这样的名义之下——在那种从精神分析家群体中某个地方传来的一阵混乱喧嚣（brouhaha）的推动下——我被迫引入了精神分析新颖之处中最显而易见的东西：那就是，它所关涉的乃是语言（langage），而它本身，正是一种新的话语（nouveau discours）。正如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那样："小对象 *a*（objet a）"本身，也就是说，那种位置——在其中我们甚至不能说分析家"自己去占据"的位置，他是被带到那里去的，他是被自己的分析者（analysant）带到那里的。我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分析者怎么可能会想要成为一名分析家呢？——这是不可思的（impensable）！他们"到达那里"的方式……就像某些西洋双陆棋（tric-trac）的游戏中那些小球，你们都熟悉的那种，最后总是莫名其妙地滚进机器的槽里。他们就是这样"到达"那里的，对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然而，一旦他们到了那里——他们确实"在那儿"了。而就在此刻，**某种东西苏醒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提出要对这一点进行研究。

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像是说是被动的，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无论如何，在这些小球卷入漩涡的那个时期，很难说我是带着怎样的兴致写下《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的。为何我会在许多别的有意义的东西中，收进一段像副歌式题辞的文字？你们可在第四部分附近找到它——如果我没记错——那是我在一本名叫《公元2000年的巴黎》的年鉴里看到的东西。

这可不是没有才气的作品！的确不缺才气——尽管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听说过这个家伙的名字。我还是得说出他的名字——我这个人还算诚实——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东西出现在我的那篇《言语与语言的功能与领域（Fonction et champ...）》的故事里，简直就像是汤里的头发一样突兀。它是这样开头的："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有爱。在人与爱之间，有一个世界。 在人与世界之间，有一堵墙。"——安托万·蒂达尔（Antoine Tudal），《公元2000年的巴黎（Paris en l'an 2000）》 你们看，我早就预见了今晚要对你们说的："我对墙说话！"你们会看到，这与下一章毫无关系（笑），但我忍不住要引用它。 既然我现在是在**对着墙说话（je parle aux murs）**，我当然不算是在上课， 所以我也就不准备向你们讲解，在雅各布森（Jakobson）那里，是什么让这六句"廉价韵文（vers de mirliton）"依然可以算作诗——某种格言式的诗（poésie proverbiale）——因为它有那种"嗡嗡作响的节奏（ça ronronne）"。"在人与女人之间，有爱。"——"当然啦！事实上也就只有这个而已！""在人与爱之间，有一个世界。"——人们总是这么说："隔着一个世界"，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你们啊，永远也到不了那边！" 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但其实从一开始，"在人与女人之间，有爱"，意思就是——（拉康拍了拍手）——那是"黏合"的。而"一个世界"呢？那是漂浮的（ça flotte），懂吧！ 可是一旦说到"有一堵墙（il y a un mur）"，你们就该明白，"之间（entre）"这个词，其实意味着"介入、隔置（interposition）"。因为"entre"是一个极其含混的词。在别的场合，在我的研讨班上，我会谈到"介学（mésologie）"——也就是说，那种具有"之间之功能"的东西。但此刻，我们身处的是一种诗性的含混之中——必须说，这种含混值得存在。"Réson！——擦掉'réson'！[他在黑板上指示]——留下'Amour（爱）'。"





爱在那里——在那里，那只小圆圈（蓝色的那个）。我刚才在黑板上给你们画的这个图，这个旋转着的图形（ce tableau qui tourne），其实不过是另一种方式来表示克莱因瓶（la bouteille de Klein）。“这是一

个具有某些拓扑性质的曲面——不明白的人可以自己去查。它看起来很像一条莫比乌斯带，也就是说，就是那种把纸带扭半圈然后再粘合起来的玩意儿。”　不过在这里，它形成的是一个管状的东西（tube）——而且在某个地方，这个管子会回折（se　rebrousse）。我并不是说这是该物体（克莱因瓶）的严格拓扑定义；这只是我用来形象化的一种方式。我已经多次使用过这种比喻，所以在座的部分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么你们看——既然假设是这样的：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那里应该形成一个环（un　rond）**。就像保尔·福尔（Paul　Fort）刚才说的那样。　　所以我把“男人”放在左边，纯属约定；“女人”放在右边——当然我完全可以反过来画。　我们不妨试着从拓扑学的角度来看，究竟是什么让我在安托万·蒂达尔（Antoine　Tudal）的这六行小诗中产生了兴趣。“在人与女人之间，有爱。”——这句话看起来通畅极了（ça communique à plein tube）。你们瞧，它流通着、循环着！一切都被“共同化”了——流（flux）、传流（influx），以及强迫者（obsessionnel）所喜欢附加上去的一切，例如那项了不起的发明：“施爱倾向（oblativité）”——这确实是强迫者的一项惊人的发明。

Entre l’homme et la femme, il y a l’amour 在人和女人之间，有爱。

这句话“人”，“女人”，“爱”都是 大写的。 并且amour让我想到一个之前没有发现的梗。虽然跟拉康没太大关系。　电影《末代皇帝》中有个挺出名的配乐叫《where Is Armo》。 阿嬤是溥仪的乳母，这听上去有点像法语中的amour。导演是意大利人，意大利语中被表达为amore。 这个词来自拉丁语amor, amoris（爱），动词是 amare（去爱）。 好吧！那么，爱就在这里：那个小圆圈（le　petit　rond）——到处都是它。不过，有一个地方，这个圆圈会回折（se　rebrousser），而且是非常剧烈地回折（vachement）。 但我们先停在第一时刻（le premier temps）：

在“男人（左边）”与“女人（右边）”之间，有“爱”，——这就是那个小圆圈。 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他叫安托万（Antoine）——请千万别以为我说“他是个男人”只是随口一提。我之所以这么强调，是为了说明：他是从男性那一侧来看待这一切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现在将会出现的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该如何把它写出来（comment on peut l’écrire）。——也就是说，要看看“男人”与“爱”之间会有什么；这个“男人”，指的就是那位“诗人（pouète）”，那位“普瓦西的诗人（pouète de Pouasie）”，——正如亲爱的莱昂-保罗·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所戏称的那样。 那么，问题就是：在他（即诗人）与“爱”之间，到底有什么？ 难道我又得重新爬上黑板去吗？你们也看到了，那可是一个有点摇摇晃晃的练习（笑）。 好吧——其实完全不需要，因为，左边这个人（H）（l’homme）已经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因此，在他与“爱（amour）”之间的，恰恰就是在另一边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图右侧的部分。 “在人与爱之间，有一个世界（il y a un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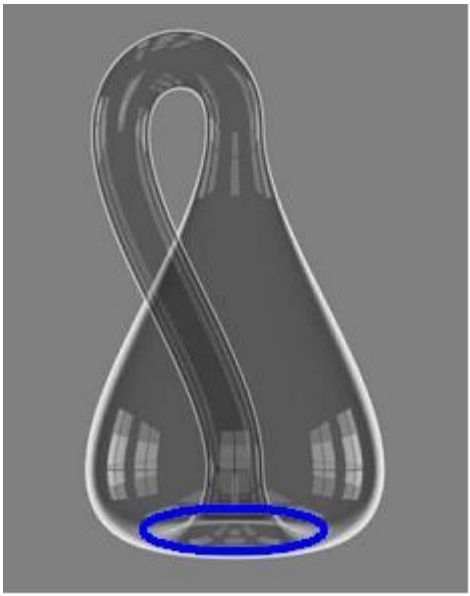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瓶的拓扑性质 · 安托万·蒂达尔《二千年的巴黎》与“男人与世界之间的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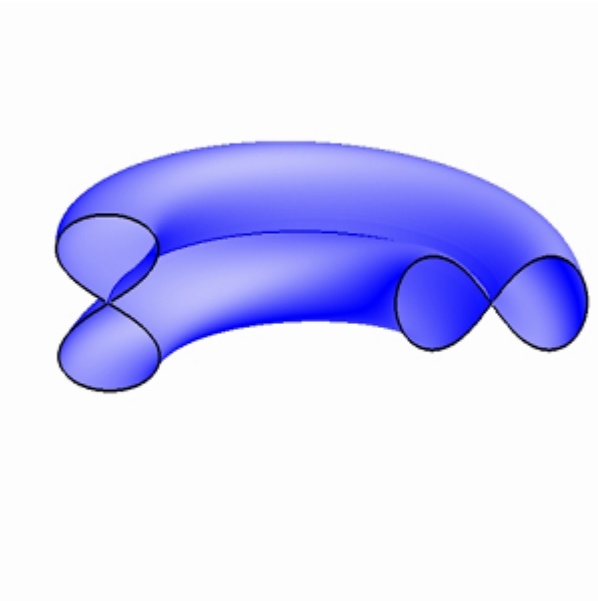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正好覆盖了最初由“女人（F）”占据的那一块区域，也就是我在右侧写下“F”的地方。正因如此，我们称之为“男人”的这个人（H），便幻想自己“认识（connaître）”世界——（就像《圣经》中的用法那样，意为“性交”）。 他“认识”世界，也就是说：他以为自己掌握了一种“对知识的梦（rêve de savoir）”，而这个“梦”恰恰取代了原本属于女人（F）的那个位置。[注]

> [注] “按《圣经》的意义认识”指《创世纪》4:1一类以“认识”委婉表示性关系的用法；这里把男人关于“认识世界”的知识之梦与图中女性所占的位置叠合起来。

从拓扑学的角度看，使我们得以完全看清所涉之物的，是接下来出现的这句话：“在人与世界之间”——这个“世界”，是性伴侣挥发之后所取代其位的东西。至于这种替代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稍后再看。 ——“有一堵墙”，也就是说，那里正是发生回折之处；我曾提出过，这个回折标示着真理与知识的接合。我可没说那是切断——说那是“墙”的，是一位巴布亚的诗人。

这并不是一堵“墙”：它仅仅是阉割（castration）的位置。正因为如此，知识（savoir）才得以让真理（vérité）的场保持完整，而反之亦然——真理也保留了知识的领域。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这“墙”，其实无处不在；正是它定义了这整块曲面。也就是说，那个圆环（cercle）——或者说回折点（point de rebroussement）——好吧，我们就称它为“圆”，因为我在图上是用圆画的——它在整块曲面上都是**同质的（homogène sur toute la surface）**。





正是因为如此，你们不该把它想象成一块可直观再现的曲面。如果我立刻给你们展示一种切口（coupure），它足以使这块曲面挥发（volatiliser）——就其为一种特定的、在拓扑上被界定的东西而言——一瞬间挥发无存——你们就会看到：我们面前根本不是那种可以被“想象地呈现”的曲面，而是某种以若干坐标来界定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称之为向量式（vectorielles）的坐标————以致在这块曲面的每一个点上，那回折（rebroussement）总是存在，在其每一个点上都在场。

因此，就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以及就这一关系在每一方眼中所产生的一切——他们各自的位置，以及同样地，他们各自的知识——而言，阉割无处不在。 至于爱——爱啊，爱！多么沟通畅达、多么流动、多么喷涌！——这不就是爱嘛！

爱——也即母亲为其儿子所愿的“好处”——以及这个“(a)mur”的把戏：只要把那个 (a) 括起来拿掉，你立刻就会看到我们每天都能触手可及的事实： 即便在母与子之间，母亲与阉割之间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地起作用（“算上一段”）！

或许，要对“爱”究竟是什么形成一种清醒的理解，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 当“爱”真正上演——也就是说，当它在一男一女之间认真地展开时——它无一例外都以“阉割”为赌注（avec l’enjeu de la castration）。 这正是“具有阉割性（châtrant）”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能够通过这一“阉割的隘口（défilé de la castration）”？ ——这是我们要努力探究的东西，我们将以一些更严谨的路径去接近它：这些路径只能是逻辑的，甚至必须是拓扑的。（topologiques）。 在这里，我是在**对着墙说话（je parle aux murs）**，甚至是对着那些“(a)murs”，以及“(a)murs-sements”（amusement 娱乐、取乐 的谐音）。而在别的地方，我则试着对此加以说明。无论墙壁（murs）在维持声音的形状（le maintien en forme de la voix）方面如何起作用，有一点是明确的： 这些“墙”，就像其他一切一样，都无法拥有任何“直观的支撑”——即便动用建筑师全部的技艺，也不例外。

> [译注] 这里串联 murs / (a)murs / (a)murs-sements，把“墙”、小对象 *a*、爱（amour）与消遣（amusements）的音近关系叠合起来。

有趣的是——当我界定那四种话语（les quatre discours）时，我曾指出它们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们用来定位这样一件事：不论你做什么，你总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些话语的主体。而我说的“主体”，其实是指“被假定的主体”（sujets « supposés »）——**被假定于那正在发生的能指的运作之中，很显然，正是这个能指才是游戏的主宰 而你们相对于它、相对于那“他者（autre）”，——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个“大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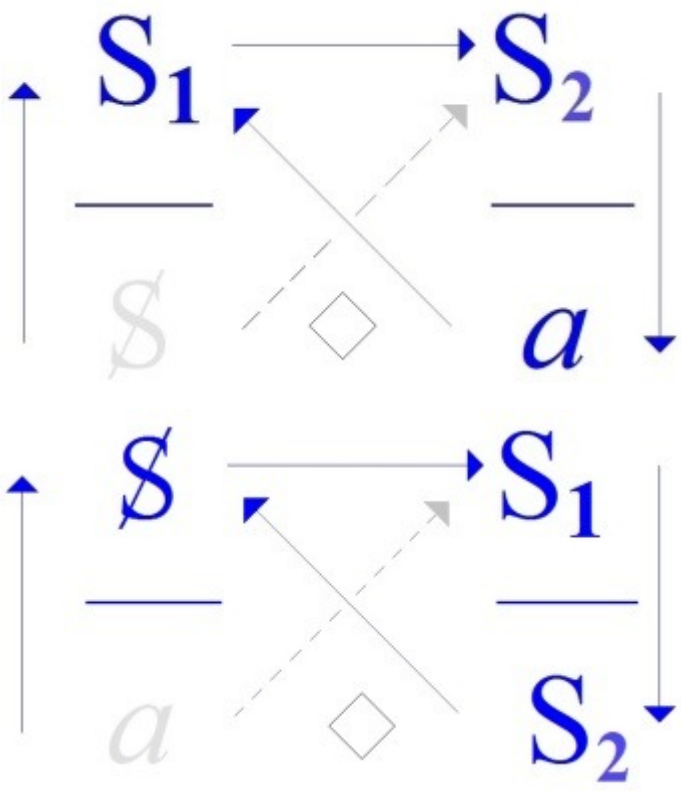
（l'Autre）"——仅仅是被假定于其之下的存在（le supposé）而已。你们并不赋予它意义，你们自己也并没有足够的"意义"可供赋予。但你们给予了那个能指一个躯体（vous lui donnez un corps）——那个代表你们的能指，也就是那主人能指（le signifiant-Maître）——以具身化的承载。那么，你们在其中是什么呢？——影之影（**ombres d'ombre**）。别以为那种你们千百年来总梦寐以求、想要归属于自身的"实体（substance）"，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不过就是那种你们被切断的"享乐（jouissance）"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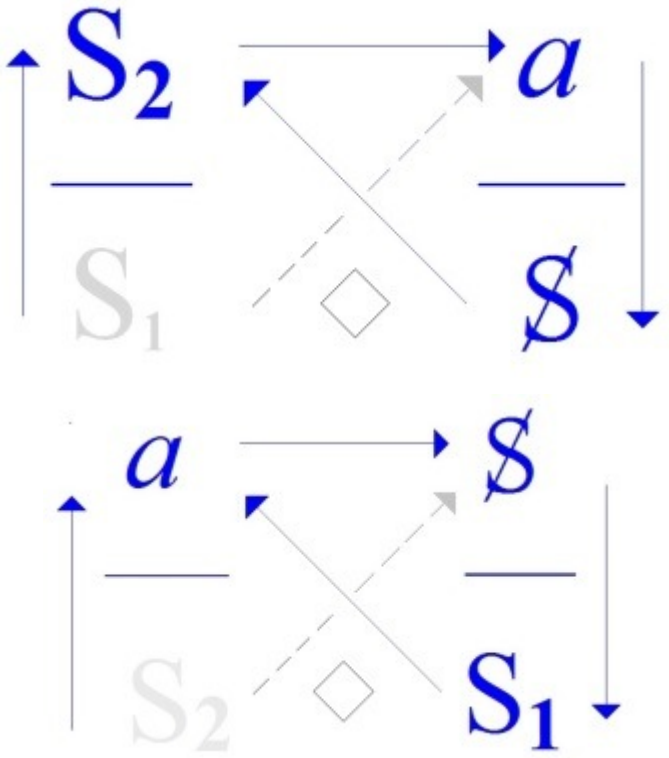
我们怎能看不出——那种关于"实体（substantielle）"的呼唤，与那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个神话，连弗洛伊德本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它的回声：那就是"性的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的神话。它确实就是那个奔跑着的对象（objet qui court），像在"鼬鼠追逐游戏（jeu du furet）"中那样不停流转的对象，——然而，没有人能够说明它的地位（statut）究竟是什么；除了以最高的方式去命名它——"至高的地位（statut suprême）"。它是那条曲线（courbe）的"至高点（suprême）"，正是它赋予那条曲线以意义；但也同样准确地说，它的'至高点'又总是逃脱（échappe）。

> 注：这里的 jeu du furet 是"鼬鼠追逐/传递游戏"，并非报数游戏；拉康取的是对象不断奔走、流转之意。

正是由于能够把一切所谓"性"的享乐（« jouissances sexuelles »）的范围加以结构化地阐明（articuler l'éventail），精神分析才迈出了它那决定性的一步。它所揭示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所证明的恰恰是：那种可以称为"性"的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也就是并非"性的假象"（semblant du sexuel）之物——只以这样一个标志为记：至少到目前为止，仅此而已，它只借阉割的标志（indice de la castration）才被

陈述、才被宣告。 这些“墙”（murs）——在它们获得地位、获得形态之前——我首先是从逻辑上（logiquement）重新构建它们的。





这些 S —— S_1 、S_2 ，以及那个 a ——我这几个月来和你们一起拿它们当“玩具（joujou）”玩的那些符号，—— 它们其实就是那堵“墙（mur）”本身。 当然，在这堵墙的背后，你们大可以放入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并且我们自以为知道其意义的东西： 比如“真理（vérité）”与“假象（semblant）”， “享乐（jouissance）”，以及“剩余享乐（plus-de-jouir）”。 不过话说回来，就那些根本无需“墙”也能被书写的东西而言，诸如四个方位点这样的术语——你们必须据此来定位你们自身所在之处—— 也许啊，精神科医师终究会意识到：他所被拘系其上的那些“墙”，是由一种话语的定义把他拴住的……毕竟他要处理的是什

么？并非别种“疾病”，而正是由1838年6月30日的法律所界定的那种：也就是说——“对其自身与他人具有危险性的人”。 这真是非常奇特：在那奠定社会秩序的话语中，引入“危险（danger）”这一要素。但这“危险”究竟是什么？ ——“对自己有危险的人（dangereux pour eux-mêmes）”？ 呵，社会简直正是靠这个而活着的！ ——“对他人有危险的人（dangereux pour les autres）”？ 天知道，在这一方面，社会却又给予每个人无限的自由！ 当我看到如今有人起来抗议这样一种用法——直截了当地说，为了不绕弯子也为了快点，因为时间已不早了——在苏联，用“收容所（asiles）”，或某种听起来更体面的名称，把人安置到安全处（不妨就说反对者）时；可显而易见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秩序之中，这些人被视为危险的。 是什么在其中起了区分？——有什么样的距离（distance），将两种“打开精神病院大门的方式”分隔开？ ——一种是在一个地方，资本主义的话语（discours capitaliste）已经达到了完全自洽、圆满一致的程度； ——另一种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地方，这个话语仍然处于咿呀学语（balbutiements）的阶段。 也许——如果今晚这里真有几位精神科医生的话——他们首先能领会到的，不是我这番话本身（因为这与他们的事务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我这声音在这些墙壁上的回响（la réflexion de ma voix sur ces murs）**： 那就是——**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使他们成为“精神科医师”**。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些墙的范围内，听见除我之外的其他声音。比如——那些被关在其中的人的声音。毕竟，这也许能带领他们走向某个方向，——甚至，获得一个更恰当的理解，关于那所谓“小对象 a（objet a）”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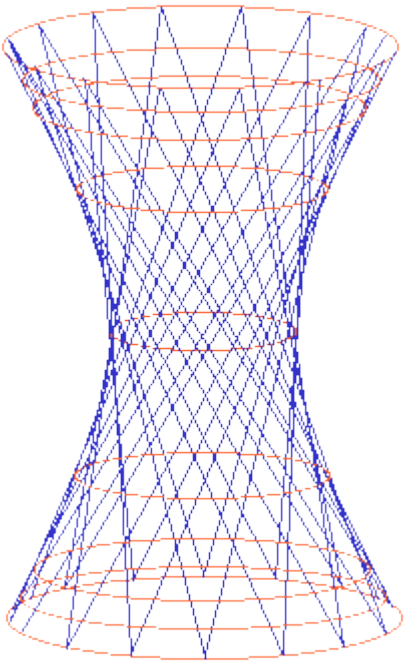
今晚，我算是向你们表达了一些思考（réflexions）。当然，这些思考并非与我这个人毫不相干；然而，这恰恰是我在别人身上最讨厌的东西。毕竟，在那些偶尔听我讲话、——而因此被称作“我的学生（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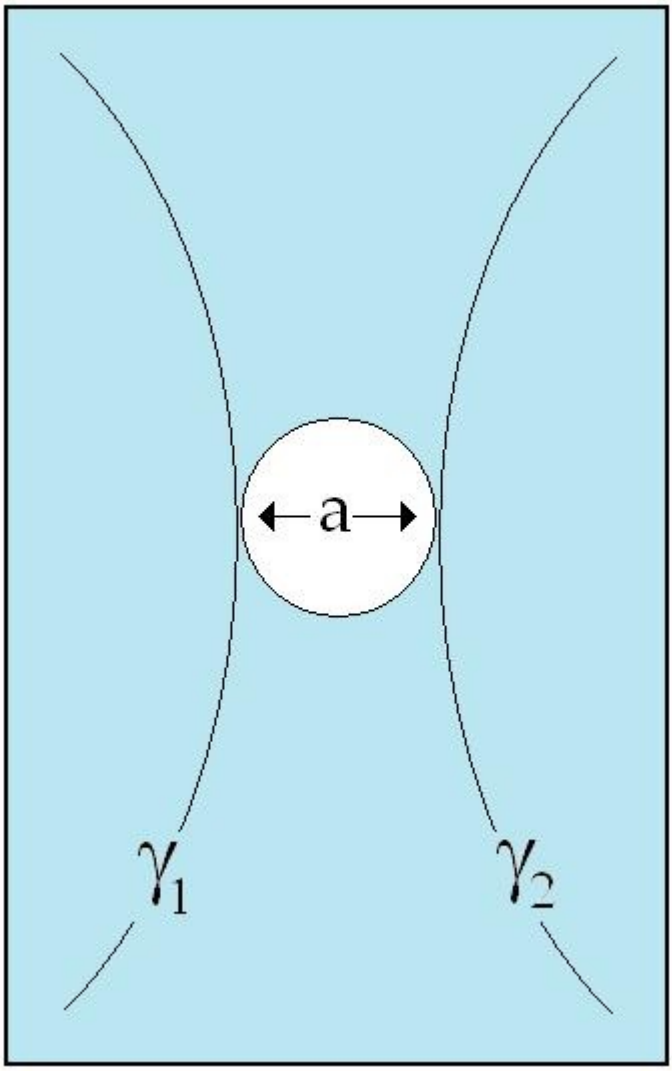
élèves）”（天知道这称呼是怎么来的）—— 这些人当中，我们可不能说，他们在“反思自己”这件事上有什么节制。

这“墙（mur）”，啊，它总是能变成一面“墙镜（muroir）”。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又回到圣安娜，像这样来讲些“东西”（raconter des trucs）。倒也说不上是“发疯（délirer）”，但这些墙——我心里确实一直压着点什么。

> [译注] muroir 是拉康把 mur（墙）与 miroir（镜子）合成的造词，并与下文声音在墙上的 réflexion（反射 / 反思）相呼应。

如果我在时间的作用下，真的能成功地建立起…… 凭借我的**被划线的S（S，被分裂的主体）**、 我的S_1 **（主人能指）**、 我的S_2 **（知识的能指）**、 以及那个**小对象 a（objet a）**， ……一个“存在的 réson”——无论你愿意怎样拼写它（réson / raison / résonance / ré-son），……也许最终，你们就不会把我这声音在墙上的反响仅仅当作一场个人的反思（réflexion personnelle）了。





相关知识卡 《末代皇帝》配乐 Where Is Armo? ・ 安托万・蒂达尔《二千年的巴黎》与“男人与世界之间的墙” ・ Jeu du furet：传递戒指的法国游戏

第4课 · 1972年2月3日

我就继续谈一谈“精神分析家的知识”这个主题。 不过我在这里谈，只是在我之前两次已经打开的那个“括号”里继续下去而已。 我已经跟各位说过：正是在这里，我答应了——应一位学生的请求——今年再次开口谈论；而这是自 63 年以来我第一次重新讨论这一主题。

距离当时已经十年了。拉康1901年出生这时已经72岁了。 十年对于青年来说可能是整个“经验”的1/2或者1/3。而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来说，好像是另外一种分量。

对于小孩来说，好像时间过的比较慢。小学的一个学期与大学的一个学期从体验来说有着很大的差别。 上次我对各位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与包围着我们的东西极其契合： ——“我是在对着墙说话！”确实，关于这句话，我给过一个评注：画了个小小的示意图——取自克莱因瓶——用来安抚那些因为这句「我对着墙说话」而可能感觉被排除在外的人。 正如我长期以来反复说明的那样，人们向墙所发出的东西，具有一种会回响、会反弹的性质。我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对你们说话，当然并无意冒犯任何人，因为归根结底可以说，这种情形并非我的话语所独有。

克莱因瓶的“墙”并没有被区分内外，它仅仅只有一面。 而对着墙说话更多的是在于“回声”。墙话语返回给当场的其他人。

甚至可以进一步解释：墙对于拉康的言说来说是“既定”的，既然无法避免某种“墙”的出现，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对着墙说一些什么呢？ 还是说对面前的墙视而不见，一厢情愿的相信某种“言说的可能性”。 毕竟

在言说的时候，最开始需要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可以在“墙”上找到投影。 圣安娜医院的墙里关着的是过去被认定的“疯人”，而墙外则是代表着理性社会的“精神科医生”。 另外，对着（写有文字的）墙说话。 对着”情书“说话 墙本身作为一个平面，是可以用来书写的，而说话则是语音。 知识可以作为一种中介，讲语音转文字。又或者文字转语音。 因此“墙”不再是简单的阻隔面，话语并未因为“对着墙”而停止运行。 我们可以说“墙的结构“是一种知识吗？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一句话：

人们向墙所发出的东西，具有一种会回响、会反弹的性质。我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对你们说话，当然并无意冒犯任何人，因为归根结底可以说，这种情形并非只属于我的话语所独有。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指桑骂槐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我今天想就这个“墙”作一点说明——这个“墙”绝不是隐喻——我要藉此澄清我在别处所说的那些话。 显然，如果要谈“知识”，倒确实不该在我的研讨课上谈，——这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所说的，并非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精神分析家的知识。就这样！ 为了稍微引入问题、也许给某些人一个提示，我要说：“关于爱情”，不能照人们常说的那样“谈论”；除非以一种愚蠢的方式或卑劣的方式，这只会更糟。所谓“卑劣”，就是精神分析谈论爱情的方式。……所以，“关于爱情”不能“谈论”，却可以把它写出来：这点应当让人警醒。 字母——那个“d’(a)mur”的字母（“a-mur / d’amour”的文字游戏）为接续我上次在这里评论过的那首六行小歌谣，显然，它得首尾相咬；如果它是这样开头的：“在人——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与爱情之间，有一个女人。”接着——如你们所知——那首小诗还往下继续……今天我就不再从头念起了。它的结尾理应是这样的：在最后，在那终点处——有一

面墙：“在男人与墙之间，有……”——正是那 a-mur，那封“情书（lettre d’amour）”。在那种会在某处撞得粉碎、被称作“爱情”的奇异冲动里，最好的就是“字母 / 信件（la lettre）”。正是这封“字母 / 信件”，可以呈现出种种奇异的形态。

大约三千年前，有这么一位人物，显然正处在他声望顶点——就连“爱情上的得意”也正当其时。他在墙上看见了某样东西出现——这件事我先前已经评注过了，我就不再重述——那东西写着：“Mene, Mene… Tekel, Upharsîn”（מנא מנא תקל ופרסין）。通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它念成：“Mené, Thécel, Pharès”。[注1]

[注1] 《圣经·但以理书》5:25 – 28：巴比伦末王伯沙撒宫墙上出现“Mené—Thécel—Pharès”；但以理解作国王的日子已被数算、称量而显出亏欠，王国将被分裂。



相关知识卡 Lettre d’a-mur：情书、对象 a 与墙 ・ 安托万・蒂达尔《二千年的巴黎》与“男人与世界之间的墙”

lettre d’amour（情书） lettre d’a-mur（墙上的字） a-mur 融合了小对象 a（objet a）与 mur（墙），并与 amour（爱）形成谐音；“爱之信”因而也是写在墙上的字。

其实，当我写下 quadripode 这个词时，我自己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保留了它，也说不清为什么。接着我想起，小时候这类半拉丁、半希腊的杂种词有个特定称呼。我很确定自己曾知道那些语言纯粹主义者怎样称呼它，后来却忘了。伊西多尔把希腊语—拉丁语的混

合词称作 notha，这个希腊词原义是“由母系而言的私生子”；不过，这里涉及的是拉丁语—希腊语的混合。[注2]

> [注2] 参见路易·巴塞特《希腊—拉丁语法术语中的双语性》，Peeters出版社，2007年。

你的日子被数算，你被称在天平上显出不足，你的国将被分裂

在他王宫的墙上，巴比伦的末代君王伯沙撒（Balsazar）看到火焰般的文字显现，写下三条警告：“Mené – Thécel – Pharès”，即希伯来文“Mené – Tekel – Parsîn”，意思是：“被称量、被审判、被定罪”。先知但以理将其解释为：“你的日子已经被数算，你被放在天平上称量，显出不足；你的国度将被分裂。” ——《圣经·但以理书》第五章，第 25 至 28 节。 通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它念成：“Mené, Thécel, Pharès”。这里从墙上的文字转向可读性：字形可见并不等于信息已经被读出，读解仍取决于话语位置。不能由此直接把“分析家的知识”定义为语音与文字之间的中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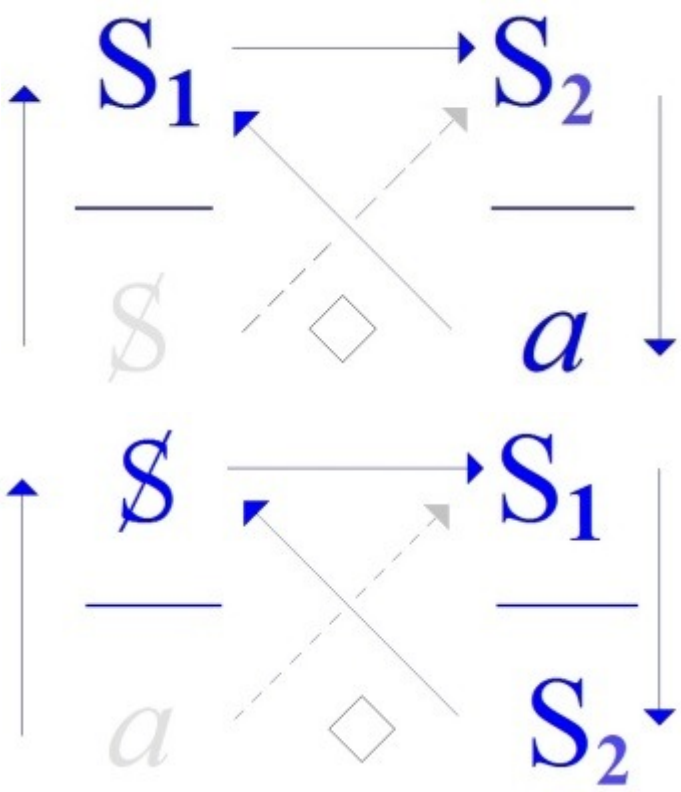
字是：מנא מנא תקל ופרסין 在但以理介入之前，这串字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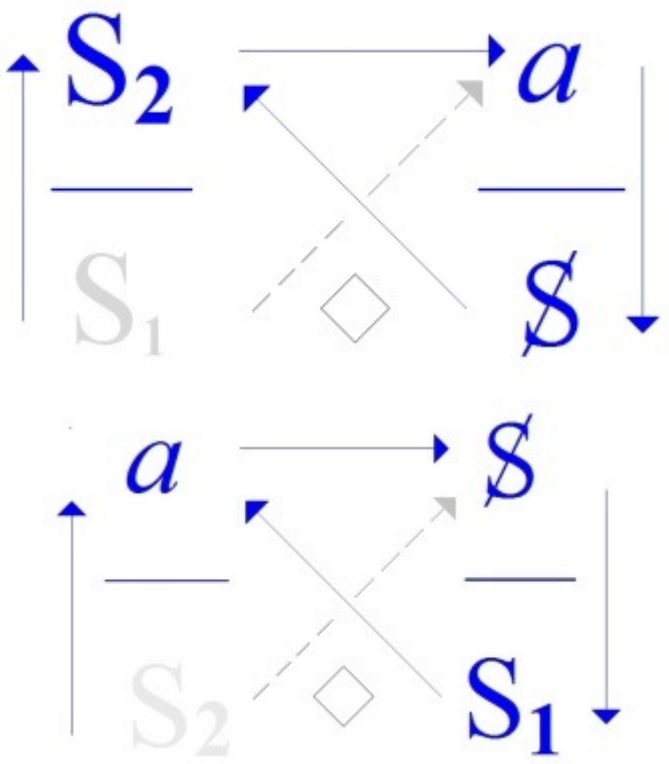
✓ 字母可识 ✓ 词根可识 ✓ 每个词在词典里都成立 ✗ 不构成一句话 ✗ 不构成时间态 ✗ 不构成主体—谓词关系

我之所以把我说的那些“quadripode”称作这个名字，是为了让你们产生一种印象：它们是可以坐上去的……这也算是一种做法——既然当时我是在大众媒体的场合中，就稍微安抚一下人们。[注3] 但实际上，在内部，我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件事，关于我从“四种话语”中所抽取出

来的那个点：这四种话语，是从最后出现的那个话语——分析家话语——的显现中产生出来的。

[注3] 参见拉康《广播》（Radiophonie），载《Scilicet》第2－3期，第55－99页，瑟伊出版社，1970年。





这些词本来可以读成重量单位：

mena（弥拿） shekel（舍客勒） peres（半弥拿）

但以理拒绝了这个读法。 他选择把它们读成**动词的完成式（被动或结果态）**：

Mené → 已被数过 Thécel → 已被称量 Pharès → 已被分割

但以理在这里决定的是时态——完成时。 原文里没有主语，但以理把这句话指向了国王和他的王国。 因此与其说时“先知”，不如说是“宣读判决者”。 或者我们能说——先知就是“宣读判决者”吗？

当那封“情书”（la lettre d’amour）抵达我们手中时……正如我多次解释过的——信件总是会抵达其目的地； 幸而，它们往往来得太晚，而且极其稀罕。也有极少数情况，它们恰好及时到达——那是那些“约会”没有错过的罕见时刻。历史上这种例子并不多见——譬如那个“某个尼布甲尼撒（Nabuchodonosor）”就是一例。

尼布甲尼撒梦见一棵高大的树，被天使命砍倒，只留树根。 但以理解释：这是对王的警告：

因他的傲慢，神将使他疯癫七年，像兽一样在野地吃草； 最终恢复理智并承认“天上的主掌权”。

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以“被数算、被称量”的书写主题为下文铺垫；若把它联系到阉割，只能视为结构性延伸，而不是这段原文的直接断言。他的儿子伯沙撒继位，宴会上使用圣殿的金杯，墙上出现神秘文字（Mene Mene Tekel Upharsin）。 但以理解读为“国度终结”的预兆，当夜巴比伦亡。 → “墙上的字”成了王权覆灭的象征。 尼布甲尼撒听劝，听懂了敲打，于是服了。 而他的儿子没有看懂，于是王权覆灭。

作为开场，我暂且不把这件事推得更远，之后有机会再回来谈。 因为这个我向你们所呈现的“(a)mur”（a-墙 / 爱-墙），说实话，一点也不怎么有趣。 至于我，我只能以“逗乐”为支撑——要么是严肃的逗乐，要么是滑稽的逗乐。上次我已经说明过：那些“严肃的逗乐”将会在别处进行，在一个有人为我提供庇护的地点；而在这里，我保留下“滑稽的逗乐”。 我不知道今晚自己是否还能完全“站得住脚”，或许是因为刚才那一段关于“d’(a)mur（爱-墙）”的开场，不过——我还是会试一试。两年前我解释过某个东西，它在被丢进那条“垃圾大道”（大规模传播）后，被冠上了“四足架（quadripode）”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自己

选的，你们自然会问：我为何给它取了这么古怪的名字？为何不叫“quadripède（四足兽）”或“tétrapode（四足体）”，那样起码不算“杂种词（bâtard）”。

quadripode quadri- → 拉丁语前缀（四） pode → 希腊语后缀（足） 拉丁 + 希腊的混血拼接 这里有没有哪一位知道：像“sociologie（社会学）”或“quadripode”这样， 由一个拉丁语成分和一个希腊语成分拼合而成的词，在术语上是怎样被称呼的？我恳请知道的人把答案说出来！嗯……这可真不太鼓舞人。 因为从昨天开始——所谓“昨天”，也就是说其实是前天——我就开始寻找这个答案；而且由于并不总是能找到，从昨天起，我给大约十来个人打了电话，他们在我看来，是最有可能给我这个答案的人。好吧，那就算了！

就如同1是被2认同之后才确认了1一样。四话语是被分析家话语的出现所确认。分析的知识建立在重新组织过去的全部话语经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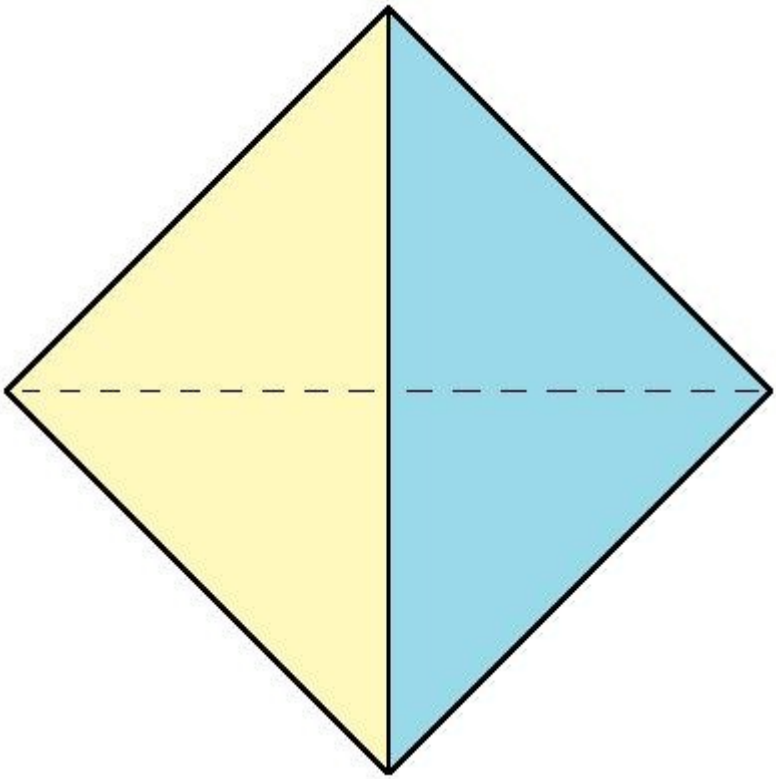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但以理书》的墙上文字与伯沙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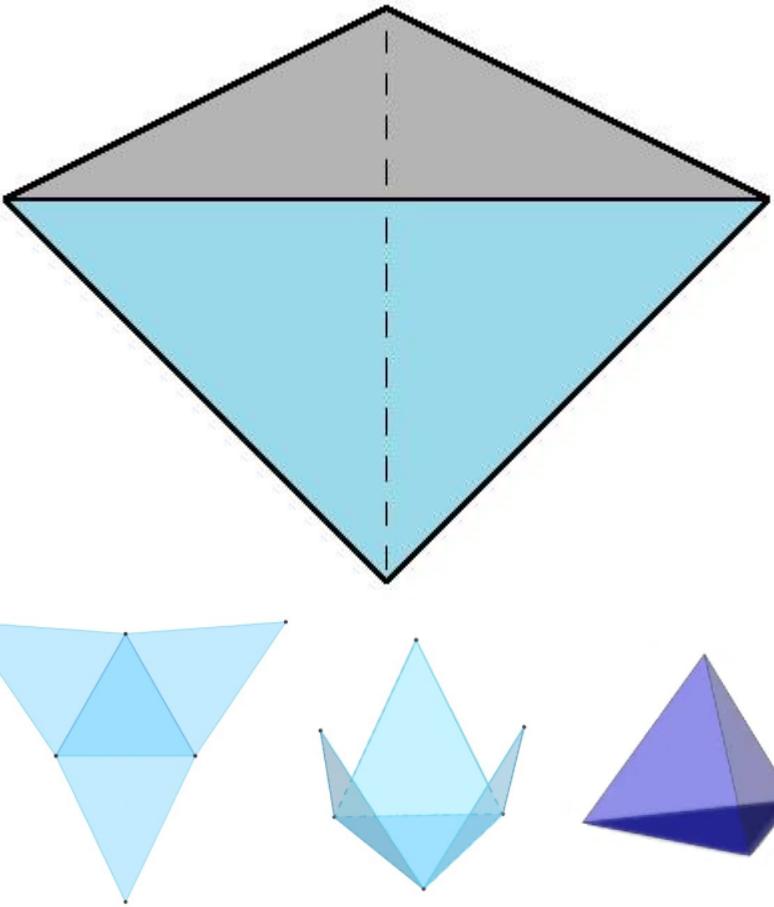
确实，分析家话语（le discours de l’analyste）带来了某种秩序，在当下思想的某种状态之中，正是借助这一秩序，那些出现得更早的其他话语才得以被照亮。 我把它们布置成一种我们称之为拓扑（topologie）的形式。一种极其简单的拓扑——但毕竟仍然是拓扑——因为它是可被数学化的（mathématisable）。而这种数学化以最原始的方式实现：它仅仅依靠四个点的组合（groupement de quatre points），我们将这四个点称作“单子（monades）”。

莱布尼茨单子论里的“单子（monade）”单子有三个特征：

不与外界发生因果交换 不可分割 内部表象整个世界，世界的变化，在每一个单子内部，都有一个“对应的变化序列”。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这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它却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结构之中——我们所处空间之所以成为“空间”，并不存在别的基础。请注意这一点：在我们的空间中，能彼此等距排列的点，最多只能有四个。你永远无法在这个空间中放置五个互相等距的点。

这是指三维的空间中，四个等距点组成的正四面体结构。

这里看到拉康从图像进入到拓扑，并且进一步到数学。 这样的一种路径。 我方才提醒过的那个小小“形体”，目的在于让各位把握我所指之物：倘若这些“四足架”并非四面体，而是四元组，那么“顶点数与表面数相等”这一点，正与我在上一次研讨课上画出的那个“算术三角形”有关联〔1972-01-19〕。如你们所见，想“坐稳”在其上并不轻松：两者都不轻松。

左边那个位置，你们已经习惯了，以至于都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右边的那个位置也并不更舒服：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尖端朝下的四面体（tétraèdre posé sur la pointe）上。然而，一切关于社会支座（assiette sociale）——也就是那种建立在所谓“话语（discours）”之上的社会根基——都必须从那里出发去思考。而这，正是我在前前一次研讨课（mon avant-avant-dernier séminaire）中所明确提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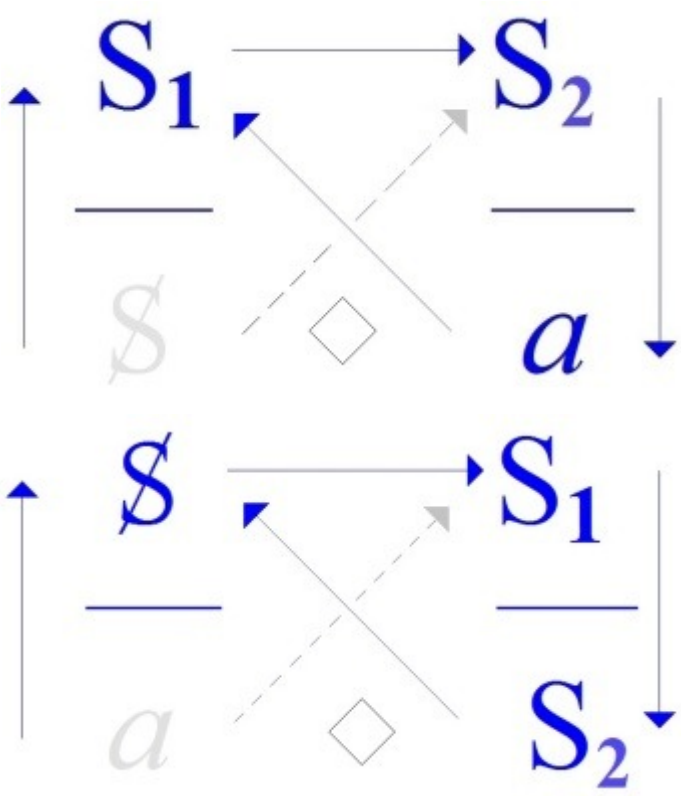
前前一次应该是指精神分析的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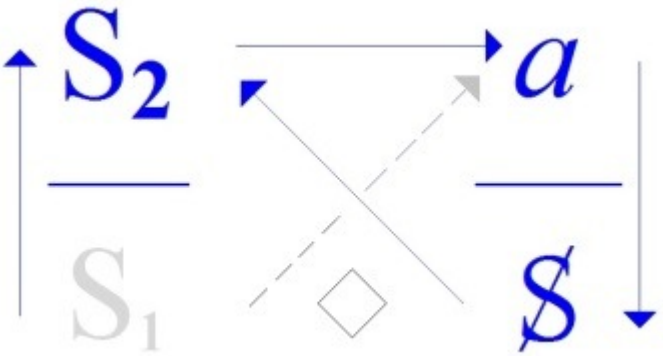
这个四面体（tétraèdre）——姑且以它目前的外观来称呼它——有着一些奇特的性质： 如果它不是那种规则的四面体（régulier），——那种“等距性（égale distance）”只是为了提醒你们“四”这个数在空间中的特性——那么，一旦它成为任意的不规则形（s’il est quelconque），你就会发现，在其中根本无法定义任何对称性（symétr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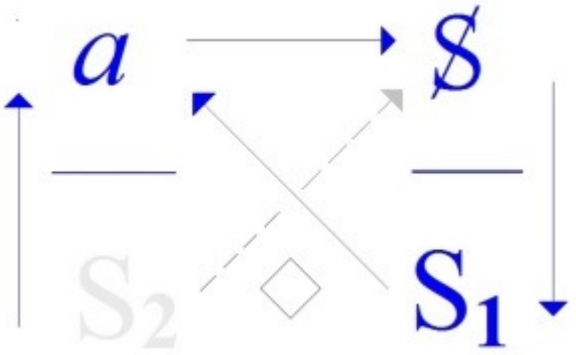
等距性，或者说等边的特性只是提醒了“四”。而四并不意味着“均等”。也就是这里有一种单向推导，因此这里的四，更加是一种拓扑结构的构成要素，而不是数学意义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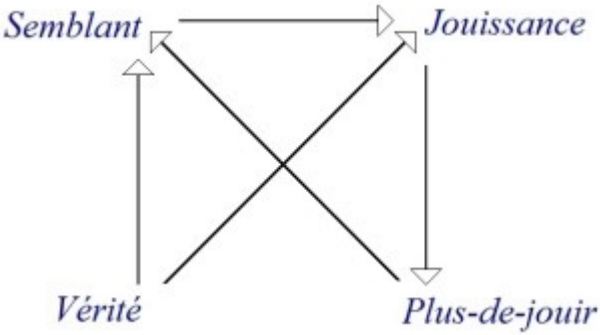
然而，这个四面体有一个独特之处： 如果它的边——也就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些连接各个顶点（sommets）的小线条（petits traits）——被向量化（vectoriser），也就是说，你们在每一条边上标定一个方向

（marquer un sens），那么，只要你们确立这样一个原则：——**任何一个顶点都不享有特殊的“特权”**。因为如果有某个顶点被赋予这种特权，那必然意味着至少还有两个顶点无法享受同样的分配；所以，如果你们这样设定：




S2
a
S1
$


a
$
S2
S1


Semblant
Jouissance
Vérité
Plus-de-jouir

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出现三条向量的汇聚（convergence）于同一点；
在任何地方，也不能出现三条向量从同一顶点发散（divergence）；

那么，你们将必然得到如下分布： — 两入一出； — 两入一出； — 一入两出； — 一入两出。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所谓的“四面体”在结构上都是严格等价的；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去掉其中一条边，你们就能得到我用来示意“四种话语”的那个公式。

依照这一点，可以看到有一个顶点具有这样的特性：发散，且没有任何向量汇入以“供养”它；而与之相对，在对面的顶点上则存在一个三角形的路径。 仅此就足以在任何情形下，凭借一个完全特殊的标记，区分出四个极点，我把它们命名为：真理（Vérité）、假象（Semblant）、享乐（jouissance）与剩余享乐（Plus-de-jouir）。 这正是一切言说功能所由发出的基本拓扑结构，也正因此，它理应被加以阐释。确实，**分析家话语（discours de l’analyste）**天生就是为了让这样一个问题浮现出来： ——“言语（parole）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正是以这样的标题，我引入了那条原本要把我们带到当下这个位置的路径，也就是：对一种新的话语所作的界定。当然，并不是说这种话语是“我的”；在我此刻对你们说话的时候，这种话语事实上已经确立、已经安置在那里，将近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之久了。 并不能因为分析家本人在某些领域里可能拒绝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就认为他不是这一话语的承载者（support）。事实上，“作为承载者”在这里仅仅意味着“被假定如此”。但是，这一话语竟然能够从某个人的声音中获得意义——而这个人恰恰身处其中，这里说的正是我——而且这个人作为主体，与任何其他人并无二致，这一点本身，正是值得我们停下来加以考察的：以便弄清楚，这个意义究竟是从哪里被把握到的。 依照我刚才所提出的这些论述，，“意义

（sens）”的问题，当然在你们听来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我的意思是——似乎“分析家话语”已经足够依赖于“阐释（interprétation）”本身，以至于关于“意义”的问题似乎不需要再被提出。

这里带有反讽：分析家确实会对分析者的言说作出阐释，但阐释并不是给现成的“意义”再作增补，而是使意义的断裂及话语的组织方式显露出来。

相关知识卡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notha 与混成词 ·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确实，面对某种分析的涂鸦，人们似乎想读出——这并不奇怪，原因马上就会明白——各种的“意义”，甚至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层次：也就是说，在那里仿佛听得到回声，听到一种亘古不息的重复——自远古以来就以“意义（sens）”之名传到我们这里的东西；而且不得不说，只有这些形式叠加起来，才会“成其为意义”。 例如，我们凭什么能够理解《圣经》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呢？若是把它与某种神话体系相提并论——无论哪一种——人人都知道，那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滑移。从前一段时间起，严肃的研究者早已不再那样做了。因为只要是严肃研究神话的人都知道，研究的参照点**并不是它们的“意义”，而是神话素（mythème）的组合结构（combinatoire）**。对此，你们不妨参考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我想我已不必再一次提及那位作者的名字了。问题确实就在于：“意义”究竟从何而来？

相关知识卡 莱布尼茨《单子论》中的单子

为了引入“分析话语（discours analytique）”这一主题，我毫无顾忌地借用了所谓的“语言学之开辟路径（frayage linguistique）”。 为了压一压那些可能过早在我周围被点燃的热情，免得大家又掉回到寻常的污泥

里去，我曾提醒过：　任何真正配得上“语言学”这一科学称号的东西，任何看起来是以语言本身——甚至以言语——作为对象的研究，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都是以这样一个条件为前提的：语言学家们在彼此之间立下誓言，永远、永远不再——因为他们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只做了这一件事——哪怕只是远远地，也不再去提及语言的起源问题。而这，正是我在那种引入方式中所给出的诸多“口号”之一，那种引入方式，最终被概括在我这句话里：“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当我说要避免听众重陷入某种泥沼式的歧义时，这并非我自创的说法，而是弗洛伊德本人用过的词，正是他在谈到所谓荣格式原型时所使用的。我现在当然不是要解除那道禁令——绝非要重新去猜想“语言的起源”；我已经说过，我们要做的，是阐明“言语（parole）的功能”。 言语的功能——这点我早就提出过——在于：它是唯一一种以真理之姿安置自身的行动形式。“言语是什么？”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我在说，你在说，甚至“它在说”，就如我所言，“它在说”，这一切是自动发生的，这是一个事实。我甚至要说：它是一切事实的起源，因为任何东西只有在被说出时，才取得“事实”的地位。

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说“当某事被说出（quand c’est parlé）时”。“说话（parler）”与“说出（dire）”之间有明确的区别。那种奠立事实的言语——那才是一个“说出（dire）”；　而“话语（parole）”，即便在并不奠立任何事实的时候，也依然在运作：——当它命令、祈祷、辱骂或许愿时，它都并未奠立任何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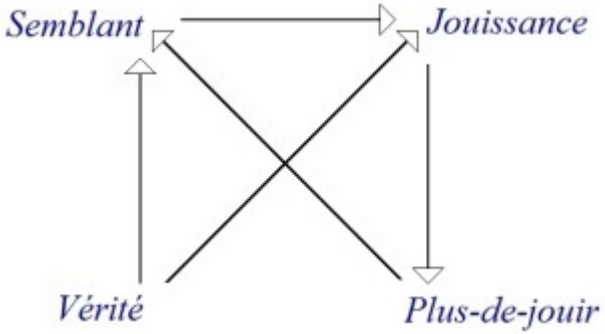
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这样说……那些内容我不会拿到“那边”、另一个地方去讲；　在那里，我幸好会讲更“严肃”的东西。……而在这里，正因为与那份严肃牵连，我总是把话题推进到更尖锐的位置，并且还要一直待在这所谓的“尖端”，就像我上一次研讨班那样……我倒希望下

一次能少点人：那次课一点都不好玩……不过在这里可以稍微笑一笑，这里是“滑稽的消遣”。　在这种“滑稽的消遣”层面上，说话——可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漫画中，总要把“言语”画在飘带上：　言说，就像“蹦起（勃起 ça bande）”的地方……无论有没有“角色（rôle）”！ 这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由此建立起了真理的维度。因为真正的、真正的真理，那种我们恰恰只是随着分析话语才开始得以窥见的真理——就在于：这一话语向任何一个人所揭示的东西，只要这个人以一种轴向的方式投入其中，作为分析中的主体，就在于……请原谅我再次使用这个词；既然我已经开始了，我就不把它丢下——就在于“勃起（bander）”……这正是我在那边——先贤祠广场——所称呼的东西！就在于：“勃起”，与性毫无关系，至少，与他者毫无关系。　“勃起”——我们现在可是“在墙之内”啊——“为一个女人而勃起（bander pour une femme）”，必须直呼其名：这意味着赋予她一个功能，意味着把她当作阳具（phallus）来对待。——阳具，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 注：【绷起 ——原词指勃起（ça bande）】一方面指“绷紧、鼓起、张力出现”；另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性隐喻。

我早已在那边——那个比较“严肃”的场合——向你们解释过它的作用。我曾说过：“阳具的意指（la signification du phallus）”是唯一一个完全平衡的属格结构；　这就是说：阳具——正如今天早上雅各布森（Jakobson）为各位稍微熟悉一点的人所讲的那样——阳具就是意指作用本身（la signification），是语言借以进行意指之物。——只有一个 Bedeutung（指称），那就是阳具。

génitif pleinement équilibré（完全平衡的属格）



语法学中，“X 的 Y（le Y de X）”可有两种方向： 主格属（subjectif）：X 赋予 Y； 宾格属（objectif）：Y 指向 X。 “la signification du phallus（阳具的意指）”恰好双向可读：“阳具的意指”（阳具作为被意指的对象）； “由阳具所发动的意指”（阳具作为意指作用的来源）。 拉康称此结构“平衡”，因为这个属格同时容许主格式和宾格式两种读法；这里不应再把 signification 与 Bedeutung 无区别地都译成“意义”。

阳具就是阳具。——“我的兄长就是我的兄长”。 有一个能指标记着能指的差异起源。这个东西被称为阳具（phallus）。

让我们从这个假设出发，它将相当充分地为我们说明言语的整体功能。因为言语并非总是用于“指称事实（dénoter des faits）”——这是它所能做到的全部范围：我们指称的并不是“事物”，而是“事实”；不过这种情况纯属偶然，只是偶尔发生而已。 大多数时候，**言说（parole）起着一种补偿作用（supplée à ceci）**：正是由于阳具函数（fonction phallique），正是阳具函数，使得人类这里只存在着你们所熟知的那种糟糕的两性关系。而在其他一切地方至少在我们看来，事情似乎都“顺理成章地进行着”。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我那个小小的“四足架（quadripode）”上，在“真理”这一层面上呈现出两样东西，也就是两条彼此发散的向量： — 其一表明：位于右侧末端的那种“享乐（jouissance）”，虽然确实是**阳具式的享乐（jouissance phallique），但不能称之为“性的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 — 其二表明：为了让这些奇特的动物——那些被言语所俘获的存在者得以维持，必须有另一个极点与享乐之极相对应；享乐在这里构成性关系的障碍。我把这另一个极点称作“**假象（semblant）**”。 对于“伴侣”这一方而言，情况同样明晰。如果我们——就像人们每天都那么干的那样——按照他们的性别去钉定标签，那就一目了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各自在这一角色中维持着假象（font semblant）。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他们互相讲给自己听的“故事（histoires qu’ils se donnent）”。[注]

> [注] faire semblant 在日常法语中可以指“假装”，但此处同时承接拉康话语理论中的 semblant：男人和女人在言说中各自占据并维持一种“假象”的位置，不能只理解成有意“装样子”。

然而，至少就言说的功能（fonction de la parole）而言，关键在于必须明确界定这两个极点（pôles）： ——一个是假象（semblant）之极，——一个是享乐（jouissance）之极。 如果在人类那里——按我们那种纯属凭空想象（de façon purement gratuite）的方式——真有一种由性之两极性（polarité sexuelle）所特指、所界定的享乐（jouissance），那早就人尽皆知了！ 也许曾经“被知道过”，整个时代都为此自夸；毕竟，我们确有不少见证，遗憾只是一些纯粹秘传式（ésotériques）的见证：有些时代确实以为自己真知道如何“握住”这回事。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若真存在一种由性别二元直接规定的“性享乐”，它便不必依靠关于两性和谐的秘传叙事来担保。

有一位叫高罗佩（Van Gulik）的人——他的书我觉得相当不错，到处摘引了一些资料……当然啦，和所有人一样，他也主要取材于中国文字传统中现存的那些内容。他的主题是“性的知识（le savoir sexuel）”，我向你们保证，这个主题的范围并不广，也谈不上多么明晰！不过呢，如果你们觉得有趣，可以去看看——书名是《中国古代房内考（La vie sexuelle dans la Chine ancienne）》。但我打赌：你们从那里面绝对找不出任何能对“当今思想状态”有用的东西。[笑声][注4]

> [注4]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中国古代房内考》，伽利玛出版社，1971年。

拉康提及汉学家等权威，是为了讽刺一种知识想象：两性和谐总被安置在遥远而封闭的传统中，却无法从外部得到验证。

我所指出的重点，并不是要说：事情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如今这副样子。或许曾经存在过，甚至也许在某个地方仍然存在——只是奇怪得很：那些地方总是必须非常严格地“证明自己清白”才能进入的地方。据说在那里，男女之间会发生那种“完美和谐的结合”，足以让他们“升上第七重天（au septième ciel）”。——但奇怪的是，我们从来只能从外面听到这样的传说。

“只能从外部听到”强调的是这类和谐说法无法由可进入、可检验的经验来证实；原文并没有把进入条件规定为死亡。

但更奇怪的是，这个信息如何被传到外面的？ 如果进不能出，那么这一信息如何被传出去的？ 如果不是只能进不能出，那么为何又只能“从外部听见”这种传说。 这里的“外部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点。你不

会只在考虑性享乐的时候才想着如何翻入这堵高墙吧。 相反地，有一点十分清楚：按照我所界定的其中一种方式，即每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其实更多是与那个大Φ（grand Phi）发生关系，而非直接与“他者”。这一点在我们观察所谓的“同（homos）”时，就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这词真巧，得益于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双关：homo（人，相同，同性恋者）——**ecce homo(瞧，这个人)**，如我常说的那样（笑）。毫无疑问，“这些 homos”，他们勃起得更好、更频繁，也更坚挺。

> 注：【ecce homo】拉丁语，意为“看哪，这个人！”。是源自《圣经》的一句著名拉丁文，由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在鞭打耶稣后向人群展示受苦的耶稣时所说。尼采以《Ecce Homo》为书名，即——《瞧，这个人》。

这件事确实有些耐人寻味，但毕竟是个事实；对一个有点耳濡目染、听过一段时间的人来说，这点毫无疑问。不过你们可别搞错了：homo和“homo”，还是有区别的，对吧！［笑声］我说的可不是安德烈·纪德！千万别以为安德烈·纪德就是一个homo！ 这便引出了接下来的问题。别松开那条线索——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意义（sens）”。要让某件事情在当今思想的状态（l’état actuel des pensées）中显得“有意义”，说来遗憾，前提是：它必须被摆成“正常”的样子。

正因为如此，安德烈·纪德才希望“同性恋”被视为正常。而且，你们或许也有所耳闻：沿着这条路，拥趸成群——没多久，这一切就会被罩到“正常”的钟罩之下；甚至会出现新的来访者跑来对我们说：“我来找你们，是因为我骑得不够正常！”【笑】这下可要堵车了！【笑】

« je ne pédale pas normalement »（我骑得不够正常）：俚语双关。pédaler 是“骑车”；此处又借 pédale 作为对同性恋者的贬称，延续前面对同性恋被纳入“正常”的讽刺。

精神分析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如果“正常（normal）”这一概念没有在历史的种种偶然事件之后获得如此广泛的延伸，它根本就不会诞生。弗洛伊德所接收的所有病人——不但如此，仔细读他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当时进入分析的一个基本条件，至少在一开始，是必须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弗洛伊德在文中就明白写过这一点。我得特别强调这一点：尽管我对所谓的大学话语（discours universitaire）说过不少坏话，而且理由充足；但不管怎样，正是大学话语，滋养了分析家话语（discours analytique）。

这里隐含了一层意思——只有被视为正常的东西才能被认为有意义。而大学话语规定了这个所谓“正常”的区间。关于“大学话语”与“正常”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这些没有被纳入“正常”，产生意义的内容，在网上好像被统一称为“抽象”——不make sense。能建构起“抽象”这个概念正是由于大学话语的确立。 你们已经无法再去想象了……我这是想让你们去想象某样东西——如果你们还有这个能力的话，也许，在我声音的牵引与训练之下，你们还能做到一点点——你们甚至无法想象，那种正因为这个缘故而被称作“古代”的时间区域，在那里存在着 δόξα（doxa）——你们知道的，就是《美诺篇》里谈到的那种著名的 δόξα，“不是吧，不是吧”［笑声］——在那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并非大学性的 δόξα。 在当下，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种 δόξα——无论它多么琐碎、多么跛脚、踉踉跄跄，甚至愚蠢到近乎可笑——不被安置到某个大学教学体系中的情况！不存在这样一个例子：某种意见，不管它多么愚蠢，没有被标记出来，甚至——正因为它被标记出来了——反倒被拿来教授。结果呢？这一下，全都乱套了！

意见失去了意见的位置，要不被归为“不正常”，要不直接被大学话语吸收，被当作知识在教学体系中传播。

相关知识卡 正确意见介于知识与无知之间

因为，当柏拉图谈到“δόξα（doxa，见解 / 舆论）”时，他实际上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作为一个试图奠定“科学（science）”基础的哲学家，他发现：这世上随处可见的“见解（doxa）”，其中确实存在一些真的。　　当然，他根本说不出为什么——任何一位哲学家也都说不出——但没有人怀疑这些 δόξαι 是真的，因为真理这东西，就是会自行强加出来。这就构成了一种语境，一种与任何被称作“哲学”的东西都完全不同的语境：在那样的语境中，δόξα　　并未被规范化。在古代话语中，根本找不到“规范（norme）”这个词的任何痕迹。这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东西，而且理所当然，还特地跑去找了一个使用频率极低的希腊词来给它命名！

> 【δόξα】希腊语，意为“意见”“看法”“信念”Doxa 属于感性与意见的层次，并不是真理。 而拉康这里指出柏拉图自己也察觉到，某些 doxa 竟然是真的。拉康这么察觉的依据便是，柏拉图对于“见解”不知如何处置。

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看清：分析家话语并非偶然出现！它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紧急的状态，只有在那样的边缘境地，它才被“逼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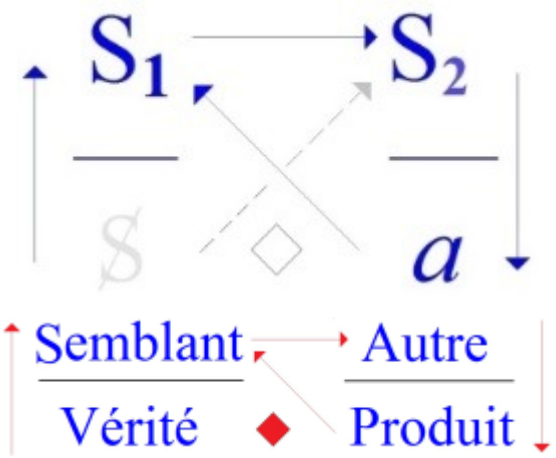
理所当然——既然这里说的是“分析家话语（discours de l’analyste）”，它就如我所命名的那四种话语一样，应当以宾格属格（génitif objectif）的意义被理解。——“主人话语（discours du Maître）”，就是“关于主人的话语”；我们早在哲学史的顶峰——黑格尔那里——已经看到它的全部展开。——“分析家话语（discours de l’analyste）”也是如此：这是“关于分析家的话语”；分析家本人就是那个小对象 a，正如我

常强调的那样。 这当然使他很难清楚把握自己的位置；但另一方面，也轻松得很，因为那正是“假象（semblant）”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位纪德（Gide）……为了继续这条编辫子（tresse）的线索：我先拿他来讲，一会儿再放下，之后我们还会再回过头来谈，如此反复。——这位纪德，因为他毕竟是个典型，可他一点也没有把我们带出这桩小事，恰恰相反，他让我们更陷进去！ 他的那桩“事”，其实是一桩“被欲望”的事（affaire d’être désiré）——这在分析工作中是常见得不能再常见的。有些人，在他们的幼年时期，缺乏“被欲望”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他们后来的人生中，会不断去做些事情，好让这种事终于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情形——极为普遍。

相关知识卡 正确意见介于知识与无知之间 ·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不过，我们仍得好好划分清楚这些东西（cliver les choses）。这些事和“话语（discours）”息息相关。它可不同于那种在狂欢节上随处喷涌的闲言碎语。话语与欲望之间，存在着最紧密的关系。 也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得以——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孤立出小对象 a 的功能。 这是一个关键点，说真的，至今人们还没有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不过，这事会慢慢来的。小对象 a 正是说话之在一旦被卷入某种话语时借以得到规定的东西。 他完全不知道，真正规定他的正是小对象 a。他被规定成什么？被规定成主体；也就是说，他作为主体而分裂，成为欲望的猎物。

这看似发生在与颠覆性言语相同的地方，实际上却完全不同：它有规律地进行生产——严格说来，以数学的方式生产小对象 a，使之成为欲望之因。



这正是我曾经称之为——你们都知道——“转喻对象（objet métonymique）”的那个东西：它贯穿于整个话语的展开过程中，在那条或多或少连贯的言说链上奔流不息，直到某个地方卡住，整件事以一场彻底的失败收场。 然而，事情依然是这样，也正是在这里（这才有趣）我们才得出了“原因（cause）”这个观念。我们之所以相信：在自然界中，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正是被我们那套没完没了的自言自语所造成的。——对，就是这么回事！ 在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身上，一切迹象都表明事情确实如我刚才所说。首先，是他与那个“至高他者（Autre suprême）”的关系：千万别以为——绝对别以为——尽管他自己说过那么多，那位“大他者（grand Autre）”对他就没有任何影响。 在这一点上，当那东西（a）开始成形时，纪德其实对它已有一种明确的概念化：他所理解的那个“大他者（grand Autre）”的快感（plaisir），恰恰在于——搅乱所有“小他者”的快感！ 由此可见，他其实心里非常明白——在那当中确实存在一个令**他烦扰的点（point de tracas）**，而这个烦扰，显然也拯救了他脱离童年的被遗弃感（délaissement）。他与上帝之间那些种种调侃、挑逗、

戏弄（taquineries），其实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补偿机制（fortement compensatoire）——对于一个在起步阶段就如此艰难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弥补。这可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特权——是啊……【带着意味深长的叹息】

不论他怎么说这事，或者用这事怎么说他自己的种种。 上帝这个位置对于他来说总是有一些什么意义。

我曾经开始过——只讲过一节课，一个所谓的"研讨班（séminaire）"—— 内容是关于"父之名（Nom-du-Père）"的东西。 理所当然，我是从天父他自身（le Père même）谈起的。我曾讲了一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讨论的是——上帝的享乐（la jouissance de Dieu）。而我之所以称那是一次"神秘的戏谑（badinage mystique）"，正是为了此后再也不谈这件事。 毫无疑问，自从出现了那位唯一的上帝——总之，就是那位在特定历史时代中出现的"独一之神"——他，正是那个搅乱他人快感（plaisir des autres）的存在。真正算数的甚至只有这一点。——当然啦，也曾有伊壁鸠鲁学派（Épicuriens），他们竭尽全力去教授一种方法，教人如何不让自己的快感受到干扰；结果呢？彻底失败了！——还有另一群人，叫作斯多葛派（Stoïciens），他们主张："相反，应当全然投入于神圣的快感（plaisir divin）。"可那也同样失败——你知道的，它始终只能在两者之间摇摆（ça ne joue qu'entre les deux）。[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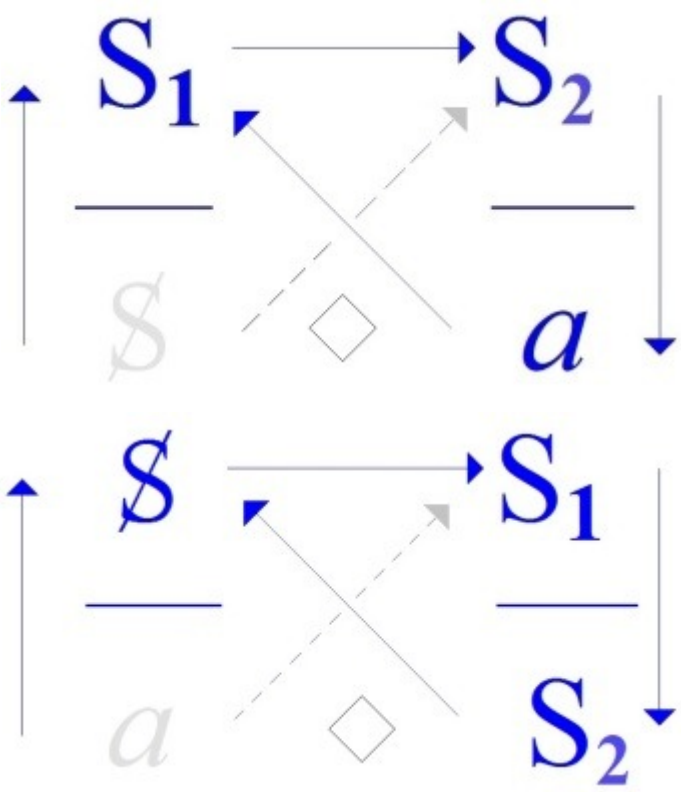
> [注] 这里不是在概述两派的完整教义。拉康把伊壁鸠鲁派"不让各自的快感受扰"与斯多葛派"投身神圣的快感"反讽地并置起来，重心在于：两种方案都没有消除使快感不得安宁的"烦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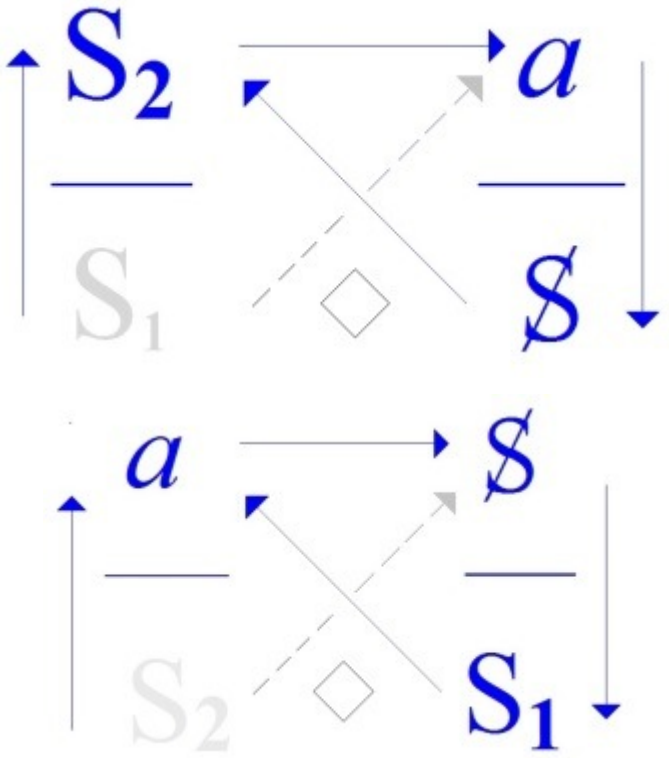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阿里斯托芬的球形人神话 ·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 · Ecce homo：约翰福音与尼采书名 · 拉丁语 homo 与希腊语 homós 不是同一词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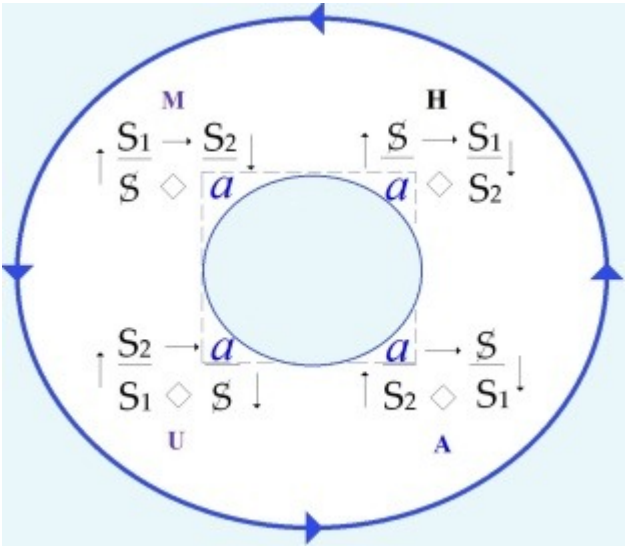
真正起作用的，是烦扰！有了这个，你们所有人都处在自己的自然栖居区之中。你们当然谈不上在享乐，那样说就太夸张了，何况无论如何，那都是过于危险的；不过嘛，也不能说你们一点快感都没有，对吧？而且，原初过程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 这一切又把我们逼回了墙角：——到底什么是“意义（sens）”？嗯，倒不如重新从“快感（plaisir）”的层面出发——从那种“他者给予你的快感（le plaisir que l'autre vous fait）”出发。这种情况很常见，而在一个更高雅的领域里，人们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作“艺术（l'art）”。【笑声】 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地重新审视那面“墙（mur）”，因为在“意义（sens）”之中，有一个被照亮的区域（zone bien éclairée）。例如，那位大家熟知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éonard de Vinci），就让这一带区域照得分外明亮。他留下了一些手稿与小玩意儿，并没有在博物馆里堆满多少作品——但他确实说出过一些深刻的真理（profondes vérités），是所有人都应该时常记起的。 他曾说过一句话：“看那堵墙（Regardez le mur）”——就像我说的那样……而从那以后，他便成了家喻户晓的“家庭版达·芬奇（Léonard des familles）”，他的手稿如今成了逢年过节的礼品。出了那种豪华版的文集（ouvrage de luxe）——连我都被送了一套，你想想看！不过这可不代表它就“读不懂”啊（笑声）。于是，他（达·芬奇）在那里面解释道：“仔细看看那堵墙吧。”——就像这儿一样，只是这堵墙有点脏罢了。 如果这堵墙保养得更好一点，上面就会出现水渍（tâches d'humidité），甚至霉斑（moisissures）。而按照列奥纳多（Léonard）的说法：要是墙上真的有一块霉斑，那正是一个极好的契机（belle occasion），可以把它变成一位圣母，或者一个肌肉健壮的运动员…… 这甚至更合适，因为在霉斑里，总会有阴影与凹陷（ombres, creux）。——这点极其重要：要意识到，在墙上存在着一类会诱发“形象（figure）”出现、会促成所谓艺

术创作（création d'art）的东西。那块斑点本身就是具象本身（le figuratif même）。不过，我们还是得弄清楚，刚才所说的那些“墙上的污迹”，与另一种也会出现在墙上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侵蚀的痕迹（ravinements）——这并不仅仅来自“言语（parole）”，虽然确实是从那里开始的，总是那样开始的——而是来自话语（discours）。换句话说：我们该问——墙上的霉斑与书写（écriture），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相关知识卡 列奥纳多·达·芬奇关于墙面斑迹的建议 · 拉丁语 homo 与希腊语 homós 不是同一词根




S2
a
S1
$
a
$
S2
S1



墙上的字迹与墙上的霉斑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字迹好像会指向某种意义，而墙上的霉斑就没有意义了吗？ 似乎并不是这样。后面我会提到“黏菌”留下的痕迹具备某种“意义”。或者说“符合某种理性”。 反过来说，字迹之所以可以被看作是字迹，必然是基于某种“形状”经由“知识”的辨认，从而转变成可以被识别的文字。 霉斑的形状与文字的形状是同一个层面的东西吗？ 而另外是否有这种可能，字迹被错认成为一种“痕迹”，或者痕迹被错认成“字迹”呢？ 其中的区别不在于这些“印记”是划痕，侵蚀的痕迹还是别的什么。而是看到这些痕迹的人是否认同这些痕迹背后是否还存在着一个“说话之在”。 进一步延伸，伯沙撒竟然认出这是字迹，但不理解其中意义——他认出了自己背后的存在着什么，但是他拒绝理解其中的意义，或者

试图否认其中的那个“绝对的他者”。　即便是“霉斑”，也并不影响主体在其中认同某种“意义”。或者说当其意义展现的时候，似乎其背后那个若隐若现的“存在者”就要呼之欲出了。　这段话，想必在场有不少人会感兴趣。因为——我想——离现在也没多久（虽说这事也开始显得“陈旧”了），那时有很多人热衷于**在墙上写东西——写情书（lettres d'amour sur les murs）**。那真是个非常美妙的时代（un vachement beau temps）。有些人至今仍未能从那段时光中走出来——那个还能在墙上写字的时代。当时甚至还有一家叫“Publicis”的广告公司搞了个噱头，从中得出一句口号：**“墙也会说话（les murs avaient la parole）。”**——仿佛这真的会发生一样！（讽刺语气）

墙上书写的口号标语似乎总是带有某种反叛的意味。

我只是想指出一点：最好墙上什么都不要写。那些已经写在上面的东西，甚至也该把它们抹掉。——比如说，“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 Égalité – Fraternité）”，这实在是下流（indécent）！——还有那句“禁止吸烟（Défense de fumer）”，也完全不成，尤其是因为大家都在抽烟——这简直是战术上的错误（erreur de tactique）。

我刚才已经说过，在谈到那封“墙上的字/情书（lettre d'(a)mur）”时就提到过：凡是被写下的东西，都会强化那堵墙。这并不一定构成反对理由。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该以为书写是绝对必要的。　尽管如此，它依然有其作用的，因为如果从未有人在任何一堵墙上写下过任何东西的话，不论是这堵，还是别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朝“墙的彼岸”迈出哪怕一步。

你们看，今年我将不得不稍微和你们谈到一件事情：那就是逻辑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我现在就直接告诉你们，在我们现有的认知中，墙之

外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实在界（le Réel），而它正是通过不可能性来显现自身的，通过那种无法在墙之外被抵达的不可能性。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实在界。 我们究竟是怎样才会想到这一点（实在界）的呢？可以肯定的是——**语言在其中起了部分作用（le langage y a servi pour un bout）**。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试图搭起一座小桥，这座桥的开端，你们在我前几年的研讨课中已经看到过，它的目标是：弄清“‘一（Un）’是如何登场的（comment est-ce que l’Un fait son entrée）”。我在三年前就已经用两个符号表达过这一点：S_1 与 S_2 。——第一个符号，我这样命名，是为了让你们从中听出一点“主人能指（signifiant-maître）”的意味； ——第二个符号，则指向“知识（savoir）”。 不过，**如果没有 S_2 ，S_1 会存在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要有 S_1 ，首先必须已经有“两个”（ils soient 2）。我在上一次研讨课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并指出：无论如何，即便只是为了让“一个”得以出现，也至少必须有两个：0 与 1。——人们常这么说：“零与一——那就是两个。”但这“两个”的关系，正是在那种意义上被称为“不可跨越的（infranchissable）”。

不过，当人站在逻辑学家的位置上时，这道界限是可以被跨越的，正如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的，我是通过援引弗雷格来说明这一点的。但我仍然希望你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跨越”其实是轻飘飘地一脚迈过去的。而我当时就提醒过你们，而且我之后还会再谈——这里面**可不止一步那么简单（plus d’un petit pas）**。不过，重要的并不在这里。很清楚的是——你们当中或许有人今天早上才第一次听说过那位数学家**勒内·托姆（René Thom）**。他并不赞成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逻辑——也就是说，在墙上运行的那个话语（le discours qui se tient sur le mur）——足以奠定“数（nombre）”，也就是说数学的起点。 相反，在他看来，可以通过数，通过代数、函数、拓扑，来说明、来交代

——不仅是那些被描绘在墙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本身，正是生命本身，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它从霉菌那里开始；也就是说，可以用数学的这些形式，来说明生命场域中所发生的事情。

我还会再回到这一点向你们解释：正是因为他在某些数学函数中，重新找到了那些曲线的描迹。这些曲线，正是最初的霉菌在向上生长、最终上升到人类之前所呈现的轨迹——正是这一事实，把他推向了一种外推：即认为拓扑学或许能够为自然语言提供一种类型学。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当下是否已经可以被裁断。我会尽力向你们说明，它在当前所产生的影响处在什么位置，仅此而已。

我所能说的是，无论如何，墙的分裂这一点是确定的：——在墙的这一侧，确实安置着某种东西，我把它称为：言语与语言；——而在墙的另一侧，有什么在运作着，也许是以一种数学的方式在运作；……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可能对这一点有别的理解方式。科学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建立在“量”之上，而是建立在数、函数与拓扑之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有一种话语，它被称为“科学”，它已经设法在墙的背后把自身建构了起来。

不过，我必须明确说出一点——而且在这一点上，我自信与科学建构中最严肃的部分完全一致： 那就是，凡是以代数或拓扑术语所构成的任何东西，都严格地、绝对不可能被赋予哪怕一丝一毫的“意义”。

对于那些站在墙前的人来说，他们沉迷于那些霉斑，因为斑迹如此适合被转化成一位圣母，或一个运动员的背影——对这些人来说，那里面确实“有意义（du sens）”。

但很明显，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混沌的意义（sens confusionnels）**。归根结底，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在欲望的琴弦（lyre du désir）上激起回响，——直截了当地说：在情色（érotisme）上。

但是，在墙前还发生着别的事情，而这正是我称之为话语的东西。在我所列举、所命名的这四种话语之外，曾经还存在过其他的话语；不过，这四种话语之所以被规定为四，正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必须让你们立刻看出：它们之所以如此被规定，正是作为“只有四个”的那四个。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曾经还存在过其他话语，只是我们如今对它们已经一无所知，除了这样一点：它们的效应、它们的痕迹，最终都汇聚到了这仅存的四种话语之中。这四种话语，正是围绕着 a、S1、S2 的轮转而被结构起来的，甚至还包括那个主体 [S]——那个为此“付出代价”、为这场运作收拾残局的主体。正是通过这一轮转，通过这些要素依次在这四个顶点之间的移动，我们才得以从中分离出某些东西，用来为我们自己定位、辨认方向。

这是一种东西，它向我们呈现出当下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联结是如何以话语为基础而被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结构中，无论你占据的是哪一个位置。——是主人的位置，是奴隶的位置，是产出物的位置，还是那个支撑整个运作的位置。无论你身处其中的哪一处，你都永远只是一无所知。 意义是从哪里涌现出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索绪尔所作出的那一道区分也许并不精致——才显得格外重要： 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正如雅各布森今天早上所提醒的那样。而且这并非偶然，索绪尔在这里所继承的，正是斯多亚派在这类操作中所采取的那种非常特殊的立场。这里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能指与所指结合起来，也不在于由所指来帮助我们辨认能指自身的特殊性；而在于一个能指的所指——也就是我刚才用那些小字母来标示的东西 [S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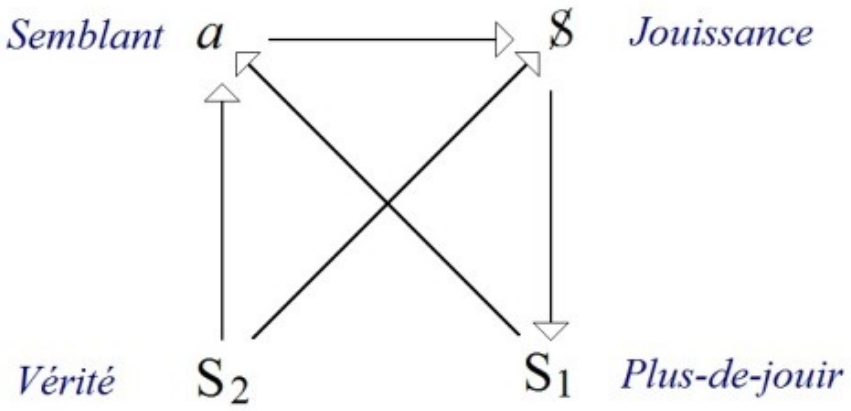
S1]。 一个能指 [S1] 的所指 [S2]，也就是我们在其上挂接某种看起来像“意义”的东西的地方，它永远来自于同一个能指在另一种话语中所占据的位置。 正是这一点，在分析话语引入之初，让他们所有人都昏了头：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可怜的人啊！幸好，在我的“照料”之下，你们并不处在这种状况之中…… 如果你们真的理解我在别的地方——也就是在我严肃发言的地方所讲的那些东西，你们简直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甚至正是你们不相信自己耳朵的缘故：实际上你们是理解的，只是，你们仍然与之保持着距离。 而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析话语还没有真正抓住你们。这终究会到来，可惜的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 不过，我还是想说一点关于分析家的知识的事情，前提是：你们不要就停留在这里。如果我的朋友勒内·托姆，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通过对复杂数学曲面的切割，找到某种类似于图样、条纹的东西，或者说，他同样把这些称为尖点、鳞片、褶皱、折叠，并且能够把它们用于一种真正引人入胜的用途…… ——如果换句话说，在某种“切片”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它只在能够被写成“存在一个 X，使其满足函数 F(X)”这一形式时才存在； ——如果他能够如此轻松地做到这一点，那么依然有一点不可回避：只要这种操作还不能穷尽性地说明他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向你们解释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日常语言以及围绕着它的语法，那么，就仍然会留下这样一个区域，我称之为“话语的区域”，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分析投射出了一道非常强烈的光。

那么，在这一切之中，究竟有什么能够作为知识被传递？总得做出选择。 是数在知道：它们之所以知道，因为正是它们使这种被组织起来的物质在某一个点上发生了激发、运动——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追溯的点——并且它们持续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我们把“意义”安插进这里，所采取的方式极其滥用。 至于那种关于进

化、完善的整套观念，在那条被假定出来的所谓动物链条之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能够证明那种被宣称为连续的适应过程。以至于，人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一点，转而说：反正，能够通过的，就是那些确实通过了的。人们把这称作“自然选择”。　这在严格意义上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它只是从一种海盗式话语中借来了一点点意义而已，那么，为什么非得是这一套说法，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呢？　对我们来说，最清楚不过的一点是：一个生命体并不总是很清楚，该如何对待自身的某一个器官。而归根结底，这或许只是分析话语所揭示出来之事的一个特例：也就是阳具所具有的令人尴尬的一面。　至于是否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正如我在本次发言一开始就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存在于这一点与在言语之中被酝酿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对应关系，对此，我们无法再多说什么。　在我们所处的思想的当下状态这一点上……这是我第六次刚刚使用这个说法了；显然，这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困扰，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回头再谈的问题，因为这个所谓的“思想的当下状态”，我把它当成一件家具来看待——而这确实是真的，对吧？说思想像最新的小玩意儿一样受到严格规定，这并不是一种唯心主义。……总之，在思想的当下状态中，我们看到歇斯底里话语；而当我们真正按其本来面目去倾听它时，就会发现它与一种奇怪的适应紧密相连。因为，如果所谓的阉割这一套说法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在人的情形中，阉割成了通向生存的适应方式。这是不可思的，但它却是真的。　也许这一切不过只是一个人为的装置，一个话语的人工产物。至于这个话语——它如此擅长于补全其他话语——这个话语之所以能够站得住，也许只不过是一段历史阶段而已。　中国古代的性生活或许还会再次繁盛，在那之前，它还得吞没相当数量的肮脏废墟，事情才会发生。但就当下而言，我们所带来的这个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归根结底，这个意义本身就是一个谜，而且，正因为它是意义，

它才成为谜。　在某个地方，就在我曾经让其出版过的那一卷书里，也就是那本叫作《书写集》的书的第二版中，有一段小小的补充，标题叫作《主体的隐喻》。我曾经很长时间里反复玩味这样一句话，这是我那位亲爱的朋友佩雷尔曼非常喜欢的一种说法：“一片伪科学的海洋”…… 人从来都无法完全确定，我建议你们就从这一点出发，去揣摩我在“开玩笑”的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一片伪科学的海洋”，这也许正是分析家的知识，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如果恰恰正是从它的这个视角中，才沉淀出这样一件事：科学没有意义；而且，任何一种话语的意义，只要它只是由另一种话语来支撑，就只能是局部的意义。如果真理永远只能被“半说”，那么，这正是核心所在，这正是分析家之知识的本质所在。

这是因为在那个位置上——在我称之为四足架或四足体的结构中——在真理的位置上所站立的，是　S2。这个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始终必须被置于质疑之中的知识。不过，就分析而言，有一件事必须被坚持：确实存在一种知识，它是从主体自身之中被引出、被抽取出来的。在享乐的位置、极点上，分析话语放置的是 S（被划杠的主体）。正是在绊倒之处、在失败的行动中、在梦中、在分析者的工作之中，这种知识才得以产生。这种知识，并不是被假定的知识；它是一种失效的知识、残余的知识、替代性的知识：这就是无意识。而正是这种知识，我在这里加以承担、加以界定，以表明它不能被安置在别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特征，出现在这一结构的浮现之中——它只能被安置为主体的享乐。



相关知识卡 正确意见介于知识与无知之间 · 拉康《主体的隐喻》与“一片伪科学的海洋” · 勒内・托姆与突变理论 · 达利《水仙的变形》 · 黏菌网络与东京铁路实验

第5课 · 1972年3月9日

我向你们道歉，这是我第一次迟到。我先说明一下：我生病了。你们在这里，我也在这里，这对你们来说倒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是说，在一点低烧和几种药物的作用下，我感觉异常地好，所以如果哪一刻，这种状态突然发生变化，我希望那些听我讲了很久的人，能够向新来的人解释：这真的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

那么，今晚我将试着，处在你们所期待的那个层级上，也就是你们在这里所期待的——我曾说过，我在这里是“自得其乐”的。这并不保证始终保持同一种语调。还请你们原谅：那绝不会是因为我那种“异常的状态”。而只会取决于我今晚打算对你们说的内容所遵循的那条线索。在别的地方，显然，我很少顾及我的听众。如果在座的有几位——我看见确实有几位——还记得我上一次谈到的内容：我当时谈到的，概括来说，是这样一件事情：我用博罗米安结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一条由三个环构成的链条，其结构是这样的：一旦将这条链中的任何一个环拆开，另外两个环便无法再有哪怕片刻能够维系在一起。这属于什么层面的问题？

我确实被迫要向你们解释这一点，因为说到底，我并不确定把它就这样赤裸裸地、极其简单地抛出来，是否就足以让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个关于无意识成立条件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被提出给语言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这正是一个尚未被裁定的问题。语言是否应当从它的语法来加以把握？如果是这样那便确定无疑，它就属于拓扑学的范畴…… 某人提问：什么是拓扑学？ 拉康：啊，什么是拓扑学？

这位提问的人可真是好心！拓扑学是一种具有数学定义的东西。拓扑学首先是通过非度量性的关系来加以处理的……

相关知识卡 拓扑学、度量与同胚

某人提问：这是什么意思？

……通过可变形的关系来处理。确切地说，这正是那种柔性的圆环的情形，这些圆环构成了我那句：“我向你请求——拒绝我——我所给予你的东西。”每一个环本身都是一个封闭的东西，是柔性的，而且它之所以能够成立，只在于它被同其他环锁链式地联结在一起。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独自支撑自身。这种拓扑学，由于它被纳入数学，因而与某些关系相连……这正是我上一次研讨班所要证明的内容……它所关联的，是纯粹能指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三个项作为三个而存在，我们才看到：由于第三者的在场，在另外两个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这，正是博罗米安结所意味着的东西。 还有另一种进入语言的方式，而且显然，这一问题具有现实性。它之所以具有现实性，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我已经点名提到过他……我是在罗曼·雅各布森之后才点名他的， 但也如同常见的情形那样，在那之前我就已经认识他了，也就是一个名叫雷内·托姆的人。而这个人，概括来说，当然，这并非是在没有先期开辟某些路径的情况下……尝试从语义的路径来进入语言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从能指的组合出发——那种组合，纯数学可以帮助我们把它构想为这样的结构——而是从语义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并非不借助数学，而是在某些曲线之中——我可以这么说——在从这些曲线中推导出的某些形式之中——我再补充一句——去寻找某种东西，借此使我们能够把语言设想为——我再说一句——某种类似于物理现象之回声的东西。 例如，可以从这样一种设想出发：在那种纯粹而简单的共振现象的传递之中，会被构造出某些

曲线；这些曲线为了在若干基本关系中取得效力，会在次级层面上彼此聚拢、趋于同质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被纳入同一个括号之中，由此产生出各种不同的语法功能。在我看来，以这种方式来设想事情，已经遭遇到一个障碍：那就是——我们被迫把性质极为不同的行动类型都统统放在同一个术语之下，也就是“动词”。　为什么语言会把那些在起源上只能通过极其不同的生成方式来设想的功能，归并到同一个范畴之中？然而，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把语言设想为——在某种意义上——依照被假定属于物理现实的那些功能而被塑形的东西，那将会是一种极其令人满足的设想，即便这种物理现实本身，也只能通过数学化的功能处理这一途径来被把握。　我现在——对我自己而言——正在向你们提出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它在根本上，关乎语言一种纯粹拓扑学的起源。关于这种拓扑性的起源，我认为我可以这样来加以说明：它在本质上，与某种在说话之在这里经由性而发生的事情紧密相关。那么，问题就在于：说话之在之所以成为说话之在，是否是因为某种事情在性那里发生了；还是说，正因为他是说话之在，某种事情才会在性那里发生？这是一个我刻意不予裁决的问题，我把裁决权留给你们。　　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一切，其基本图式是这样的——而今晚我将试着在你们面前把它再向前推进一步：所谓被称作“性”的那一功能，是这样被界定的……就我们所能知道的而言，我们终归还是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哪怕只是凭借经验也好——那就是：性别是两个。　　不管某位著名作者对此如何看待——我必须说，在她那个时候……在她写出那本名为《第二性》的书之前——她曾经因为某种我也说不清的取向而认为——说实话，那时我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任何教学——她觉得在写《第二性》之前，有必要来向我请教。她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她确实需要我的建议，以便弄清楚：在她的著作中，精神分析应当作为怎样的一条支流被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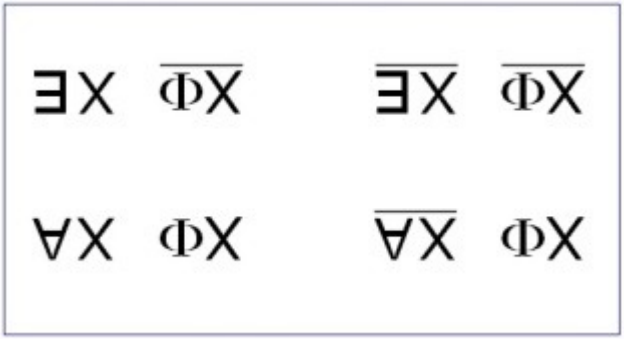
入。 当我向她指出，至少也得如此——这已经是最低限度了，因为我谈论这个问题已经有二十年之久，而且这并非偶然——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问题给她理清楚，怎么也得花上五到六个月的时间，她便向我说明：当然不可能让一本已经在写作中的书，等待这么久。文学生产的规律就是如此，在她看来，与我进行超过三到四次会谈，都是不现实的。于是，我谢绝了这份“荣誉”。

我这段时间以来正在向你们推出的论述之根基——而且非常确切地说，是从去年开始——正是这一点，而且正是这一点：并不存在“第二性”。一旦语言开始运作，就不存在所谓的第二性。 换一种方式谈所谓的异性恋：希腊语 ἕτερος（heteros）就是“他者”这个词。对于在说话之在这里被称作“性的”关系而言，它所处的位置恰恰是：作为存在而被掏空。正是从这个空洞中，它向言语提供了我所谓的“大他者之场”，也就是这番言语的效应得以铭写的场所。 我不打算在这一点上继续展开，因为说到底，若是引入一些词源学的参照，只会拖慢我们的进程：——例如，ἕτερος（eteros 他者的、不同的） 在某些希腊方言中的说法，我甚至都免得把那个方言的名字告诉你们——**ἄτερος（ἕτερος 的方言变体。）**；——又比如，这个 ἕτερος（eteros） 是如何与 δεύτερος（第二的、次序上的第二） 发生关联的，而且非常确切地显示出：在此处，这个 δεύτερος（第二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是被省略掉的。 很清楚，这一点可能显得令人惊讶；同样也很明显，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期待某种这样的公式……而事实是：我并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可以作为标志的历史时刻，在那个时刻，这样一种公式曾被明确地表述出来。恰恰相反，这样一种公式，正是被忽略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仍然把它提出来，并且借助你们在黑板上所看到的内容来支撑它：这正是精神分析经验所带来的东西。

为此，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关于这一问题所能拥有的那种理解，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并不是关于异性恋的理解，因为如果你们跟随我刚才所提出的内容，异性恋这个名称本身，总的来说，倒是相当贴切的；——而是关于“双性性”的理解。在我们目前关于所谓“性”的这些陈述推进到的这个阶段，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所参照的东西是……而且请不要以为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所参照的，是一个——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被假定为动物性的模型。 因此，在性别之间，与动物性交的图像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而这种图像，在我们看来，似乎为“关系究竟是什么”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模型，并且与此同时，也使得性的东西被理解为一种需要。但事情绝非如此——远非如此，请你们相信这并不是自始至终就如此。我无需再提醒你们，在《圣经》的语境中，“认识（connaître）”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 [译注] 《圣经》中“认识”常被用作发生性关系的委婉说法；希伯来语通常对应 יָדַע（yada）。

自古以来，νοῦς（心智）与某种被动承受其印记之物——名称各异，而希腊语最常称作 ὕλη（质料）——之间的关系，以及由精神所产生的这种关系模式，都被视为一种塑造方式：它塑造的不只是动物关系，而是人们视为“世界”之存在的根本模式。



相关知识卡 波伏瓦《第二性》与精神分析 · 希伯来语 yada' 与《圣经》中的“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曾经诉诸于某种这样书写的东西：

中国人自很久以来，就诉诸两种基本的本原：其中女性性的本原被称作阴（Yin），并与阳（Yang）相对置；而恰好——这并非偶然——我把“阳”写在了下面。

如果在性这一层面上，确实存在一种可以被言说、被结构化的关系；如果对于说话之在而言，确实存在一种可以被言说、被结构化的关系，那么——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关系是否必须被表述为： ——从“同一性别的所有人”——指向“另一性别的所有人”？ 显然，在我们目前推进到的这个阶段，诉诸我所谓的动物模型，会向我们暗示这样一种想法： ——在一方面，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每一个个体都具备一种能力； ——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能力使他能够对所有其他个体有效、能够代表所有其他个体。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陈述是按照一种形式被发布出来的，也就是**全称命题（l'Universelle）**的那种具有意义的语义形式。如果在我刚才所说的内容中，把“每一个（chacun）”替换为“任何一个（quiconque）”或者“随便哪一个（n'importe qui）”——也就是一方面随便哪一个，那么我们就完全处在那种可以被称为……（请

你们在这个条件式中，辨认出某种东西，它正与我那《可能不是假象的话语》产生回响）——是的，一旦把“每一个”替换为“任何一个”，我们就确实处在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之中：在每一个“全体”之中，究竟是哪一个被选出，来回应“所有其他人”。

我一开始所使用的那个“每一个（chacun）”，毕竟仍然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它提醒你们，说句冒昧的话，实际的关系并非不唤起一种“一对一”的视域，也就是那种“各有其配”的图景。这一点——一一对应（biunivoque correspondence）——与我们所知道的、在使“数”得以呈现时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形成了回响相互呼应。

让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法排除这两种维度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动物模型恰恰正是引出那种被称作“灵魂性的（animique）”幻想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动物模型的话……即便选择是以“相遇”的方式发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那种一一对应的交配：也就是说，只有两个动物在一起交配。那么，我们就不会拥有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也正是这一点——相遇是唯一的。 我之所以说：正是从那里——而且仅仅从那里——才滋生出这种灵魂性的模型，这绝非偶然。不妨就把它称作：“灵魂与灵魂的相遇”！ 凡是知道说话之在之条件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必感到惊讶：从这一根基出发，相遇恰恰会被要求以“唯一的方式被重复”。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让德性的维度介入。这正是那种必然性：凡是在说话之在这里作为唯一之物发生的东西，其必然性就在于——它会重复。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所谓的“灵魂性的（animique）幻想”，只不过是依托于动物模型而得以维系、并被酝酿出来的。在这下面，潜伏着一些幼稚的东西——也就是那种会说出“（在性关系这个问题上）语言并不存在”之类的话；但这显然并不是我们在分析的领域中所关心的。在说

话之在这里，给予我们“性关系存在”的幻觉的，正是所有那些把普遍者（l’Universel）物质化为某种行为的东西；而这种行为，在性别之间的关系中，确实呈现为一种“群体（troupe）式”的行为。

我已经指出过：在性的追求——或者说性的狩猎，随你们怎么称呼——之中： ——男孩们会彼此鼓励； ——而女孩们，则喜欢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成双结对、彼此叠加，当然如此！ 这是一条我在某些场合提出过的动物行为学式的观察，但它并不能裁决任何问题；因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着一种相当暧昧的“奇迹”，暧昧到无法长久自我维持。 为了在这里更加强调这一点，并且把自己限制在最为平坦、最低限度的经验层面——我指的是贴近地面的层面——也就是分析的经验，我要提醒你们：我们在动物模型中所重建的那个想象界，当然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重建的；因为很清楚，我们只能通过观察来重建它。但想象界本身则不同：我们对它是有经验的，一种并不轻松的经验；而正是精神分析，使我们得以扩展这种经验。

如果我直白地说这些事情——在我看来，只要我继续往下推进，你们并不难理解我在说什么……我把这称作“直白”，其实也未必真是“直白”，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之为“残酷”。那么，老天作证，在任何一次性相遇中，如果说精神分析允许我们提出某种判断的话，就是：总会浮现出某种他者在场的轮廓；对于这种在场，那个粗俗的词——“群交（partouze）”并非完全不适用。

不过，这种援引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决定性，因为说到底，人们完全可以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情，宣称这恰恰就是所谓的“异常的烙印”；仿佛——用一句话说——所谓的“正常”是可以被安置在某个地方的。

可以肯定的是：当我提出这个词、也就是我刚刚用那个粗俗名称点出的词时，我绝对不是想要在你们那里拨动什么情色的琴弦。如果说它仅仅具有一点点唤醒的价值，那么至少，它应当为你们带来这样一个维度：并非那种在这里可能与爱欲（Éros）发生回响的维度，而只是纯粹的清醒、被唤醒的维度。我当然不是来在这根弦上取悦你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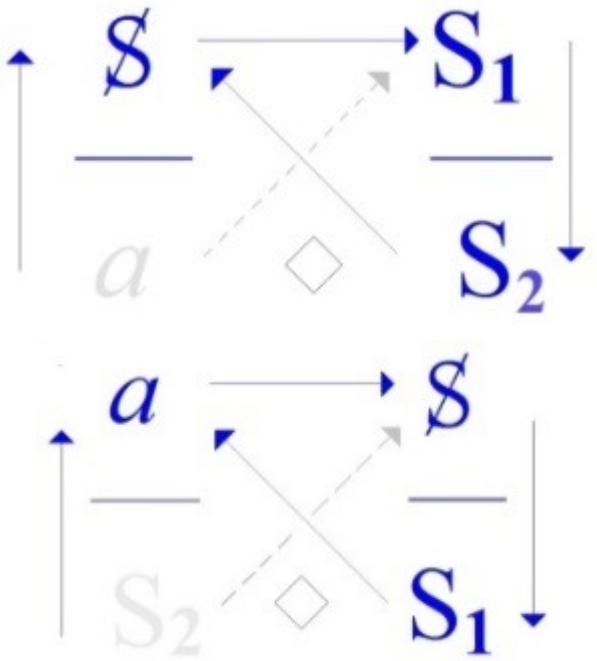
现在让我们尝试开辟这样一条路径：考察“全称命题（l'Universelle）”与我们所讨论之事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一种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那种陈述方式，借此对象被要求分配到两个相互对立、等价的“全体”之中。我刚刚已经提醒你们：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去要求个体在数量上的等同（等数性）；而我也已经——尽我所能地——坚持把我在这一点上要推进的东西限定在交配的一一对应性之内。[注]

> [注]　此处从行为、幻想或经验效果转向全称陈述如何组织性关系的问题。“一一对应”不是要求两边人数相等，而是把论证限定在一种最小的配对结构；即便如此，两个对称全体仍然无法成立。

它们是——如果这在结构上可能的话——两个“全称命题（Universelles）”，因此被界定为：仅仅通过确立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从“一者到另一者”，或从“另一者到一者”的关系。

我所说的这个关系，与人们通常所称的那些“性关系”，毫无关系。围绕这些“性关系”，我们有成堆的关系；而在这些关系之上，我们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关系：这几乎占据了我们全部的尘世生活。但在我把问题放置的这个层面上，所要做的，是在普遍者之中奠基这种关系：——“男人”这一普遍者，如何与“女人”这一普遍者发生关系？这，才是问题所在。　　而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这道问题才会强加给我们：也就是说，语言恰恰要求它必须通过这一点来奠基自身。如果不存在语言，那么问题本身也就不存在；我们也就不必把“普遍者

（l'Universel）”引入讨论之中。　这个关系……为了说得更明确一些：使大他者（Autre）成为绝对的异质者，使其与任何在这里可能只是起到辅助、陪衬作用的东西彻底区分开来——也许正是这一点，迫使我今晚用这个标记“A”来强调这个作为空洞结构的他者，并且在其上添加某种额外的东西：一个“H”，也就是　Hautre（H-他者）。这或许并不是一种糟糕的方式，用来让人听见在这里可能介入的“Hun（H-一）”维度；也就是说，让我们注意到，例如：我们所拥有的全部那些哲学式的臆造，或许并非偶然地都出自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人；他显然是癔症性（hystérique）的——我是指在临床意义上：毕竟，我们掌握着关于他僵住发作的记载。这位名叫苏格拉底的人，之所以能够支撑起一种话语——而且他并非无缘无故地成为科学话语的起源者——正是因为他把我所界定的“主体”引入“假象”（semblant）的位置。



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维度：对他而言，这一维度使 Hautre（H-他者）作为他者而被呈现出来。也就是说，那份与妻子有关的憎恨——我就直接叫出她的名字吧，克桑蒂佩（Xanthippe）——这个作为他妻子的具体之人；以至于她如此"女人化"地纠缠着他，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临终之际，他不得不礼貌地请求她离开，好让这场所谓的死亡保留其全部的政治意义。这只不过是一个指示性的维度，用来标示：我们正在提出的问题，正是栖居在这一点之上。

> [译注] 克桑蒂佩（Xanthippe）是苏格拉底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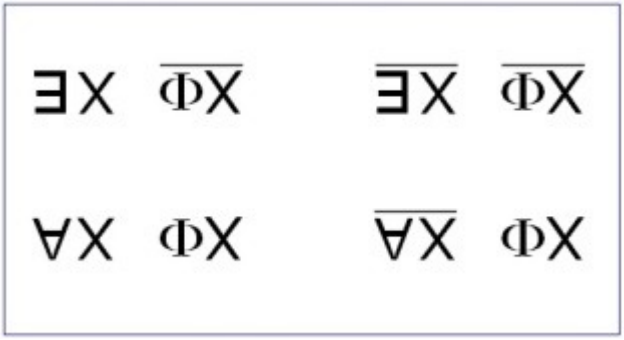
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够说不存在性关系，那绝不是在一种天真无辜的意义上这样说的；这是因为经验——也就是说，一种话语的运作方式——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癔症者话语，而是我已经把它铭写为一种四足式（四项）分配的结构，也就是所谓的分析话语。

而从这一话语中所显现出来的，是一个此前从未被提出的维度：即阳具函数（fonction phallique）的维度。也就是说，正是通过某种东西，至少在两个项中的其中一个那里，其特征并不是由性关系来界定的……而且，正是与这里这个词相连的那个项："Hun"。这并不是因为它作为 Hun 的位置，可以被还原为人们所谓的"雄性"，或者在中国术语中所谓阳的本原；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某种——说到底，值得被重新提醒、以便加重其意义的东西……一种被遮蔽的意义，因为它来自遥远之处……那就是"器官"这一术语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之所以被称为器官，——为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仅仅是作为一种"器具（ustensile）"**。[注]

> [注] 阳具函数并不按"拥有 / 没有某个器官"把人分成两个互补集合，$\Phi(x)$ 也不等于"x 拥有阳具"。拉康随后写出的四个式子，区分的是主体相对于同一阳具函数

> 的两种逻辑位置：男性侧的全称由“至少有一个例外”支撑；女性侧没有这样的例外可以奠定一个全称，因而是“非全”。所以，“非全”并不表示存在一个或多个不受 Φ 规约的女人，更不能把女人理解为阳具集合的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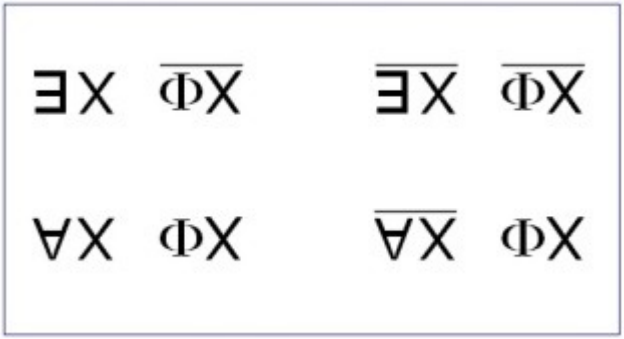
正是围绕着这个“器具（ustensile）”，分析经验才促使我们看到：有关于性关系的言说，都是围绕它在运转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这一点回应的是一种话语的出现，这种话语确凿无疑地此前从未显现于世；而且，如果没有科学话语的先行出现，这种话语根本无法被设想——科学话语，正是语言被嵌入到数学之实在之中的那种话语。 我已经说过：标记这一关系的东西，也就是它在语言之中被深刻颠覆的标志，恰恰就在于这一点：——已经不再有任何可能……尽管在过去确实曾以某种方式做到这一点，但那是在一种在我看来只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维度之中……——它已经无法再以“雄性本质 / 雌性本质”这样的术语被书写出来。 那么，这个所谓的“无法被书写”究竟是什么意思？毕竟，说到底，它曾经已经被书写过，不是吗？ 如果我以分析话语的名义把这种古老的书写方式排除在外，你们完全可以向我提出一个更为站得住脚的反驳：那就是——我自己不也是在书写它吗？毕竟……我刚刚又一次把它写在了黑板上……——那是一种声称能够承载某种书写的东西——承载什么呢？——性之事务的网络。



然而，这种书写并不是任意获得其正当性、也不是随便成形的；它只能从一种高度特定的书写形式中获得其自身形态。也就是说，数学拓扑学的突然闯入——正是刚才有人问我的东西——使这种书写得以被引入逻辑。只有在这种拓扑学的形式被提出之后，我们才得以——从任何一个命题出发——设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命题函数来运作；也就是说，把它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它通过其中被保留下来的一个空位来获得其特定性，而正是依凭这个空位，论证项才得以被确定。 在这里，我想请你们注意这样一点：我在某些时候所借用的，是数学的书写形式，用来取代最初的那些形式。我并不是说“形式化”——而是指亚里士多德在其三段论中所勾勒出的那些尚未完成形式。 因此，这种以“函数—论证项（fonction – argument）”为名的书写方式，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当便利的术语，用来规定、界定性别。 那还需要什么呢？只要雄性与雌性的各自功能能够像阴与阳那样被极其精确地区分开来，这就已经足够了。 恰恰正是因为：功能只有一个，始终牵涉到的都是同一个功能！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而且仅凭你们此刻在这里这一事实，就不可能对此连一点点的概念都没有……正是从这里，困难与复杂性被生成出来。

这里所涉及的只是阳具函数。

相关知识卡 苏格拉底临终与赞西佩



Φx断言：这是真的……　——这正是“function”这一术语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说：凡是与行使、与性行为这一行动层面相关的东西，都隶属于阳具函数。

> [译注]　法语　fonction　在这里同时保留一般意义上的“功能”和数学意义上的“函数”。

正是由于这里所涉及的是阳具函数，无论我们从哪一边来看——我是说：从这一边或从那一边——总有某种东西迫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位参与者究竟在何处发生差异？而我刚才写在黑板上的那些公式，恰恰正是把这一点铭写了出来。

如果事实表明：由于阳具函数同样支配着两位参与者，它并没有把他们区分开来，那么，差异仍然必须被寻找——只不过，首先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正因如此，这些公式——也就是我写在黑板上的那些公式——值得从两个方向来加以追问：左侧与右侧的对立，上层与下层的对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值得被“听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值得被审问、被盘问；　我首先要说的是：应当去审问这样一点，即这些公式在何种意义上可能呈现出某种“滥用”。即便我采用了

那种源自数学闯入逻辑时所形成的表述方式，也不意味着我对它的使用方式等同于其原初用法。　而我接下来的最初几条说明，就在于表明：我对这些形式的使用，完全无法被转换为命题逻辑的术语。也就是说，变量所处的那种方式——所谓“变量”，即为论证项预留位置的那个东西——在这里，是被一种完全特定的结构形式所规定的：论证项与函数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四重形式被设定的。　为了先简单引入我们正在讨论的内容，我要提醒你们：在命题逻辑中，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四种基本关系——当然，还有别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构成了命题逻辑的基础，分别是：否定、合取、析取、蕴涵。　当然还存在其他关系，但这些是最初的几种，而且所有其他关系都可以归结到它们之中。我要提出的是：我们对论证项与函数的位置所采用的书写方式，使得那种被称为“否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任何被置为“真”的东西，一经否定就只能转入“假”的那种关系——在这里是无法成立的。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层级上——我指的是下层与上层——在这些层级中，功能的陈述——也就是“它是阳具性的”这一点——被安置在那里：　要么作为一个真，要么被明确地排除在外。说到底，这是因为真正的真理恰恰属于无法被书写的那一类；而在这里，它只能以一种书写形式出现，这种形式对阳具函数提出质疑，也就是：“并不为真：阳具函数构成性关系的奠基。”

如果以一种“数学逻辑”的方式看待“否定”的话，毫无疑问，不是真，那么便是假。 因为这已经是在书写的层面讨论真理。 这里拉康指出的是“真正的真理恰恰属于无法被书写的那一类，但又不得不以一种书写形式出现“。

关于阳具函数（或者这里干脆称之为阳具函数），无论把它放在‘真’的位置，还是放在‘假’的位置，首先是一个书写的位置。　这里的否认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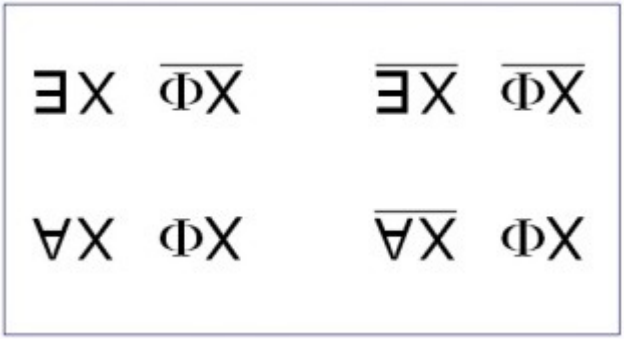
对书写直接通达真理性的否认。　否认“真”的方式不是指向“假”。而是“不为真”。 在书写层面，真 / 假这组二元对立，可以被当作一种可互换的结构来处理。 在这两种情形中，在这两个彼此独立的层级上，这里并不涉及把其中一个当作另一个的否定；相反，涉及的是：一个对另一个构成阻碍。而你们可以看到被分配出来的，恰恰是以下这些东西：

一种“存在”——“有某个存在着” [$\exists x\ \overline{\Phi(x)}$] ；　以及一种“不存在”——“不存在这样的存在” [$\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x)}$] 在一侧，是一个“全体”——“所有 x”【 $\forall x\ \Phi(x)$ 】，也就是说：由阳具函数所界定的那个领域；而论证项在阳具函数中的位置差异，恰恰在于：女人不能被写成一个“全体”，而只以“非全”的方式被写入阳具函数 [$\overline{\forall x}\ \Phi(x)$]。[注]

> [注] 四个式子在这里分别是：$\exists x\ \overline{\Phi x}$，男性侧“至少有一个”位于阳具函数之外，作为支撑全称的例外；$\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 x}$，女性侧不存在这样的例外；$\forall x\ \Phi x$，男性侧的每一项都受阳具函数规约；$\overline{\forall x}\ \Phi x$，女人相对于阳具函数是“非全”的。最后一式不是在女人之中找出若干不受阳具函数规约的例外。

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完全不是一个与另一个构成否定式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被否定的，是它们作为相互对立项而得以并存的那种可能性，而这一点，在此处被明确地否定掉了：

相关知识卡 大写 Φ 与小写 ϕ 的功能差异 ・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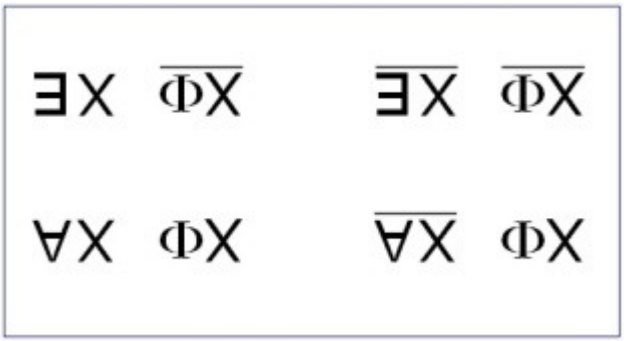
存在一个 x，它能够成立在阳具函数的这个“之外”$[\exists x\ \overline{\Phi(x)}]$；而在另一侧，并不存在这样的 $[\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x)}]$，原因很简单：女人不可能被阉割，而且这是出于最充分的理由。

这是某一个层级，也就是：在性关系中，恰恰对我们被遮断、被划掉的那个层级；而在阳具函数的层级上，情况则是这样： 正是由于“全体（Tout）”与“非全（Pas-toute）”之间的对立， 才出现了左与右之间进行分配的可能性；而正是这种分配，才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作为“男性”与作为“女性”的两种位置。 因此，并不是否定关系迫使我们作出选择；相反，正是在无需作出选择的前提下，我们所面对的是分配的任务，也正是在这种分配之中，两侧才以正当的方式彼此对立。 在谈过否定之后，我又谈到了合取。在这里，要把合取的问题说清楚，我只需要提出一个简单的提醒；我希望在座诸位之中，已经有足够的人多少翻过、浏览过一本逻辑学的书，因此我无需在这一点上多作停留。这个提醒是：合取的成立，完全奠基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上——两条命题同时为真。 而这恰恰是黑板上所写出的东西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的，因为你们清楚地看到：从右到左，并不存在任何同一性；并且，正是在涉及被置为“真”的那个层级上，也正是在这一层级，诸“全称命题”（Universelles）无法发生合取。左侧的那个全称命题，在另一侧

——也就是右侧——所面对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并不存在一个可被表述的全称命题；也就是说，女人在阳具函数的视角下，只能处在“非全（pas toute）”受其规约的位置上。

左下方写出男性侧的全称 $\forall x\, \Phi x$；右下方并没有一个与之对称的“女人全称”，写出的是女人相对于阳具函数的“非全” $\overline{\forall x}\, \Phi x$。

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析取同样站不住。如果你们还记得：析取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条件——两条命题不可能……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同时为假。 这无疑是一种关系——我们可以问：它是最强的，还是最弱的？——它无疑是最强的那一种。之所以说它最强，在于：它是最难对付的那一种，因为要让析取成立，所需要的条件是最低限度的。析取之所以有效，在于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条命题为真，另一条为假；



当然，也可以是两条命题同时为真； 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一条为真、那一条为假”的情形之外， 还可以是“这一条为假、那一条为真”。

因此，至少存在三种组合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析取能够成立。

也就是“或”运算，只要有一个为真，整个命题为真

析取唯一不能容许的情况，就是两条命题同时为假。然而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函数，它们被安置为——我刚才已经说过——并非“真正的真理”，也就是说，处在上层的那两个。于是，看起来，我们在这里似乎抓住了某种令人抱有希望的东西：至少，我们好像已经表述出了一种真正的析取关系。

请你们注意黑板上写着的东西——当然，我之后会有机会以一种让它真正运作起来的方式来加以展开。这里非常明确的是： 在上方标着否定符号的 Φ 的一侧，也就是说，正是在阳具函数不发生作用的意义上，性关系才有其可能性，因此我们在这里设定：为此至少存在一个 x $[\exists x\ \overline{\Phi(x)}]$。 而在另一侧，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不存在这样的 x！$[\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x)}]$ 因此，可以这样说：那种能够支撑男性与女性、男人与女人在说话之在这里得以区分的方式，它的命运——也就是我们之所以仍然拥有这种区分的可能性——取决于这样一点：如果在某一个层级上出现了不协调…… 而我们稍后将看到，我此处所说的，具体是指全称层级——在这个层级上，由于其中之一的不一致性，全称命题无法维持自身。……当我们把功能本身排除在外时，会发生什么呢？那就是：

在一侧，设定为：存在一个 X，满足被否定的“ $\Phi(x)$”: $[\exists x\ \overline{\Phi(x)}]$； 在另一侧，我们得到的是明确的表述：不存在任何这样的 x: $[\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x)}]$。

我此前用来说明的，是这样一点：女人，出于最充分的理由——不可能被阉割；而在这里，所能得到的恰恰只有“没有任何 x”这一陈述。也就是说，在析取本应有其成立机会的那个层级上，我们所看到的只

有：　　一侧是“1”，或者至少是我所提出的“至少有一个（au-moins-un）”；另一侧则精确地是“不存在”，也就是1 与 0 的关系。

> [译注] “至少有一个”写作 $\exists x$，“不存在”写作 $\overline{\exists x}$；拉康在这里把两者排列为 1 与 0。

恰恰就在这样一个层级上：性关系在这里并非要被实现，而只是在被阳具函数的差距所废除之后，仍然能够被期望；在这个层级上，我们所能找到的“在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只剩下两性中的一方。[注]

> [注] 这里说的是性关系只能被期望、却无法被写成结构的上层；二元并置在此不再成立，不能把这里的“一方在场”直接等同于下层的男性全称式 $\forall x\, \Phi x$。

正是这一点，显然正是我们必须拿来与经验相对照的东西。也就是你们早已习惯看到它以如下形式被表述的那种经验：女人之所以引发某种东西，正是因为：对她而言“全称”无法从阳具函数中涌现出来；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大写 Φ 与小写 ϕ 的功能差异

在这一功能之中，你们知道，她并不真正参与其中……而这恰恰是那种经验，遗憾地说，它过于日常，以至于反而遮蔽了结构：在其中，她只参与到对这一功能的欲求之中　　——要么是把它从男人那里夺走——要么把对它的服役强加给男人；“天啊……或者更糟的情况是她把它还给他——这话说得正是时候。

但恰恰是这一点，并不能把她普遍化为一个全称；哪怕只因为这一点——也就是“非全（pas toute）”的根源：　她包含着另一种享乐，一种不同于阳具享乐的享乐；也就是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享乐，而这种享乐丝毫不依赖于阳具享乐。　如果女人是“非全（pas toute）”，那是因为她的享乐本身是二重的（duelle）。而这正是提瑞西阿斯所揭示

的：当他因宙斯的恩典，有一段时间作为“特蕾莎（Thérèse）”返回时，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我们所熟知的后果；　而这一后果终于仿佛被摊开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变得可见。这对俄狄浦斯而言尤为如此：为的是向他展示，作为一个确实以这种方式存在过的人——也就是作为男人——他将会遭遇什么；这种“至高的占有”源自于他的伴侣使他持续处于的那种欺骗之中，即：她向他的享乐所提供之物的真实本性；或者换一种说法：由于他的伴侣并未要求他拒绝她所提供的东西。

> [译注] 提瑞西阿斯是底比斯的盲眼先知，神话中曾变为女人，后来又变回男人；“作为特蕾莎（Thérèse）”是拉康对这段变形经历的戏谑说法。

但是在神话的层面上所显现的显然是这样一件事：要作为男人而存在于一个逃逸于阳具功能的层级上，他没有其他女人，唯有那一个对他而言，恰恰本不该存在的女人。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个“本不该”？为什么一旦诉诸乱伦理论，就必然要踏上那条“父之名”的道路——而那条路，我恰恰已经明确说过：我将再也不会参与其中？事情就是如此！

因为事情恰好如此：我重新读了一遍……——因为有人请求我这么做——1963　年的研讨班的第一讲，就在这里——对吧！——在圣安娜医院。　正因为如此，我才又回到那里：因为我喜欢回想起它，我把它重新读了一遍，它是可以读的，甚至还带着某种分量，某种尊严。因此，如果我还会继续发表的东西话——我就会把它发表出来；而这件事，并不取决于我！要是能有其他人和我一起发表一些东西，那会对我是一种鼓励。

而如果我把它发表出来，人们就会看到：当时我是以怎样的细致程度来加以标定的……不过，这些东西我在过去五年里，已经在若干层面上说过了——……尤其是父性隐喻、专有名；有了这一切，再加上《圣经》，就已经足以让人们为我这些话语中那种神话式的臆构赋予意义了。 但我将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因为说到底，我完全可以满足于在逻辑结构的层面上把事情表述出来，而逻辑结构——说到底——本来就拥有它自身的正当权利。就这样！

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这个 $\overline{\exists x}$，也就是说“不存在”，在某一个层级上——也就是性关系本可能有机会的那个层级——并无他义，它指的正是：作为缺席者的那个 εἕτερος（**他者**），即 $\left[\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x)}\right]$ 。而这一点，并不必然是女性性别的特权。

相关知识卡 经典逻辑中的量词否定 · 提瑞西阿斯的性别变形与享乐裁决

这只是对我在图式中所标示之物的一个指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也曾有过自己的一段“命运”。我所书写的被划杠的大他者的能指 $S(\mathcal{A})$，意思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把握大他者，一旦涉及性关系，大他者就是缺席的。 当然，在实际运作的层级——也就是阳具函数的层级——则有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不协调：两边在这里并不处于同一位置。一边有一个建立在与阳具函数之必然关系上的全称；另一边因为女人是“非全”，只有一种与阳具函数的偶然关系。 因此，我要强调的是：在上层，**在上层——也就是说，在逻辑—象征的层级上**。那种奠基于一方之存在的消失、湮灭之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正是这一消失为话语的书写留下了空位——在这个层级上，并不构成任何一侧的特权。 只是，要有所谓“性”的奠基，就必须有两个：0 与 1，毫无疑问，它们构成 2；在象征层面，这就构成了“两个”，前提在于我们承认：存在扎根于符号之中。 这正是“说话之在”之所以被界定的方式。

当然，它是某种东西。或许如此——谁又不正是其所是呢？ 只是，这个所谓的“存在”，是完全不可把握的。而且，它之所以愈发不可把握，正是因为：**它为了支撑自身，被迫必须经由符号。很清楚的是，一个最终只以符号方式成立的存在，正是那种“无存在的存在”。**而仅仅因为你们在说话，你们所有人，都已经参与其中。 但相反地，可以确定的是：被支撑着的，是“存在”；并且，就“存在”而言，它并不等同于“是”，也就是说，存在意味着对大他者的依赖。 你们确实都在这里，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作为“存在”而存在着；但就你们的“是”而言，你们并不那么安稳！否则的话，你们也就不会在如此多的精神分析努力中，来寻求它的保证。 这显然是逻辑最初出现之时就已存在的某种原初之物。在逻辑的最初出现中，有一件事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困难——一种困难与摇摆不定，亚里士多德在谈到特称命题的地位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犹疑。

“存在”指的是：在符号秩序中占据一个位置。只要你在说话，你就已经被卷进符号网络之中，你就“存在”。 但“是”指的是一种本体上的安稳、同一、确定性。这个东西在说话之在这里根本得不到保证。

这些困难早已在别处被指出过，并非由我发现；对于那些愿意回去查阅的人，我建议他们去看Cahiers pour l’analyse的第 10 期，其中有一篇署名为Jacques Brunschwig的首篇文章，在这一点上非常出色。在那里，他们会清楚地看到亚里士多德在“特称命题”问题上所遭遇的困难是如何被准确地点出的。

> 注：【Cahiers pour l’analyse（分析笔记）】是一本由法国哲学家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学术期刊，以结构主义和理论创新而闻名。该刊于1966年至1969年由

>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学生主办，在当代法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 注：【雅克·布伦施维格（Jacques Brunschwig，1929 – 2010）】是法国哲学家、古代哲学史学者，长期任教于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他以对希腊化时期哲学的系统研究闻名，尤其在斯多亚派、怀疑论与伊壁鸠鲁主义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三种命题：

全称：所有 S 都是 P 否定全称：所有 S 都不是 P 特称：有些 S 是 P

问题出在这里："存在"能不能由全称来保证？ 如果我们说"所有独角兽都是白的"，这句话在形式上是全称命题，但它并不保证独角兽存在。于是他把"存在"的重量，放到了"特称"上：

"有某个 S 是 P" 这正是因为，他确实察觉到：存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全称"之内被确立；也正因如此，他把存在安置在"特称"的层级上。然而，这种特称本身根本不足以支撑存在，尽管他借助"某个（quelque）"这一用语，制造出了一种足以支撑存在的幻象。 相反地，所谓"量词"的形式化之所以产生，之所以被称为"量词"，正是因为哲学史上留下了一道痕迹。这道痕迹，来自一个名叫阿普列乌斯的人——他是个品味并不高明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无疑相当狂热的神秘主义者；他的名字——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就叫阿普列乌斯。 他写过《金驴记》。正是这个阿普列乌斯，在某一天引入了这样一种看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凡是涉及"所有（tous）"与"某个（quelque）"的，都属于"数量"的范畴。

> [译注] 阿普列乌斯（Apuleius）是古罗马作家、哲学家，也是《变形记》（又称《金驴记》）的作者。

情况并非如此。这里呈现的，只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我姑且这样称呼——如果你们允许我用一个多少有些即兴的说法——符号的化身方式。也就是说，在日常语言的运作中，所有语言里都存在“全体”和“某些”；正是这一点，确实迫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判断：语言必定具有某种共同的根源。而且，鉴于各个语言在其结构上存在着极其深刻的差异，……这个根源就必然关联到某种并非语言本身的东西。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人们会发生这样的滑移：以为他们所隐约感受到的那个在语言之外的东西只能是数学的；于是，正因为那是“数”，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所讨论的就只能是“数量”。

但也许恰恰相反：语言所通达的，并非“数”在其全部现实性中的样态，而只是能够勾连住 0 与 1 的能力。正是通过这一点，这个“实在界”才得以进入；而这个实在界，是唯一能够构成语言之外的实在界，也就是说，是唯一一个可以被表述为“符号上的不可能性”的领域。

相关知识卡 《分析笔记》第 10 期与布伦施维格 · 阿普列乌斯、命题数量与逻辑方阵

这一事实，即：那种对语言而言可被触及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之所以对语言可被触及，正是因为它奠基在“性关系之不存在”之上——因此，它所能面对的，只能是 0 与 1；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在弗雷格所提出的数的逻辑发生学中找到其对应的反映。 我至少向你们指出过——这一逻辑发生过程中所构成的困难之所在，也正是：那个裂隙……也就是我曾向你们标示过的，数学三角形中的那一道裂隙，……位于 0 与 1 之间的裂隙；而这一裂隙，又因二者彼此对峙的对立关系而被进一步加倍。 必须提醒的一点是：凡是能够介入的东西，之所以能够介入，只因这正是“第一对”所固有的结构；正因如此，它不可能是“二”本身，而只能是一个“第三者”；而作为裂口、作为敞开之处，则始终被留在“二”这一位置之中。这一点之所以至关重

要，是因为在分析中，若任由某种东西持续存在，其危险性要远远超过俄狄浦斯的那些神话式冒险。 这些冒险本身并无任何不便，只要它们出色地构造出这样一种必然性：在某个地方，必须存在一个“至少一个”，它超越了阳具函数被把握的层面。“原初父亲”的神话没有别的含义。对此的表达已经足够充分，我们可以轻易加以使用；此外，它还得到我刚才提醒你们注意的、黑板上那种逻辑结构的证实。

然而，没有什么比对“一个（Un）”的混淆更为危险的了。如你们所知，“一个”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里经常被唤起，用来指称爱欲（Éros）的一种本质；这种本质被理解为融合，也就是说，力比多被设想为一种本质，它趋向于把“二”化为“一”。并且——天哪——按照一个古老的神话……一个在神秘主义意义上并不高明的神话……这一神话把“成为一个”设想为世界的一种根本张力之所在。而这个神话，确实只能在妄想的地平线上才可能运作，并且，就严格而言，它与我们在经验中所遭遇的任何东西都毫不相干。 如果说在两性关系中有什么东西是显而易见的——而分析不仅将其表述出来，而且正是为了让它在各个方向上运作起来——那么，如果说在关系之中有什么东西真正构成困难，那就恰恰是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并且，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视为某种自发的东西，除非是在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地平线上：也就是在某种动物神话的限度上；而且，爱欲（Éros）绝非一种趋向于“一”的倾向。远非如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正是在这一功能之中，我们才能对这两个层级作出任何精确的表述…… 一方面，只能在不协调之中找到性别分立的基础，因为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确立为一个全称； ……而在“存在”的层级上恰恰相反——情况则非常精确地呈现为：一种由“取消”“掏空”所构成的对立，也就是把其中一个功能当作“另一个的功能”而予以取消；正是这种对立之中，蕴含着语言得以被表述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最为关键、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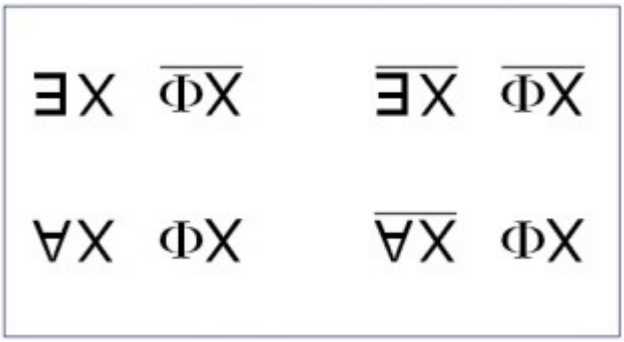
须被凸显出来的东西。 请你们注意：刚才我依次向你们谈到了否定、合取和析取，但我并没有把关于“蕴涵”的问题推进到最后。 在这里，蕴涵（implication）这一逻辑关系，只能在这两个层级之间才可能运作： 一是阳具函数的层级； 二是把这一功能排除在外的层级。

然而，在下层级上，也就是在全称规定不足的那个层级上，任何作为“析取”的东西，都并不因此就蕴涵任何东西，也并不要求什么。 也就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必然性：当且仅当——存在的断裂在上层级上发生，下层级的不协调才会成为强制的必然的；而且，这一点在反向上同样如此。

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层级与下层级之间的关系再次在运作……这种运作，以一种方式发生，但是彼此区分的，而且是彼此分离的。关于必须存在一个“至少一个—男人”的要求……这一要求似乎是在那个被规定为“非全（pas-toute）”的女性层级上被提出的，以便标示出某种二重性……而二重性唯一可能被表象出来的那个点，在这里，不过只是一个要求——如果我可以这么说——一个并无内在根据的要求。 这个“至少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强制它成立，除了一种唯一的机会——而且还必须真的被押上去——即：在另一侧有某种东西得以运作；但这种运作只作为一个理想点存在，所有男人都可能抵达那里。凭什么？凭借认同！这里只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而且这种必然性只在“下注”的层级上才成立。 但请你们注意，关于“被划掉的全称（Universelle barrée）”，由此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个作为支撑的“至少一个”——支撑着父之名、那个神话性的父之名——显得不可或缺。……就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洞见：它正是“功

能”“物种”或“类”这一概念所缺失的东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这一辩证法在亚里士多德式形式之中被错失，并非偶然。[注]

[注] “被划掉的全称（Universelle barrée）”在此写作 $\overline{\forall x}\,\Phi x$，指向女性侧的“非全”。不能把它按经典量词逻辑直接等同于 $\exists x\,\overline{\Phi x}$；后者在这套性化公式中占据的是男性侧“至少有一个例外”的位置。



相关知识卡 阿普列乌斯、命题数量与逻辑方阵 ·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那么，这个 $\exists x$ 究竟在哪里起作用？也就是：这个“存在至少一个不受阳具函数支配者”的断言，究竟在哪里起作用？它只不过是一个要求——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种近乎绝望类型的要求；这是从这样一种立场提出的：这种东西甚至无法由一个全称定义来支撑。 但请你们注意：就被标记为 $[\forall x\ \Phi(x)]$ 的全称而言，一切男性都从属于阳具函数。那么，这个被设想为能够逃离这一点的“至少一个”，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会说：这就是“例外”。 这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形：那句谚语——“例外证实规则”——在并不自知其所言的情况下，在这里，对我们而言，获得了支撑。耐人寻味的是：唯有在分析的话语中，一个全称才可能在“例外的存在”中，找到其真正的奠基。也正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明确地区分：这种被如此奠基的全称，与哲学传统中通常使用的所谓“全称”并不相同。 但有一件事情颇为奇特，这是我通过考察重

新发现的……而且，由于我早年的训练，我对中文并非一无所知，……于是我请一位挚友提醒我一些内容——显然，我自己所保留下来的，已经只是一些模糊的痕迹；并且，我还不得不请一位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来为我加以确认。可以确定的是，在中文之中，对“全体男人”的指称方式显得极其奇特：

无论是使用 dōu 这一说法——我因为疲惫，没有把它写在黑板上； 还是使用一种更为古老的说法，即 quán……

最后，如果这能让你们觉得有点意思的话，我还是把它写给你们看：

你们能想象吗，比如说：“所有的男人都吃东西”，嗯，这句话是可以被说出来的：

dōu：都；quán：全。比如：“每个人都吃”（měi gèrén dōu chī）。

在汉语里，“měi”强调每一个都确实在那里，量词“gè”则表明这些项被逐一计数；但这还不能使它们成为“全体”，因而还需要加上“dōu”，意思是“无一例外”。[注1]

> [注1] 参见 Lacanchine 网站上 Guy Flecher 与 Guy Sizaret 的相关文章。

当然，我还可以给你们举出别的例子。比如我可以说：“**Tous les soldats ont péri（所有的士兵都阵亡了）**”，他们全都死了；在中文里，这句话可以这样说：Soldats sans exception caput，即“士兵——无一例外——全灭”。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全体”，在我们的语感中，是从内部展开的，它的界限只在于被包含进去，也就是说，被纳入到越来越广阔的集合之中。而在汉语里，无论是“měi”还是“dōu”，从来都是在把所指的整体理解为一个“被容纳的整体”时才会使用。你们也许会说：“无一例外”。当

然，但我们在我刚才向你们阐述的这一点中所发现的——即独一的存在与全称地位之间的关系——却呈现为一个例外的形态。不过，这一想法本身，恰恰只是我刚才所称之为“大他者的空缺”的一个对应物。我们在类的逻辑中所取得的进展，体现在：我们建立了集合的逻辑。类与集合之间的差异在于： – 当一个类被清空时，类本身也就不复存在； – 而当一个集合被清空时，仍然还留下空集合这个项 [Ø]。 正是在这一点上，数学再次促使逻辑取得了一次推进。

> [译注] 这里区分“类”与“集合”：类被清空时不再有类的内容；集合被清空时仍保留空集合 ∅ 这一项。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经典逻辑中的量词否定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将能够……既然我们还在继续这次谈话，不过我向你们保证，很快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要看到：在哪里重新把握存在功能的单向性，就“他者”而言，就作为“无一例外”的那一方伴侣而言。 这个“无一例外”，它所蕴含的，是黑板右侧X [$\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x)}$] 不存在这一点，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例外；而且在这里，它已经不再与我刚才所称的“至少有一个”的那种“绝望式要求”形成任何并行或对称关系。 这是另一种要求，它建立在这样一点之上：归根结底，男性的全称能够获得其立足点，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不存在任何一个需要被阉割的女人；而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出于一些他们自以为显而易见的理由。 不过，这一点实际上——你们也都知道——并没有更大的效力，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确信。也就是说，我刚才所提醒你们的关于女性行为的那些事实，已经充分表明：她与阳具函数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主动的。 不过，在这里同先前一样，即便某种假设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在这样一种确信之上——所涉及的确实是一个不可能性，而这正是实在界的极致……这也并不足以动摇——如果可

以这样说的话——该推测本身的脆弱性。 原因在于：女性在其“普遍本质”上，并未因此获得更多的确定性； 理由很简单：界限的反面，也就是“根本没有界限”、在这里表现为“没有任何例外”，——不存在例外这一事实，并不能因此保障全称； 尤其是当这个全称本就由于其内在的不协调而站立不稳……它同样无法保障“女人的全称”。 这个“无一例外”，非但不能赋予任何一个“全体”以稳固性，反而——这是显然的——更不可能赋予那种被界定为“非全”的东西以稳固性，而后者在结构上本就具有根本的二重性。就是这样！我希望你们把这一点作为一枚必要的楔子牢牢记住，以便我们在今后能够尝试进一步的攀登；前提是：我们确实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行——在这条道路上，那最为奇异之物的闯入，亦即“一之功能”，必须接受严格的追问。 人们当然会对所谓动物的心态提出许多疑问；然而在这里，它终究只起到一种镜像式的参照作用，一面镜子——而在任何镜子面前，人都会纯粹而简单地加以否认。 有一件事情，人们完全可以提出疑问：对于动物而言，是否存在“一”？这个“一”的出现所具有的那种过度、越界的性质，是我们将在别处尝试去开辟、去推进的问题；也正因如此，我早就邀请你们——在我真正展开这一问题之前——重读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第6课 · 1972年5月4日

这是个有点奇怪的时间安排，不过也未尝不可：在周末，我有时会给你们写点东西。 这只是个说法；我写，是因为我知道工作日里我们会见面。 总之，上个周末，我给你们写了。自然地，在这段间隔里，我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把 这份写下的东西忘掉；而我刚刚在匆匆吃的晚餐间隙把它重读了一遍，为的是按时到这里。我要从这里开始。 自然这有点困难，不过也许你们会做笔记。 然后在这之后，我会说说我从那以后想到的东西——在更切实地想着你们的时候。 我曾写下这样一句……当然，我绝不会把它交给“poubellication（垃圾化的出版）”，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增加图书馆的藏书量……有两个能指的地平线。 在这上面写着（或：就此写下），我画上一道大括号……就像它写在那儿一样，你们得留神：我的意思是，你们别以为自己理解了……那么，在这道大括号里：

——有“母性的（maternel）”，它也就是“材料性的（matériel）”，
——然后还写着“数学性的（mathématique）”。[注]

> [注] maternel（母性的）与 matériel（材料的 / 物质的）凭近音发生滑移；mathématique 则作为另一重“地平线”与之并置。原文此处只写出三个词，尚未把“数学性的”具体等同于某一种数学式。

我将被迫这么做，我知道；不过，我终究没法立刻就开始说话，否则你们就永远读不到我写下的东西。也许在后面，我还得回到这个区分上来；我强调，这个区分属于“地平线/视域”的层级。 把它们加以“铰接/ articuler”，我是说就它们作为那样的东西而言……这是一句插话，我没把它写下来……我是说：在这两个视域中的每一个里，把它们加

以铰接，那么就…… 这个，我写下来了……那么就是：依照这些地平线自身来推进（procéder），因为提到它们的“彼岸/au-delà”——在地平线之外——只能由它们的位置来支撑……等你们听烦了就告诉我，我就给你们讲我今晚要讲给你们听的事。……由它们的位置——我写道——在一种“事实的话语（discours de fait）”之中。 就分析话语而言，这个“de fait（就事实而言/在事实层面）”在它的效应里把我牵连得足够深，以至于人们会说：它是“de mon fait（出自我/由我造成）”，并且用我的名字来指称它。 L’a-mur——我在此就以此名指称之物——借助人们恰恰称为“边缘/边界”（le bord）的那些手段，把它以不同方式折返、反射：凭的是这个“bord-homme（边-人/边界之人）”的“边”。这“bord-homme”启发了我——我把这句写下来了——：“brrom brrom — ouap ouap”。 这个灵感（trouvaille）：出自一位在久远以前给我生过孩子的人。 这是一条关于下列事项的指示：——声音——l’(a)-voix——众所周知，它会吠叫，——还有 l’(a)-regard（(a)-凝视/目光）也一样，它并不在那儿“(a)regarde（仔细看/贴近地看）”，——还有 l’(a)stuce，这个让“astuce（机巧/小聪明）”成其为玩笑的东西，——再还有 l’(a)merde 也一样，它会不时地以“涂写/刻写（graffito）”的方式，带着相当侮辱性的意图，出现在新闻报刊的版面里，署到我的名字名下。 总之，这是 l’(a)vie（(a)-生命）——正如某个此刻自得其乐的人所说：这很欢乐！归根结底，确实如此。[注]

> [注] a-mur 与 amour（爱）同音，把小对象 *a* 与 mur（墙）拆显出来；随后 l’(a)-voix, l’(a)-regard, l’(a)stuce, l’(a)merde, l’(a)vie 又把字母 *a* 嵌入“声音、凝视、机巧、粪污、生命”等词形。中文无法同时保存这些同音、拆词和字母嵌入，故保留法文并逐项释义。

这些效应与那种可按“由我之故（de mon fait）”来度量的维度毫无干系——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把某个维度做成必不可少，所凭借的是一个

并非我个人自有的话语。 这正是分析话语：由于它迄今尚未——而且理当如此！——真正完成制度性确立，于是它需要若干“开路/导通”（frayages），而我正在为此劳作。从什么出发？只从这一点出发：我的位置由它所决定。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话语，以及：能指作为这样的东西，其位置在其中是本质性的这一点。不过，鉴于你们这个听众群体的构成，我还是想对你们说一句：那就是，这个能指的位置，是从一种经验中勾勒出来的；而这种经验，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力所能及的，借此你们可以觉察到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它有多么根本。 当你对一门语言掌握得并不充分，却去阅读一段文本时，那么你是“理解”的，你总是在理解。对此你本该稍微警觉一些。你之所以能够理解，是因为——事先你已经知道那里“说的是什么”。当然，其结果便是：文本可能会自相矛盾。 当你们比如阅读一篇关于集合论的文本时，它会向你们解释：是什么构成了整数的无限集合。紧接下一行，人家会告诉你们一句你能“理解”的东西——因为你们继续往下读：“别以为它之所以是无限的，是因为它总是一直继续下去。”

既然它刚刚向你们解释：它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们就会一惊。但当你们仔细去看时，你们会发现有一个术语，标示这涉及到 “deem”【判断、估计】，也就是说：你们不该在这个点上作判断；因为他们知道：这列整数序列并不会停下来，它是无限的；它之所以是无限，并不取决于“它是不定地延续”。

所以你们会觉察到：这是因为 ——要么你们跳过了“deem”， ——要么你们对英语还不够熟悉，于是理解得过快，也就是说：你们跳过了这

个关键要素——一个能指。 正是它使这种层级的变换成为可能；凭借它，你们才在一瞬间产生了“出现矛盾”的感觉。[注]

> [注] 原文以英语 deem（判断、估量）为那个可能被跳过的能指，并把 infini（无限）与 indéfini（无定地延续）区分开来：序列“不停”并不是判定其无限的同一个层级。跳过 deem，才会让前后两句显得突然矛盾。

绝不要跳过一个能指。正是在能指没有把你拦住的程度上，你才会“理解”。然而，所谓理解，始终意味着：你自己被纳入到话语的效应之中，被其所“理解”。而这个话语，就其本身而言，是在安排那些知识的效应——这些效应早已仅凭能指的形式主义而沉淀出来。 精神分析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件事： 任何一种朴素知识（savoir naïf）……——这句话是写下来的，这也正是我朗读它的原因。 ……都与一种对其中发生并得以兑现的享乐的遮蔽相连；并且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其中，权能的界限究竟以何种方式被泄露出来——也就是说——是什么？——对享乐所强加的那条划界之线。 一旦我们开口说话——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就会假定那个“被说着的东西”，某个我们想象为预先被安置的东西；尽管可以肯定：我们从来只是在事后才作出这种假定。 而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况中，只有就“说话这一事实”而言，人们才可能觉察到：那在说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正是那个以躯体为身而自享的东西。

那以一个身体为享乐对象的东西，把它体验为……（我已经说过）……“tu-able（可用 tu 相称的）”：也就是，可被直呼为“你”（tutoyable）。它以 tu 来称呼一个身体（il le tutoie），并且，在同一

行书写上，它又对同一个身体说“tue-toie”（近于 tue-toi：“杀掉你自己”）。[注]

> [注] tu-able, tutoyable, tutoie, tue-toie / tue-toi 依靠连续的近音和拼写变形，把“以 tu 直呼身体”滑向“杀掉你自己”。中文无法在同一词链中兼顾人称形式与“杀”的命令式，故保留法文链条并释义。

精神分析是什么？ 它是在晦暗中被理解到的东西之定位，是理解中自行晦暗化的东西之定位——这一切都出于这样一个事实：某个能指在身体上标出了一个点。 精神分析，就是那种可以再生产……——你们将会重新看到那些通常的轨道。 ——精神分析，就是再生产神经症的生产。

相关知识卡 无限、无定与“不断延续”

关于这一点，大家都一致。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家不曾察觉到这一点。这类神经症——人们把它归因于父母的作用，并非没有道理——只有在这样一种程度上才是可触及的：父母的作用能够被恰当地“铰接”起来…… ——这正是我在板书第三行开头用的那个词——……相对于精神分析家的位置而言。 正是在他（神经症）趋向于一个从中涌现出来的能指的程度上，神经症才会按照那样一种话语而获得其秩序；而正是这个话语的效应，生产出了主体：所有造成创伤的父母，归根结底，都处在与精神分析家相同的位置上。区别在于：

- 精神分析家，从其位置出发，是在再生产神经症；
- 而造成创伤的父母，则是在无辜地生产神经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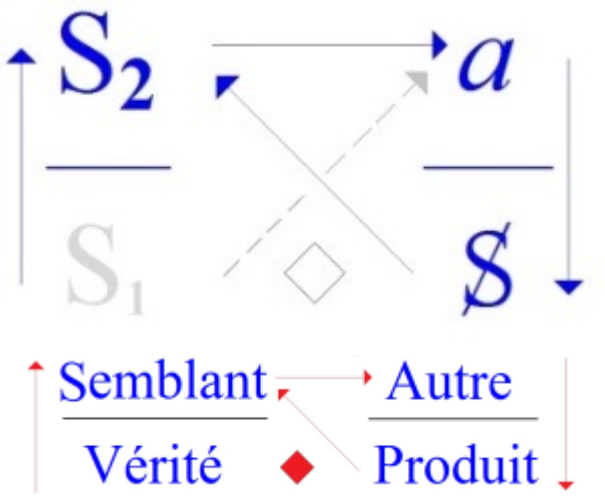
问题之所在，是——这个能指——从起初曾是其涌现（efflorescence）之处，将它再生产出来。生产神经症的一个「模型」，归根结底，正是分析话语的操作。为什么？

正在于它在那里去掉了享乐的「份额」（cote）！享乐的确要求某种特权：对每个人来说，通往它的方式只有一种。任何加倍（reduplication）都会扼杀它：它只能存活于重复变得徒劳之时——也就是说，始终是同一的。　正是「模型」的引入，完成了这种徒劳的重复。一种被完成的重复会消解它，因为它是一种被简化的重复。当我谈到"有一"（y ɑ d'l'Un）时，我谈的当然始终是能指。为了把这个"一"（d'l'Un）扩展到其帝国的尺度……　　——既然它无疑就是主人能指（signifiant-maître）——那么就必须在人们任其发挥才干之处逼近它，以便将之逼到墙角（au pied du mur）。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某种切入口，我今年所抵达的这一点是有用的——我别无选择，只能选这个「……或更糟」（…Ou　pire）：这个数学参照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那是数学式（mathème）所统治的秩序，也就是说，那是生产一种知识的东西，而这种知识正因为只是被生产出来的，就与剩余享乐（plus-de-jouir）的规范、亦即与可度量的东西绑在一起。　数学式，就是那真正——并且唯一——可被传授的东西。可被传授的只有「一」。但还得知道这「一」指的是什么。正因如此，今年我在追问它。　　我不会再往下读下去了；我读得——我想——已经够慢了，而它又足够难，以至于在我好好拼读过的每一个词上，都能挂住一些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要更自由地跟你们谈。　　前几天有人在先贤祠最后那场活动散场时……他也许还在场……过来拦住我，问「我相不相信自由」。我对他说他挺逗的，然后因为我一向挺累的，就跟他断了话头；但这不表示我不准备在这一点上跟他私下说几句。事实上我很少谈这个。所以这个问题是他主动提的。我不会去揣测他为什么这么问。

我想更自由地说的是：在那篇文字里，我提到我借以、并由此处于某种位置的东西——即分析话语——去为它开路（le frayer），我显然是把它视为至少潜在地构成了我以「话语」一词所指的那种结构，亦即：纯粹由语言的效果所催生的那种社会联结。这一点人们不需要精神分析也能意识到。人们通常称之为「意识形态」。话语以某种方式被组织起来，从而催生一种社会联结；反过来，其中被铰接的一切都按其效果而被组织。我对你们所铰接的精神分析话语，正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没有精神分析实践，我所能从中铰接出来的东西，就不会产生任何我可期待的效应。我没有说「不会有意义」。意义的特性就在于它总是造成混淆，也就是说，它搭桥——或自以为在搭桥——一边是作为催生社会联结的话语，另一边是来自另一种秩序、来自另一种话语的东西。麻烦的是，当你们按我在那篇文字里说的「要去做的」那样去做——亦即从一个话语中瞄准其中发挥「一」之功能的东西——那么在此之际，我到底在做什么？

若你们允许我用这个新词的话，我在做“一学”（unologie）。用我所铰接的东西，任何人都能做出一套存在论——只要他在恰恰超出我所标出的、被界定为能指之地平线的那两个视域之外，假定某种东西。在大学话语（discours universitaire）里，人们大可以取用我的建构作为模型，在其中于任意一点上假定某种说不清的、会——也不知为何——变成至高价值的本质。这对大学话语所敞开的东西再合适不过：在其中，问题恰恰在于——依照我所绘制的图式——把 S_2 放在——哪儿？——假象（semblant）的位置上。



在一个能指被真正放到其位置之前——也就是说，在被生产它的那种意识形态（idéologie）所准确识别出来之前——它始终都有流通效应（effets de circulation）。意义（signification）在其效应中先于对其位置的承认，先于其建制性位置（place instituante）。

如果大学话语是这样界定的：知识（savoir）在其中被置于假象（semblant）之位，那么这一点既得到检验，也恰恰在教学本身的性质中得到确认——你们看到的是什么？这就是对若干世纪以来各种存在论所能「铺开」（s'éventailler）的东西的一种虚假的整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其顶峰、其顶点（culmen），就是那个被光荣地称作「哲学史」（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的东西——仿佛哲学没有……而且这一点已得到充分证明……其在主人话语（discours du Maître）的种种历险与不幸中的发条，而这一发条总得不时更新。哲学之变幻（chatoiements）的起因，正如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恰恰从中诞生的那些点出发已充分指出的那样——仿佛因此问题中的那个起因并不在别处。

但任何话语的铰接过程——尤其当它尚未自我定位时——都很难不让人借机搞出若干早产的、新的「存在」（êtres）的膨胀（soufflures prématurées）。我当然知道这一切并不容易，但还是得……秉承我在这里所做之事的良好传统……跟你们说点更有趣的东西。

那就来谈「分析家与爱」（L'analyste et l'amour）。分析中的爱……而当然这是由于分析家的位置……爱，人们会谈到它。恰当地说，人们在这里谈得并不比别处更多，毕竟爱就是派这个用场的。这并不是最令人开心的事，但总之在这个世纪里人们谈得很多。甚至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久了！——人们还在继续谈它，因为说到底这么久了，人们本可以发觉它并没有因此就更成功。因此很明显，正是通过言说人们才做爱（c'est en parlant qu'on fait l'amour）。

那么分析家，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一场分析真的能让一段爱情成功吗？我必须告诉你们，就我而言……【笑声】，我不知道有什么例子。可我还是试过！【笑声】这对我来说——当然，因为我并不是昨天才出生的（né des dernières pluies）——是一场赌局（gageure）。我希望当事人不在场，我几乎可以确定！【笑声】我找了个人，谢天谢地，我事先就知道他需要精神分析，但基于这一要求……你们想想我能干出什么烂事（saloperies）来验证我的论断……基于这一点：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和他心仪的那位女士结成婚姻关系（conjugo）。自然，当然搞砸了——谢天谢地！——没拖多久！

好了，长话短说，因为这些都是轶事。那是另一回事了，不过这样吧，哪天我兴致来了、敢写点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式的东西，我会处理爱与假象（semblant）的关系这个问题。但我们今晚不是来纠结这些琐事（babioles）的！

问题在于弄清这一点——我回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似乎已经为这件事开过路了（avoir frayé la chose）——我正在重新陈述的正是这一切的关系，我用经验的真理给你们简短提一笔；问题在于弄清**性（sexe）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

我想我在这上面已经敲打过那些耳朵了，哪怕是最聋的，通过这个值得被评注的陈述：**性关系不存在（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当然这值得被铰接。

为什么精神分析家会想象，他所参照的东西的根基，就是性（sexe）？性之为实在（réel），这一点毫无疑义。而其结构本身，就是二元（duel），就是数字「二」。

无论人们怎么想，确实有两个：男人，女人，人们这么说，而且人们还固执地要加上奥弗涅人！【笑声】这是个错误！在实在（réel）的层面上，没有奥弗涅人。当问题涉及性时，问题涉及的是他者（l'autre），是另一个性（l'autre sexe），即使人们更喜欢同一个。

并不是因为我刚才说，就一段爱情的成功而言，精神分析的帮助是脆弱的，就以为精神分析家对此毫不在乎（s'en foute），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那个相关的伴侣是另一个性，而问题所在是某种与其享乐（jouissance）相关的东西，谈到他者、谈到第三者，关于这个第三者，人们会说出围绕爱的那些「话」（parlage），精神分析家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因为对他来说，那个不在场者，正是实在。

这种享乐——那种不在分析中的享乐，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表达——对他来说起着实在的功能。相反，他在分析中拥有的——也就是主体（sujet）——他把它当作它之所是，也就是当作话语的效应（effet de discours）。

我请你们顺便注意，他并不把它主体化（subjective）。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切都是他的小想法，而是说，作为主体，他是由一个话语所决定的，这个话语他很久以前就来自其中，而这就是可被分析的东西。

分析家，我明确一下，绝不是唯名论者（nominaliste）。他并不思考其主体的表象（représentations），而是必须在其话语中干预，为他提供一个能指（signifiant）的补充（supplément）。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解释（interprétation）。对于他无法触及的东西——也就是说，问题所在的东西，即那个不在场者的享乐——在分析中，他把它当作它之所是，也就是说，无疑是实在界（réel）的秩序，因为他对此无能为力。

有一件事很引人注目，那就是性作为实在……我是说二元，我是说有两个……从来没有人，哪怕是贝克莱主教（évêque Berkeley），敢于断言那只是每个人头脑中的一个小想法，那是一个表象（représentation）。而这一点很有启发性：在整个哲学史中，从来没有人想到要把唯心主义（idéalisme）扩展到那个地步。

我刚才就此向你们界定的，是这一点：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性，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它是什么……我不是在说性器官（organes sexuels），我是在说配子（gamètes）……你们想想，在列文虎克（Leeuwenhoek）和斯瓦默丹（Swammerdam）之前，我们一直缺少这个。

在此之前，谈到性时，人们只得把性设想成无处不在：自然、努斯（νοῦς [nouss]）、整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性……而雌性秃鹫还会与风做爱。[注1] 如今我们确切知道，性就在两个彼此并不相像

的小细胞中；然而，早在人们知道有两类配子之前，精神分析家就已经借“性”之名相信存在性关系（rapport sexuel）。

> [注1] 弗朗索瓦-约瑟夫-米歇尔・诺埃尔1803年的神话词典记载：埃及人以秃鹫表示母亲，因为他们认为秃鹫全为雌性，并会向北风张开生殖器，仿佛受孕，连续五日不吃不喝，专心繁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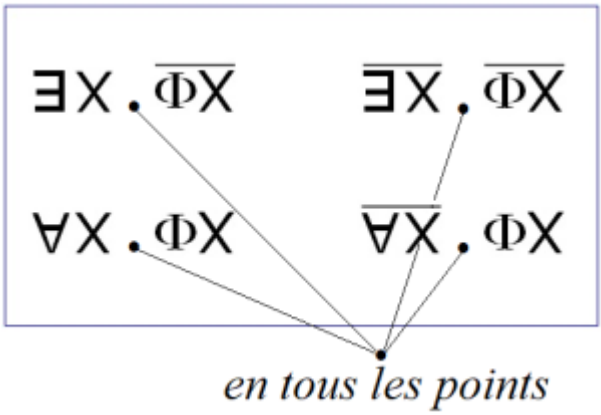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古代秃鹫受风成孕神话

人们看到过精神分析家……在文献中，在一个不能说被很好过滤的领域……在雄性配子（gamète mâle）的闯入中……在人们所说的「精子」（spermato）和「虫」（zoïde）中……在卵子（ovule）的包膜中，在那里找到某种可怕的闯入（effraction redoutable）的模型。

仿佛这种参照与交配（copulation）中所涉及的东西之间真有一丁点关系——而这种参照与之毫无关系，除非是最粗俗的隐喻……仿佛这种参照里真能有什么东西与所谓的「爱」的关系（rapports dits « de l'amour »）中所涉及的东西相关联；而那种关系所涉及的——正如我说过的，而且首先——正是大量的言语（paroles）。这才是问题的全部。

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形式的演变对你们来说才更能说明问题所在——就是话语的效应（effets du discours）。它远比任何对悬而未决的东西的参照更能说明问题：即使性（sexes）确实有两个，这个命题依然完全悬而未决——也就是说：这个话语所能铰接的东西，究竟是否包含（comprend）性关系（rapport sexuel）。值得被质疑的，正是这一点。

我在黑板上已经写给你们看的那几样小东西，即：



一个「$\exists x\,\overline{\Phi(x)}$」与一个「$\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的对立，也就是在同一层级上「存在一个 x 不满足 Φ」与「并不存在这样的 x」的对立； 另一方面，一边是「一切 x 都符合函数 Φx」（$\forall x\,\Phi x$），另一边是「非全」（$\overline{\forall x}\,\Phi x$）。这是一个新公式——「非全」，仅此而已。右栏所写的不是「存在某些 x 不满足 Φ」，而是女性侧不能作为一个全体被阳具函数穷尽。正是围绕着这个……正如我将在后续研讨班中尽力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别处……正是这个，也就是说在一系列裂口（béances）中——这些裂口存在于人们根据这些项——即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而假定其功能的每一点上，各种裂口并不总是相同的……正是这个才值得被标出，以便给出主体周围、性关系周围的东西以其地位。

这足以向我们表明，语言在其语法本身中如何勾画出所谓主体的效应；这与逻辑最初所发现的东西足够重合，以至于我们从现在起就可以——正如我通过这些呼吁中的若干次所做的那样——专注于倾听一个能指（signifiant），以便我尝试赋予它意义（sens），因为这是唯一

——而且事出有因——使「意义」这个说法站得住脚的场合，即说出：「有一」（y a d'l'Un）。

因为有一件事终究应该对你们显现出来：如果性关系不存在，那是因为——就两个而言——每一个都保持为一。有一件事闻所未闻：精神分析家们，人们或多或少正当地指责其神话学，偏偏漏掉没有去指责的那一个，却是最唾手可得的。

当配子（gamètes）结合时，其结果并不是两者的融合（fusion）。在那得以实现之前，需要有一次大规模的排除（une vache d'évacuation）：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减数分裂（méiose）！而那个是一的、新的东西，是由我们大可以——为什么不呢，我不想扯太远——称之为……我不会说它们各自的一些残渣（débris），但总之是一个「各自」放下了若干残渣的东西所造就的。

天啊，在弗洛伊德的笔下竟会发现这样一种想法：爱欲（Éros）“奠基于”（se fonde）……但把 fonde 按虚拟式听，它也可以来自 fondre（熔合）——你们看这个歧义；我又何妨利用法语在“奠基”（fondation）与“融合”（fusion）之间玩一把……爱欲以“由二造一”（faire de l'Un avec les deux）为其根基。这显然是个奇怪的想法，由此当然就产生了那种绝对离谱的观念，它体现在那种说教（prêcherie）中——尽管亲爱的弗洛伊德从骨子里厌恶这种说教……他在《一个幻觉的未来》（L'avenir d'une illusion）以及《文明及其不满》等文本中，都把自己

对“普遍之爱”（amour universel）这一观念的厌恶表露得再清楚不过。[注]

> [注] 书写中的 se fonde 通常来自 se fonder，意为“奠基于”；但 fondre（熔化、融合）的虚拟式第三人称单数同样是 fonde。拉康借同形形式把 fondation（奠基）与 fusion（融合）叠在一起，从而讽刺爱欲“由二造一”的神话。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爱欲统一原则与普遍之爱批判

然而生命的奠基性力量、「生命本能」（instinct de vie），如他所表述的，竟会完全在于这个爱欲——它竟是统一的原则！

我想在你们面前就「一」（l'Un）这个主题呈现的东西，并不仅仅出于教学上的理由——即可以用来反驳这种粗俗神话的东西。除此之外，它也许还能让我们不仅驱除爱欲（Éros）——我指的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爱欲——还有亲爱的塔纳托斯（Thanatos）也一样，人们用塔纳托斯烦我们已经够久了。

> [译注] 塔纳托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死神；精神分析语境中常用来指称死亡驱力。

而在这里借助某种东西也并非徒劳——这种东西近来浮出水面，并非偶然。我上次已经引入过一项考察：关于那可以被辨认出来的、所谓集合论。当然，别这么急着往上扑！

为什么不也……因为我们也可以稍微笑一笑：男人和女人，他们也“在一起”（« ensemble »）啊。这并不妨碍他们各在各的一边。问题在于：就这个正在被谈论的「有一」（« y a d'l'Un »）而言，我们能否从「集合」——当然，是一种从来不是为此而造出来的「集合」——那里，抽出一点光来照亮。

那么，既然我在这里是在放试探气球，我就干脆提议：和你们一起试着看看，其中有什么是用得上的；我不会说这是“例证”，因为事情完

全不是这个层面：问题在于，能指和「一」到底有什么关系。毕竟，「一」并不是昨天才冒出来的。

不过，它毕竟还是冒出来了——而且是就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而言：

- 一方面，关于某种对测量仪器的使用；
- 另一方面，同时又关于某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也就是个体的功能。

“个体（l’individu）”——那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那些会繁殖、而且总是繁殖出同样之物的存在者，这一点让他很受触动。　这其实也早就触动过另一个人，一个叫柏拉图的家伙；而说实话，我倒觉得，正因为他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给我们一个“形式”的观念，他才会走到那一步：宣称形式是实在的。　他总得尽他所能，去举例说明他那关于“理念（l’Idée）”的想法。　　当然，另一个人〔亚里士多德〕会指出：尽管如此，“形式”固然很好看，但它之所以区别于别的，恰恰在于这一点——我们只不过是在“若干彼此相像的个体”之中把它认出来罢了。

于是我们就滑到各种形而上学的斜坡上去了。可这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关我们的事：所谓“一”如何被拿来做说明——

- 不管是靠“个体”，
- 还是靠某种几何学的实际用法。

不论你们能给所谓几何学添上多少改良——　通过考察比例，通过考察那种差异如何显现出来：　　在一根木桩的高度与它的影子的高度之间——都无所谓……　我们早就意识到，“一”提出的是别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数学多少已经进步了一点。　我不打算回头复述我上一次说过的

——也就是微积分、三角级数，以及更一般地，把“数”理解为由一个序列来界定的那种观念。　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是：关于“一”的问题在这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提出；因为序列的特征就在于：它就是按整数序列那副样子给“弄出来”的。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与 Thanatos 称谓 · 弗洛伊德的爱欲统一原则与普遍之爱批判

我们要说明的，恰恰是：整数到底是什么。

我当然不会在这里给你们讲集合论。我只想指出两点：

- 第一，人们得等到相当晚——上个世纪末——才开始尝试说明“一”的功能；这事发生还不到一百多年；
- 第二，很值得注意的是，“集合”的定义方式使得它首先呈现出来的面貌就是“空集”，而与此同时，还可以构成另一个“集合”：也就是那个以所谓“空集”〔Ø〕为唯一元素的集合——这就成了一个“单元素集合”。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上一次……我这是对那些没在先贤祠那场活动现场的人说——我是在那里开始触及这个滑溜题目的——　从这个事实出发，“一”的根基就会显明：它恰当地、严格地，是由“一个缺失的位置”所构成的。　我上次用集合论的教学用法很粗略地做了说明，为的是让人感到：所谓集合论并没有别的直接对象，除了让我们看到——基数这一恰当的概念，如何能够通过“一一对应”而生成。　我上次已经示范过：就在两条被拿来比较的序列之中——缺了一个“对应者/配对项”的那一刻——“一”的概念才会浮现：有一个缺了。

关于基数（nombre cardinal）所说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一点：如果数的序列必然总是包含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后继”（successeur）；并且，

凡是那在基数层面上得以实现的——也就是“数”这个层级里的东西——其所关涉的，严格说来就是那条**以零开始**的基数序列：它一直走到那个**紧挨着后继之前**的数。

我这样——以一种即兴的方式——说出来的时候，我在表述里犯了一个小错：比如说，我把“序列”说得仿佛它已经是被排序了似的。　把这个收回去吧：我并没有断言它已经被排序。我要说的仅仅是：就基数而言，每一个数都对应于它前一个基数——通过在其中加上空集（l’ensemble vide）。

我今晚想让你们感觉到的重要一点是：如果“一（l’Un）”是以“缺（manque）的效应”而浮现的，那么对集合的考察确实能把我们引向某件事——我认为值得一提，也想把它凸显出来——即：集合论使我们得以在“集合”这一层面上区分出两种类型：

- 有限集合；
- 以及承认无限集合。

在这个表述里，刻画无限集合的特征，严格说来就在于：它能够被设定为与它的“任意一个子集”（l’un quelconque de ses sous-ensembles）等价（等势）。[注]　正如伽利略早已注意到的那样——他并不需要等到康托尔才知道这一点——所有平方数所构成的序列，与非负整数之间可以建立一一对应（correspondance biunivoque）。 确实，从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平方数里会有哪一个“大得离谱”，以至于不能落在

整数序列之中。　这就构成了无限集合；据此，人们说它可以是“自反的/反身的”（réflexif）。

> [注] 原文 l'un quelconque de ses sous-ensembles 字面上比标准定义更强。戴德金无限只要求一个集合与其“某个真子集”等势，并不要求它与任意子集都等势；下文整数与平方数的对应，例示的正是“某个真子集”。

相反，对于有限集合而言，人们说——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性质——它适合于那在严格意义上的数学推理中所行使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利用它的那种推理中……即所谓“归纳法”（l'induction）。 当一个集合是有限的时，“归纳”是可被接受的。

我还想提醒你们注意：在集合论里，有一个点，就我而言，我认为是成问题的。那就是所谓幂集（parties）的不可数性/不可枚举性（non-dénombrabilité des parties）——请理解为：从一个集合出发所能定义出来的那些子集（sous-ensembles）。

> [译注] parties 在此指幂集 $\mathcal{P}(A)$，即由 A 的全部子集组成的集合。康托尔定理给出 $|\mathcal{P}(A)| > |A|$；若 A 可数无限，则 $\mathcal{P}(A)$ 不可数。

相关知识卡 戴德金无限与伽利略悖论 · 康托尔定理与幂集

如果你从这里出发，其实很容易——仍以基数为例：　你有一个由五个元素构成的集合。

- 如果你把“子集”叫作：把这五个元素中的每一个各自“收拢”为一个集合（即单元素子集）；
- 再把这五个元素两两成组，那么你很容易算出这会给出多少个子集：恰好是十个；
- 然后把它们三个一组：还是十个；
- 然后四个一组：会有五个；

- 最后你到达那个集合本身：在场的只有一个，它包含五个元素。在这一切之上，还要加上空集；空集无论如何都不是这个集合的元素，但显然可以作为它的一个部分而被指示出来——因为“部分”并不是“元素”。

这一切所形成的序列……要是有人愿意代替我在黑板上写，我就轻松多了……写出来就是：1，5，10，10，5，1。

> [译注] 五元素集合的各层子集数为 $1, 5, 10, 10, 5, 1$，总计 $32 = 2^5$；一般地，n 元有限集合有 2^n 个子集。

那么，我们究竟把什么定义为集合的“部分”？ - 空集在这里。 - 这五个元素 α、β、γ、δ、ε（比如说）在这里（对应五个单元素子集）。 - 接下来是 αβ、αγ、αδ、αε；你也可以从 β 出发做同样的事，也可以从 γ 出发，等等。你会看到：总共是 10 个（两两成组）。 - 再往下，你有（αβγδ）——这是缺了 ε 的情形。你可以让每一个字母依次“缺席”，于是就得到把元素按“部分”聚成四个一组时所需要的那个数：5。

于是你得到的——这是确定无疑的……我只要把关于一个基数为 5 的集合的这番说法补全——接着，把旁边那条关于一个四元素集合的序列也写出来就行了。 换句话说，把它想象成一个四面体：你会看到一个“四元组”（tétrade）——你有 6 条棱，有 4 个顶点，有 4 个面，同时也还有空集。

我所作的这个备注，其后果是这样的：我之所以提到另一种情形，不过是为了表明：在这两种情形里，“诸部分的总数”都等于 2^N，其中 N 正是“该集合的元素的基数（nombre cardinal）”。

这里丝毫谈不上有什么会动摇集合论的东西。 关于“可数性”在此所说的那一点，有它的一切应用；例如，人们常作的那个备注：从一个集

合里拿走“一条任意的可数序列”（也就是拿走一个可数的子集）时，“该集合的无限类别”并不会因此改变。

然而，“不可数性”所带来的问题在于：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刚才对有限集合所作的“诸部分之和”直接套用到一个无限集合上。我在此发问：这是不是引入“无限集合之不可数性”的最好方式？ 这是一种教学式的引入。

就无限集合而言，这一写法以自然数集为参照：

$$\mathbb{N}$$

。[注2]

> [注2] 可数无限集与自然数集
>
> $$\mathbb{N}$$
>
> 等势；连续统集与实数集
>
> $$\mathbb{R}$$
>
> 等势。连续统假设追问：是否存在基数严格介于 $\aleph_0$ （即
>
> $$\mathbb{N}$$
>
> 的基数）与 $2^{\aleph_0}$（即
>
> $$\mathbb{R}$$
>
> 的基数）之间的集合。

我反对它：一旦把“自反性/反身性”（réflexivité）这项性质指派给无限集合——并且它意味着无限集合缺少有限集合所特有的那种“可归纳性/可作归纳推进的性质”（inductivité）——可我却在某些地方看到，有人仍然写道：“有限集合之‘诸部分的不可数性’”竟会——我强调——通过归纳而得出；理由是：这些“部分”会像整数那一无限集那样被写成 $2^{\aleph_0}$。 我反对！我怎么反对？我从这一点来反对：当谈到集合的“部

分”时，把它们按层级取出并把它们的总数加总起来，从而确实得到 2^N——这里面是带着某种人为安排（artifice）的。

> [译注] 用 0/1 指示每个元素是否属于子集，可直接建立 $\mathcal{P}(A)$ 与全部 0/1 选择之间的一一对应。

但显然，如果你一边有：a、b、c、d、e——为了把我写在黑板上的希腊字母法语化——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并且如果你把与它们相对应的东西也带进来：

- a、b、c、d 与 e 相对应，
- a、b、d、e 与 c 相对应，你就会看到：如果你用一种“划分/分割”（partition）去替代“幂集”的数目，那么你会得到一个很不相同的公式；而你们会明白为什么我对它感兴趣：其数目是 2^{N-1}。[注]

> [注] 这里实际计数的是把一个子集与它的补集视为同一对的“二分划分”（bipartition），因而把 2^N 成对合并为 2^{N-1}。这不是把集合任意分成若干个非空块；后一种划分的数目由 Bell 数给出。如果还要求二分的两块都非空，则应再排除“空集 / 全集”这一对，得到 $2^{N-1}-1$。

相关知识卡 康托尔定理与幂集

鉴于时间——以及毕竟这并不让所有人都绝对感兴趣——我在此不能展开；但我很希望就此得到回应，我请求……我得说我像往常一样、以一种绝望的方式在请求…… 我时不时请求语法学家给我一点“门道/线索”（un petit tuyau）……他们倒是给我寄来一些：可总是些坏的…… 我也请求过——已经相当多次了——数学家们回答我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们装聋作哑。 你们得明白：他们对这种“集合之部分的可数性/可数化”执着得像蜱虫紧咬着狗皮一样。

尽管如此，我提出这样一个小东西，它有点意思：我这就直奔一个目标——我先把我本想最后收束的某个点暂时搁开——但我直奔的这个目标确有其意义。　它的意义在于：一旦用“幂集（parties）”这一概念替换为“划分/分割（partition）”这一概念，就有必要……同样地，既然我们已经承认：无限集合的“幂集”会是 $2^{\aleph_0}$，也就是——按原文的说法——“最小的超限基数”，由整数集合

$$\mathbb{N}$$

的基数所构成的那个……那么，与其得到 $2^{\aleph_0}$，我们得到的是 $2^{\aleph_0-1}$。[注]

> [注] 严格说，$\aleph_0$ 才是最小的无限基数；$2^{\aleph_0}$ 是自然数集幂集的基数，也就是连续统基数，不等于 $\aleph_0$。而且在无限基数运算中 $\aleph_0 - 1 = \aleph_0$，所以 $2^{\aleph_0-1} = 2^{\aleph_0}$；原文这一形式变换不会产生更小的基数。

我怀疑任何人都感觉到：假定一个无限集合存在“二分/二块划分”（bipartition）是何等的滥用。 如果——正如这个公式自身所留下的痕迹——所谓“幂集”（ensemble des parties）最终导向一个包含“2 的幂”（2 被抬到以该集合元素基数为指数的幂）这样的公式，那么这是否完全可接受……　尤其当我们在处理无限集合时已经把“归纳”置于问题之中……　我们怎么还能接受一个如此清楚地表明：它关涉的不是集合的“部分”，而是它的“划分”的公式呢？

我还要补上一点同样很有意思的东西：$\aleph_0$ 当然不过是一个索引……这个指标并非随便取的，而是被打造出来用以指称……　因为原则上还承认有整套别的索引；整套别的整数都可以用来给那作为超限之根基的“集合之事”作指标……　不过，一旦问题关涉的是“幂”的函数，而我们似乎滥用归纳、从而允许自己在其中找到对“无限集合之部分的不可数性”的检验，那么，如果我们细看这一“0”，我们是否会在此发现它的另

一种功能——也就是它在指数幂里的那个功能：无论底数是什么，只要指数为 0，在幂的意义上就等于 1。

我强调：任意一个数的一次幂就是它自身，$n^1 = n$；但任意一个非零数的零次幂总是1——理由很简单：一个数的负一次幂就是它的倒数。$1/n = n^{-1}$，　$n^1 \cdot n^{-1} = n^0 = 1$。 因此，在这里充当枢轴元素的，正是这个“1”。

从这一刻起，对那超限之集（ensemble transfini）的划分就导向如下结论：也就是说，如果在此我们把阿列夫零 $\aleph_0$ 等同于1，那么就“这个划分”而言——这看起来确实也完全可以接受——整数序列除了对“1”的反复迭代之外并无别的支撑：那个从空集里出来的1。正是凭借它的自我复制，它才构成了我上次所说的、在“帕斯卡三角”中被显明出来的原则——就“单子（monades）的基数”这一层面而言；而在这些支撑的背后，是我所称的“无元（nade）”，也就是那个1。[注]

> [注] nade 是拉康仿照 monade（单子）等词造出的名称，用来标示作为零项 / 空集而起作用、并使数的“1”得以涌现的东西。中文译作“无元”，但无法复现它与 monade 的构词呼应。

相关知识卡 集合划分、二分与补集对

——就其作为从空集里出来的1而言；　——就其作为欠缺的再迭代而言。

我极其精确地强调这一点：这里所说的这个 1，严格说来正是集合论在谈到“迭代”时，除了空集之外不以任何东西来替代的那个 1；而集合论——正是集合论——就在此显露出“无元”的真正本性。

事实上，在集合之原则处，康托尔笔下确曾如此断言……诚然，人们会说：在它开辟出这条真正令人震惊的道路之时，这样的断言还是“朴

素的”……康托尔的笔所断言的是：就集合的元素而言……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如你所愿地多种多样——只需满足一个条件：我们把其中每一样东西都“置放”为一个东西；他甚至说，它们可以是直观或思想的对象——他就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不让他说呢？这无非意味着：某种东西可以“任你愿意地那样永恒”（aussi éternel qu’on voudra）……但很清楚：一旦把直观同思想搅在一起，这里所涉及的就是能指；这一点当然由它们写作 a、b、c、d 这一事实所表明。[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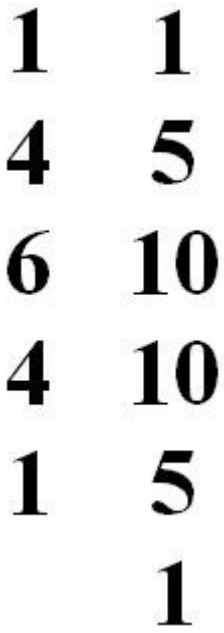
> [注] 现存法文转录此处确作 aussi éternel qu’on voudra，字面结构是“任你愿意地那样永恒”，但它与上下文的语义衔接并不清楚。这里保留转录的异常措辞，不擅自改成“任意多样”或“任意异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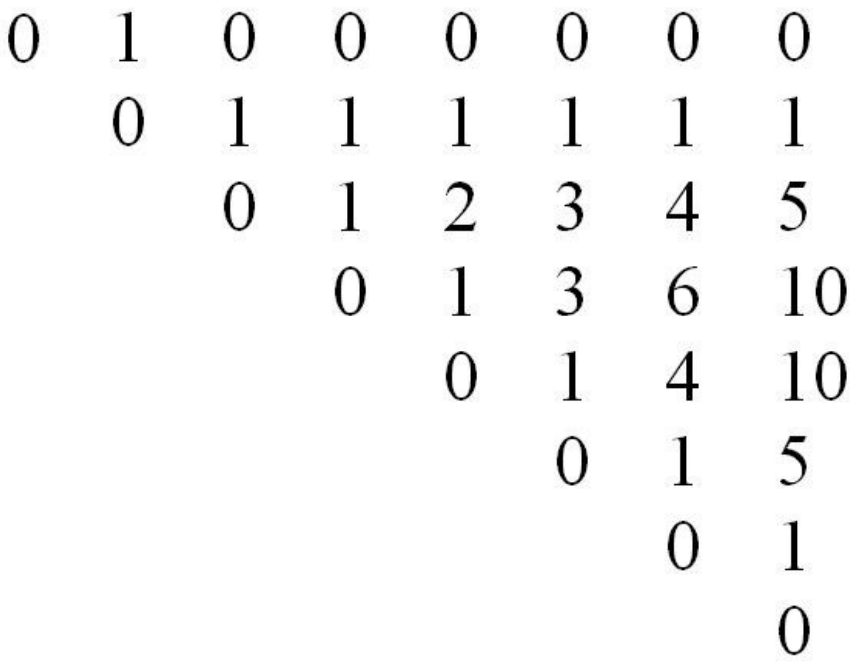
然而，所说的极其确切地是这一点：被排除在外的——因此，在作为元素而“隶属于”某个集合这件事上——就是：某个元素作为其自身被重复。　因此，任何元素都只能作为“区分的（distinct）”而存留为集合的元素。

至于空集，集合论在其原理处断言：它不可能不是“1”（即：只能是唯一的一个）。 这个“1”——“无元”——作为数的“1”之涌现、作为构成整数的那个“1”的涌现之原则——于是就被置放为：其起源乃是空集本身。

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我们追问这一结构时，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对我们而言，在分析话语中，“1”提示自己处在重复的原则位置；因此，这里正是在谈一种“1”——它在数论层面被标记为从不是什么别的： ——只是一种缺失， ——只是一个空集。

但是，从我引入这一“划分”的功能起，在“帕斯卡三角”上有一点，请允许我追问。就我刚才画出的两列而言，我已经足够向你们指出：我的问号落在何处。我要陈述的是如下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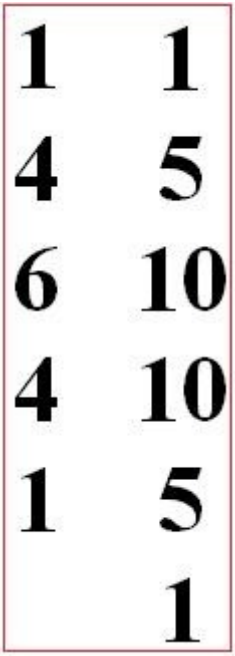

1 1
4 5
6 10
4 10
1 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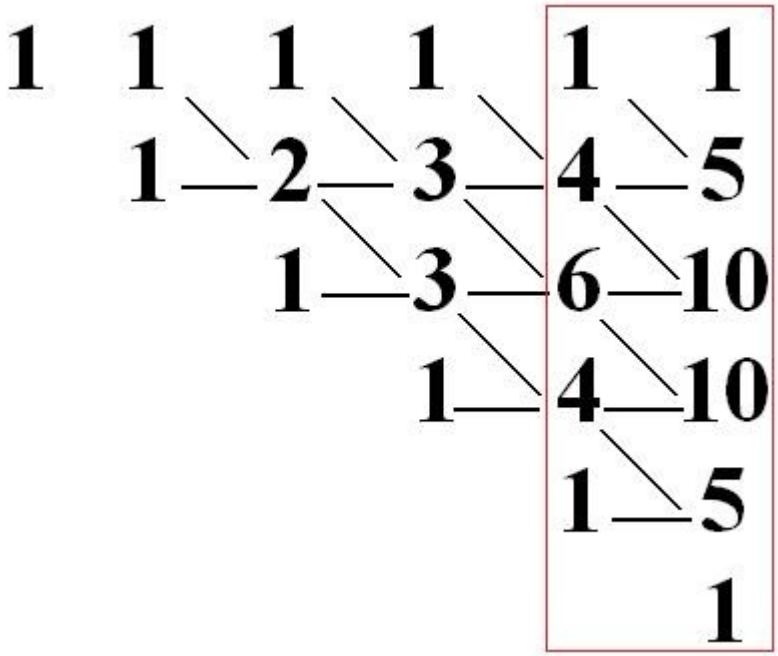


如果说，我们关于“划分”的数目，除了先前被赋予那个集合的数——也就是（n−1）——之外别无所有；也就是说，除了那个集合的基数比另一个集合的基数少 1 的集合之数以外别无所有——那么你们看：当我们从这个数出发来生成——这个数对应于我们称之为（更简略些说）“下位集合”（也就是少 1 的那个集合）的那些“所谓的”诸部分——把这个“少 1”的东西作为一个元素纳入其中，以便找出（正如帕斯卡三角已经教给我们的）将要构成……将要依照第一条陈述而作为部分来构成上位集合的那些部分时——

它们将会落在一种二分的划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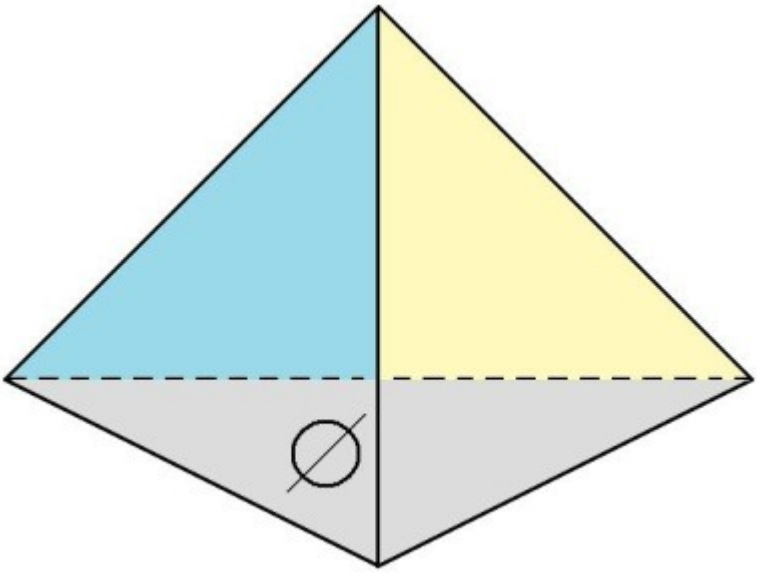
于是，每一次我们都要做的，就是把左边这一列里相应的两个数加起来：这两个数分别位于 – [1)] 紧挨着在左边的那个位置， – 以及 [2)] 在第一个数的上方，从而在这里得到数字 10，在那里得到数字 4。





这意味着什么？不就是说：为了得到第一个数字——也就是那个集合之单子数，亦即元素之数、集合之基数——我们纯粹是因为（我就说吧）以一种“越权的滥用”，把空集抬到了单子式元素的等级上。 也就是说：正是通过把空集与前一列里的四个单子逐一相加，我们才得到了上位集合之单子数——也就是上位集合之元素之数、其基数。

现在我们不妨只是试一试：为了让你们能把这件事“画出来”，看看把这一点放到一个图式里会变成什么。 而且，为了更简单，我们再往前取一列：在这里我们取 3 个单子，而不再是 4 个。 这个集合，我们用这个圆来表示。至于空集，我并不坚持它必定要在圆心；只要把它画出来——它就在这里：



我们说过：当要构成一个四联集合（ensemble tétradique）时，这个空集将会上升到前一个集合之单子（monades）的等级上；也就是说，如果把它这样表示成一个“四面体”…… 当然，这里并不是在谈四面体，而是在谈数…… ……如果用希腊字母 α、β、γ 来标记，那么在这些子集的序列中，作为“一个元素”的第四个元素，我们这里就会得到空集。

但这并不妨碍：在这个新集合的层面上，空集始终存在；而也正是在这个新集合的层面上，那刚刚从空集中被抽出的东西，我们要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它——既然我们已经有了 α、β、γ，我们就把它称为 δ。

这把我们引向什么去看？

这把我们引向去看：在倒数第三层（antépénultième）子集的元素 $[n-1]$ 的层面上——也就是说，为了指称这个东西，指称那个…… 我们不妨说，为了仍然停留在那种“可直观把握”的五个四边形之直观里…… ……这些四边形可以在一个具有 5 个顶点的多面体中被凸显出来。

在那里我们同样需要取——取什么？——取“四联”的四个三角形。 取作什么？取作：在这四个三角形之中，我们将能够做三种不同的“减去”（删去/差集）操作；而把这个再加回去，就把它构成了一个集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它构成了一个子集。

我们如何才能“数得够”…… 除非就在同一个层面上——在那里我们本会只有三个子集…… ……再把集合的单个元素加进去：也就是 α、β、γ、δ——把它们当作并未被收拢为一个集合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们作为元素被定义时，并不是集合； 但当它们从“把它们包含进集合之中”的东西里被剥离出来时，它们就必须被计数——这样我们才“数得够”四个。

为了在 5 元集合的层面上补足数字 5 的那一部分，我们就必须让这四个元素介入——仅仅作为并置的四个元素，而不是作为一个集合而被取作一个集合；在此一刻，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子集”。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让我们看清这一点：在集合论里，每一个元素都等值（se vaut）。 而统一性（l’unité）正可以由此被生成。

这恰恰是因为：在这里所说的“distinct（互异）”与“défini（被定义）”这两个概念所代表的就是——“互异”无非意味着“彻底的差异”，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彼此相像：没有“种类”（espèces）。 以同一种方式彼此区分的一切，都是同一个元素。这就是它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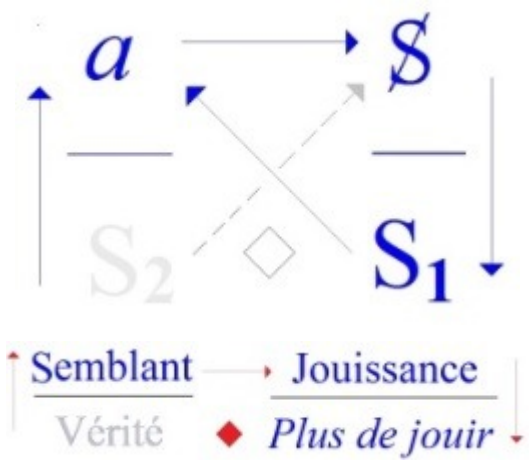
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只把元素取作纯粹差异时，我们也能够把它看成这种差异的同一性（mêmeté）——也就是说，为了举例说明：集合论中的一个元素…… 正如在第二行已经被证明的那样…… ……完全等价于一个空集，因为空集也可以充当元素。凡是被定义为元素的东西，都等价于空集。

但是，如果把这种等价——这种"绝对差异的同一性"——把它当作可以被孤立出来的东西来把握…… 而且并不是把它放在那种我姑且称之为"集合式的包含"之中——那种包含会使它成为一个子集…… ……这就意味着：同一性就其自身而言，在某一点上，是被计数的！

这在我看来极其重要。尤其例如：在柏拉图式的游戏那里——在那里，相似性（similitude）被做成一种实体性的观念；在现实主义视域里，一个普遍者——而这个普遍者就其为普遍者而言，被当作现实本身—— 我们所看到的是：它并不处在同一层级上；而这正是我在上一次"万神殿（Panthéon）的讲话"里所暗示的：并不是在同一层级上，"相似者"的观念被引入。

集合之元素的同一性，作为同一性，被计数为：在集合的诸部分之中发挥其作用。 这件事对我们当然重要，因为在分析理论的层面上，问题是什么？ 分析理论看到，"一"（l'Un）在它的两个层级上显露出来。"一"是那种重复着的"一"。 它奠基了分析者之言说（parler de l'analysant）中的一个重大效应：分析者揭示出某种重复——相对于什么而言？——相对于一种能指结构。

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考虑我给出的分析话语的图式……当主体被安置在"说话的享乐"（la jouissance de parler）的层面上时，会发生什么？



在所谓“剩余享乐”（plus-de-jouir）的那一层面上所发生的、而我指认出来的东西，是 S1； 也就是说：一种能指性的产出，哪怕这意味着我要承担起让你们感到它的效应之所在的责任——……我提出要在什么之中去承认它呢？

－“差异之同一性”究竟是什么意思？ － 我们在能指中用不同字母来指称的某种东西，为什么却是“同一个东西”（les-mêmes）？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同一个东西”还能是什么意思，若不是恰恰意味着：它是唯一的（unique）——而这正是从集合论出发的那个假设里所含的：元素之功能（fonction de l’élément）？

这里所说的“那一个一”（L’Un）…… 也就是主体所产出的那个“一”——在分析中我们不妨称之为“理想点”（point idéal）…… 它恰恰与重复中所涉及的东西相反： － 这个“一”，是作为“一个单一者”的“一”（l’Un comme un seul）， － 这个“一”，是这样的“一”：无论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一切差异都等值——只有一种差异：差异本身。

这就是我今晚想用以结束这番话的东西——此外，时间与我的疲惫也顺带地催促我收束。至于我如何在我放入“分析话语”的那条规定性公式中的 S1 之功能来作出说明，我将在接下来的几次课里给出。

第7课 · 1972年6月1日

你们知道，在这里我说的是我所想的。这是一种女性位置，因为说到底，思考是非常特别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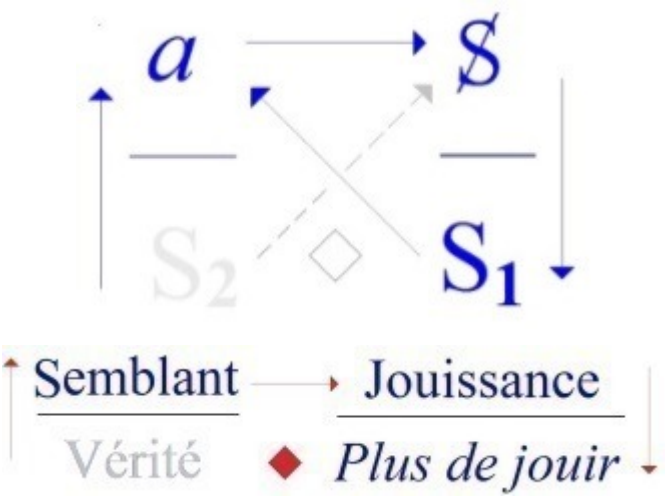
就像我时不时给你们写的那样，我……就这样，在我刚做的一趟短途旅行里 ……记下了若干命题，其中第一条是：必须承认，精神分析家被——被话语…… 这是我自己的说法……被制约着他的那种话语……也就是我们（从我这里起）所说的分析家话语……置于一种位置，姑且说很难吧，弗洛伊德说的是不可能：unmöglich，也许有点说重了，他是就他自己而言的。

> 注：【unmöglich】：德语，因拉康对应弗洛伊德的原词（“不可能”）。

好！另一方面——第二条命题：他明白……这是从经验来的，也就是说，只要他多少做过一点精神分析，就足以懂得我接下来要说的东西……他无论如何都知晓，能与我所说的有一种共同的度量。

这完全与他是否——就我所说的而言——被「告知」无关，因为我所说的……正如我今年似乎已经表明的那样……旨在标定他的知识［S_2 ］。

这就是关于真理的知识这回事： ——这是真理的位置——给第一次来的人说一下。 ——这是假象（semblant）的位置， ——这是享乐［言说的享乐］的位置， ——这是剩余享乐（plus-de-jouir）的位置，我简写成：「+ de jouir」。享乐我们用 J 来表示。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所谓三种“不可能的职业”

难的是他与知识的关系，而不是——当然——与我所言说的关系；因为在精神分析这片无人地带里，大家根本不知道我在说这些。这倒不意味着对我所说的东西一无所知，因为它本就来自［分析］经验。 但对所知的那一点，人们感到恐惧！对此我大可以就这么简单地说一句：我理解他们……「我大可以说」，意思是：「要是非要说的话，我可以说……」……但我确实理解他们……我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位置，何况我本来就在那个位置上。

但我之所以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听得见自己说的话。不过这种事并不是天天都有，因为我并不是天天都在言说。也就是说实际上，我是在听自己说过的什么——在那几天，比方说一两天，也就是紧挨着我办研讨班之前的那几天，才理解它的，因为那时我才开始给你们写。

其余那些日子，和我打过交道的那些人的思想会把我淹没。我得向你们承认这一点，因为那时，我曾称之为——而且还可以再这么叫，因为我很少这样旧话重提——我在《Scilicet》里所说的「我的失败」所带来的一种不耐烦，会占满我。就是这样……

对……他们是知道的！我提这个，是因为我在这里要处理的标题是《分析家的知识》。　　这里的「du」，会让人想到法语里的定冠词「le」——总之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定指的」用法。　是啊！照我刚才跟你们说的，为什么不用「一些分析家们」（des psychanalystes）呢？那样会更贴合我今年的主题，也就是「y ɑ d'l'un」——“有一”。「存在一些（Y en ɑ des）」——自称分析家的那些人。[注]

> [注] y ɑ d'l'Un 对应 il y ɑ de l'Un（“有一”）；y en ɑ des 则是“有一些 / 有这样一些人”。拉康借 du 与 des 的转换，把定指与不定、“一”与复数并置起来。

正因为没有别的人，我就更不会去质疑他们所说的。我为什么用「du」？因为我要对之说话的正是他们，尽管在座有很多人并不是精神分析家。所以，分析家是知道我所说的东西的。　我跟你们说过——他们是从经验里知道的，哪怕这经验再少，哪怕只限于那种他们得以自称「精神分析家」的最低要求也就是教学分析。

因为即便我所称的「通过」没有完成，到头来也只会落到这一点：他们总归做过一场「教学分析」；而说到底，这就足以让他们懂得我所说的。

相关知识卡　Yad' lun、unien 与 unier ・ 法语 du 与 des 的多种语法身份

通过……　这些事总归在《Scilicet》里拖着、写着，那里倒正是该在的地方［Scilicet：即「也就是说」］　……当我说「通过」没有完成时，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投身于通过这一经验。

正如我常说的，这种「通过」的经验，不过是我向那些足够投入、愿意去经历它的人提议的东西，仅仅是为了在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上提供一点信息； 而这个问题说到底……总之，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某个正在做精神分析的人想成为精神分析家，这完全是「(a)不正常的」（(a)normal；同时可拆作「正常的小对象 a」）。

这里确实需要某种偏离；这种偏离值得被拿出来，交付给我们能够收集的一切见证。正是为此，我才临时设立了这场收集的尝试，好弄明白：一个已经通过教学分析知道精神分析是怎么回事的人，为什么还会想当分析家。

所以关于他们位置的种种，我就不多说了，只因为今年我选的是《分析家的知识》，作为我回到圣安娜时要讲的东西。这完全不是为了照顾分析家们——他们用不着我来提醒，就已经对自己位置发晕了；但我也用不着再当面说一遍，给他们加码。

这件事本可以……也许改天我会做……本可以用一种带刺的方式来做，借助某种我只会在「历史」上加引号才肯用的参照……到时候你们自会看到，要是我还在的话……对那些一点就透的人，我会跟他们讲「诱惑」这个词。

这里我只谈知识，并且要说明：问题不是「关于知识的真理」，而是「关于真理的知识」；而这「关于真理的知识」，正是从我今年提出的「Y a d'l'un !」那一点上明确表达出来的——“有一”，仅此而已：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它把一与二分开，而那是一道深渊。

我再重复一遍：真理——我说过了——只能被半说（se　mi-dire）。等那一下拍子过去，我才能遵守它的交替，到时我会谈另一面：「半真」（mi-vrai）。永远要把好麦粒和「半真」分开！

> [译注] 拉康戏仿“把好麦粒与稗子分开”（le bon grain et l'ivraie），把 l'ivraie 改造成 la mi-vraie（“半真”）。

大概刚才跟你们提过，我从意大利回来，在那儿无论哪边都对我很客气，连我的分析家同行也不例外。多亏其中一位，我又认识了第三位，他非常「跟得上」——当然是跟得上我这一页。[笑声]　他用戴德金（Dedekind）那一套在干活，而且完全是靠自己搞出来的。我不能说在他开始搞的时候我还没搞，但事实是我是后来才讲的，因为我是到现在才讲，而他早就就这个问题写了一本小书。　他领会到，数学要素总的来说是有价值的，可以用来让某种真正关乎我们分析家经验的东西浮现出来。

相关知识卡　Scilicet、非署名发表与布尔巴基 ・ 麦子与稗子的比喻及法语成语

是啊，既然他那么吃得开，他可是为此用尽了力气，在所谓 I.P.A.——我把它译成「被承认的精神分析机构」——里那些位子很好的地方，总算让人听见了他的声音，所以他确实做到了让人听见。　但非常怪的是：他们就是不发表他！

他们不发表它，理由是：“您明白的，没人会懂！”　我得说我很意外，因为说到底，对加上引号的「拉康」——也就是对某种语言学的无能者们眼中我该代表的那一路东西，大家倒是急着往“国际期刊”里塞。

垃圾桶里的东西越多，自然越分不清。那又何必非要设障呢？在我看，这本身就是一道障碍；至于说读者会看不懂，那是次要的——国

际期刊上的文章本来也不必篇篇让人懂。所以，这里头有不讨喜的东西。

但显然，就像我刚才——并没有点名的那位……你们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还没能发表任何东西……是完全可以对得上号的，我不排除，等我今天说的东西慢慢传出去之后……尤其要是大家知道我没点他的名……他们会给他出。[笑声]　这事对他好像真的很重要，我很乐意帮这个忙。要是最后没出，我再跟你们多讲两句。

回到时间。所以，分析家与他所知的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他会否认它，会「压抑」它……用英文里翻译 refoulement、翻译 Verdrängung 的那个词来说……甚至有时根本不想知道。那又有什么不行？这能吓着谁？

你们会说——精神分析又怎样？我在这儿都听得见那些对精神分析毫无概念的人的 bla-bla-bla。我回应从这个 floor——大家这么叫——里可能冒出来的东西：是知识在治病吗……无论主体自己的知识，还是假定在转移里的那种……还是转移本身，在某一既定的分析里发生的那种转移？

为什么知识……我说过每个分析家都有其维度的那种知识……为什么知识就该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被「承认」？弗洛伊德正是从这个问题里取出 Verwerfung【拒斥】 的，他称之为：「在选择中予以拒绝的那种判断」。他还加了「予以谴责」，我把它压成一句。 Verwerfung 在无意识里发生时会使主体发疯，但这并不妨碍同一种、也就是弗洛伊德借用其名称的　Verwerfung，在世界上作为一种在理性上得到正当化的权力而统治。

「分析家们」（des psychanalystes）……你们马上会看到，（des）和「le」的区别 ……「分析家们」是自我偏好的，偏好自己，明白吧！不是只有他们，这上头有传统：医学传统。论自我偏好，除了圣人——圣-人（s.a.i.n.t.s）……对，别人被讲得太多［笑声］所以我得说清楚，因为别人……算了不说了……圣人（s.a.i.n.t.s）也一样自我偏好，他们满脑子就这个，为找到最好的自我偏好方式把自己烧干，其实简单的办法多的是，就像「医-圣」（méde-saints）们展示的那样［笑声］。反正那些人可不是圣人。这是不言而喻的……

很少有什么东西翻起来像医学史一样卑劣：可以当催吐剂［笑声］也可以当泻药，两样都行。要想知道知识与真理毫不相干，再没有比这更说服人的了。甚至不能说这到头来把医生变成某种挑衅者。

这并不妨碍医生们想办法……而且是因为他们与科学话语共用的平台越来越窄……把精神分析纳入他们的步调这样的理由。 这事他们很在行！也正是如此，分析家对自己的位置非常为难……我从这一点出发来说的……非常为难，也就越发愿意接受经验（指医学一方）给的建议。

我很想标出这段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历史节点……就其仍有重要性而言……完全是一个关键点：多亏了这场合谋——弗洛伊德那篇专门讨论非医师分析（Laienanalyse）的文章就是针对它的——多亏了这场在战后不久就得以形成的合谋，我在开局之前就已经输掉了这一局。[注1]

> [注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医学》，又名《非专业分析的问题》（1925），伽利玛出版社，1985年。

我只是希望在这点上大家能相信我，因为——我为什么要说呢？——如果今晚我在这里作证……而且我并非偶然地在圣安娜医院这么做，因为我跟你们说过，我就是在那儿说我心里想说的话……如果我说，我恰恰是以这样一种名义开局：当时就非常清楚，这一局我已经输了。

这根本谈不上英雄气概，你们知道！有无数局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局的。这甚至是「人的境遇」——如那位所说——的根基之一，而且结果也不见得比别的事业更糟。证据就在眼前，是吧！

唯一的麻烦——但那只是对我而言——是：这并不会给你们留下多少自由， 我顺便提一句，是说给那位曾经对我…… 有个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大概在前第二次研讨班之前 ……那位曾经就"我是否相信自由"这件事来问过我的人听的。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 · 马尔罗《人的境遇》**

我还要作另一番声明……而且这确实重要，毕竟，我也不知道，今晚我就是想讲这个…… 另一点声明，这一条可是有凭有据的，这里我请你们相信我：我当时很清楚这一局已经输了……说到底我也没那么精明，我或许以为就该往前冲，以为我会把那个"被承认的精神分析国际"（Internationale Psychanalytique Avouée）搅个底朝天…… 而在下面这件事上谁也没法反驳我：凡是我知道迟早会离开我的人，我从来没有先甩开（lâcher）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等他们自己离开。

> 注：【甩开】lâcher：放弃，甩开。

而这同样也适用于这样一个时刻：当那一局——总之，就法国而言——已经输了，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局：在一场医生—精神分析

家合谋里的那点小小喧闹（petit brouhaha），正是从那里，在53年，我的教学之开端被带了出来。

但凡不必被「得把上述讲授继续下去」这个念头缠住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少——我显然也会像所有傻瓜一样，忍不住想：要是当初我能在那个地方做这个讲授，对法国精神分析（!）本来可以是什么样的呢；而恰恰出于我刚才说的那个理由，我是绝不会先甩开任何人的。

相关知识卡 拉康“罗马报告”：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及领域

我是说，无论我在《言语与语言（parole et langage）的功能与场域》里提出的主张多么招致非议……我当时都愿意长年把这条沟犁到底，哪怕对最不肯买账的人也一样；而——就我们眼下所在之处而言——精神分析家当中谁也不会因此吃亏。

我跟你们说过，我去意大利转了一小圈。在这种时候，我也会去——为什么不呢？——因为有很多人喜欢我…… 顺便说一句：有人给我寄来了一只牙刷杯！我想知道是谁寄的，好向这位致谢。有个人给我寄来了一只牙刷杯！我这么说，是对那些上次在先贤祠（Panthéon）在场的人说的。这位我更要感谢，因为那并非一只牙刷杯。那是一只极妙的小红杯，细长而有曲线，我会在里面插上一枝玫瑰，不管究竟是谁寄给我的。不过我只收到了一只，这点我得说。好了，先说到这儿……有些人在各个角落都对我有点喜欢，甚至在梵蒂冈的走廊里也是。为什么不呢，是吧？有些人确实很不错。

只有在那儿……这话是回给那位问我相不相信自由的人……只有在梵蒂冈，我认识的才是自由思想者（libres-penseurs）。我不是自由思想者，我只能守住自己说的话，被迫要把自己说的话当真、要执着于我

所说的；可那边呢：多自在！［笑］哈，难怪法国大革命是由那些教士（abbés）一路传下来的。你们要是知道他们那种自由有多厉害，我的好朋友们，背脊都会发凉。我试着把他们拉回硬东西上来，没辙，他们满得溢出来：精神分析在他们眼里已经过时了！你们看自由思想派什么用场：他们看得透……

这毕竟曾是一门好行当，是吧？[笑声]　它也有好的一面。当他们说这已经过时，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的意思是："这完了，因为毕竟我们必须做得稍微更好一点！"

我这么说，仍然是为了提醒那些……那些"圈内人"，尤其是那些追随我的人……在把自己的后代也拉进来之前，得再三掂量，因为很可能照事情发展的势头，可能会突然一下子，干脆地，啪地就垮下去。总之，这只针对那些必须让自己的后代投身其中的人听的，我劝他们谨慎。

我已经这样谈过精神分析里正在发生的事……但总归还是得把我已经触及过的一些点明确说明，因此，就我们目前所处的地步而言，我认为我可以简短处理它们：　……那就是：这是唯一一种话语……也请让我们向它致意　就我所编目出来的四种话语的意义而言，这是唯一一种话语。在其中，卑劣之举（canaillerie）必然会走向愚蠢（bêtise）。如果我们能立刻知道：某个来找你请求一场教学分析（psychanalyse didactique）的人是个无赖（canaille），那倒好办了。那样我们就会对他说："不给您做精神分析，亲爱的！否则您会蠢得跟棵白菜似的。"——可我们并不知道啊！

这恰恰是被小心翼翼地遮掩着的。不过在精神分析里，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终归还是会知道：无赖行径（canaillerie）并非遗传性的，这

里谈的不是遗传，谈的是欲望。是大他者（l'Autre）的欲望；正是从那欲望里，当事者被带出来、涌现出来。 我说的是欲望：这并不总是他父母的欲望，它也可能是他祖父母的欲望；可要是他从中诞生的那个欲望是一个无赖的欲望，那他铁定是个无赖。

我从没见过例外，也正因如此，对那些我早知道会离开我的人，我一向格外温和——至少在我亲自做过他们分析的那几例里是这样——因为我心里清楚，他们已经变得要多「蠢」有多「蠢」了。我不能说我是故意的：就像我跟你们说过的，这是必然的。当一场精神分析被推到底的时候，必然如此，而把分析推到底，对教学分析（psychanalyse didactique）来说不过是起码该做的事。

相关知识卡 拉康“罗马报告”：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及领域

如果精神分析不是教学性的，那就是一个分寸（tact）的问题：你得给这人留下足够的无赖劲儿，好让他往后能体面的把生活凑合应付过去。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治疗：你得让他浮在水面上。 但对于教学分析来说，你不能这么干，否则天知道会搞成什么样。 设想一个精神分析家到头来还是个无赖：这念头谁想起来都发怵！放心吧，精神分析——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始终确实具有教学性；我甚至要说：越是由一个蠢人来实践，恰恰越是如此。

说到底，顶多也就是落得一帮蠢精神分析家。不过就像我刚跟你们说的，归根结底没什么不妥，因为小对象 a（objet a）占住假象（semblant）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站得住的。就这样！人也可以天生就蠢。这一点非常要紧，要分清楚。

好了！反正就我而言，我没找到比我所称的「数学式」（mathème）更好的办法，用来逼近关于真理（vérité）的知识（savoir）——因为说到底，正是在那里，我们才得以赋予它一种功能性的效力。

换成皮尔士（Peirce）来搞就好多了：他用 0 和 1 这两个真值（valeurs de vérité）当函数。他倒没想到人可以写 V 或 F 来表示真（vérité）与假（faux）。这一点我早就点过，三言两语，在先贤祠就点过——就是说，围绕“有一”（Y'a d'l'un）有两步：

- 一是《巴门尼德》（Parménide），
- 再后来还得走到集合论（théorie des ensembles）……这样才使得这样一种知识的问题得以成形：它把真理当作单纯的函数，却远不止满足于此；它牵涉一个与真理毫不相干的实在（réel），那就是数学——可几个世纪以来，

似乎数学一直把自己安置在对任何问题都不过问的位置上；直到很晚，借助一种逻辑式的追问，它才让这个问题向前迈了一步——而这个问题，就真理而言居于中心：　如何以及为何“有一”（Y'a　d'l'un）——请原谅，我并非唯一这么说的人！——“Y'a　d'l'un”：围绕着这个“一”转动的，是存在的问题。

相关知识卡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 Yad' lun、unien 与 unier ・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的“一”与“多”

我在这一点上已经做过一些说明，即：　——存在（existence）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被当作存在本身来对待；——以及，人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从本质（essence）里剥离出来。我说过，希腊语里严格讲并没有一个常用词表示“存在 / 实存”（exister），倒不是说我不知道ἐξίστημι（出离、站立在外，existémi）、ἐξίσταμαι（出离自身，

existamai），而是我注意到没有一个哲学家曾用它们来表示“存在”。[注2]

> [注2] ἐξίστημι（中动态为 ἐξίσταμαι）意为“我不同于…… / 我偏离于……”，这里突出“出离、偏离”的语义。

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才开始了某种与我们有关的东西：要弄清什么存在。存在的唯有一（Un）……身边一切都在挤过来，我也只好跟着挤……集合论（théorie des ensembles）追问的就是：为何“有一”（Y a d'l'un）？

一（l'Un）可不是满大街都是的，随你怎么想——包括那种十足虚幻的、而且早就虚幻的确信：你也是一，你也是一。你以为自己是其一、是一；只要试着抬一抬小指头，你就会发现：你非但不是一，而且，唉，你是不可数的——你们各自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不可数的。

你们一直是不可数的（innombrables），直到有人教给你们——这没准是精神分析这一脉（affluent psychanalytique）带来的好结果之一——视情况而定，你们其实是完全是有限的：这话我跟你们说得很快，因为我不知道还能讲多久……完全是有限的： ——男人这边，没得说：有限（finis），有限，有限！——女人这边：可数无限的（dénombrables）！

我会尽量简短地讲一点东西，好在这上面给你们先开条路——这些当然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尤其当你还不清楚「有限」（fini）和「可数」（dénombrable）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但只要你们稍微按我的提示来，什么都能读，因为眼下关于集合论的书已经铺天盖地，连反对它的也有。

有一位很热心的人，我希望待会儿能见到他，为今晚没把书带来向他道歉：我尽力去找了，那本书已经绝版，上次是他借给我的，书名叫《康托尔错了》（Cantor a tort）。那是本很好的书。[注3]

> [注3] Georges Antoniadès Métrios：《康托尔错了》（Cantor a tort），Sival-Presse出版社，1968年。

显然，从某个观点看，康托尔（Cantor）确实错了；但他无可争辩地又是对的，这一关键点在于：他提出的东西在数学里产生了数不清(innombrable)的衍生，推动数学前进的东西，足以自我辩护。　即便康托在那些人的观点里是错的——那些人宣称（也不知为什么）他们知道"数"是什么：　早在康托之前，整个数学史就已经表明：没有哪个领域比数学更能证明、也没有哪个领域比数学更能证实「不可能者就是实在」（l'impossible c'est le réel）。

这件事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开始了——有一天他们被迎面砸来这个明摆着的事实……他们当然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因为也不能把他们当成婴儿...那就是$\sqrt{2}$ 的不可通约（n'est pas commensurable）。

后来哲学家接过了这个问题；不能因为这件事是通过《泰阿泰德篇》传到我们这里的，就以为当时的数学家水平不够、答不上来；恰恰是在意识到不可通约之物存在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追问：数究竟是什么。这段历史我就不给你从头讲到尾了！

还有 $\sqrt{-1}$ 这档子事——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为何，人们管它叫"虚的"（imaginaire）。可再没有什么比 $\sqrt{-1}$ 更不「虚」的了，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它出发，才产生了所谓「复数」，也就是数学里被创造出来的最有用、最富有成果的东西之一。

> 注：【虚的】（imaginaire）与"想象界"是同一个词 从 $\sqrt{-1}$出发，构成了复数，没有比它更不虚的了。

总之，对那种经由大写的一——也就是经由整数的入口提出的异议越多，就越能表明：在数学里，恰恰是从不可能之中才生成了实在界。

相关知识卡 Yad’ lun、unien 与 unier · 古希腊语中的“存在”：einai、hyparchein与existence ·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的“一”与“多” · 乔治·安东尼亚德斯-梅特里奥斯《康托尔错了》 · 根号2的不可通约与《泰阿泰德篇》 · 虚数名称与复数的发展

正因为康托尔某种东西得以被生成出来……那东西无异于罗素的全部工作， 甚至还有在函数论中极其富于生成力、数之不尽的其它要点——所以可以确定，就实在界而言，正是康托尔切中了问题要害。

我这话是对分析家们说的：我之所以建议你们在这上面用点功，恰恰是因为在你们的那块心头好中，的确能从中抽出点东西。我这么说，是因为你们打交道的是一些会思考的存在……他们当然会思考，因为他们没法不思考……他们像忒勒马科斯那样想，至少像保罗-让·图莱笔下的那个忒勒马科斯：“他们想到的是花费。”那么，问题就在于：你们分析家，以及你们所带领的人，是否在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注4]

保罗-让·图莱（Paul-Jean Toulet）：《反押韵》（« Contrerimes »）：「像那些把肚皮塞得鼓鼓的诸神，求婚者们也是如此。 忒勒马科斯对此满心酸腐：他想着花费。 海神在吉布提吃晚饭，（靠近咸海）。

[注4] 保罗-让·图莱（Paul-Jean Toulet）：《反押韵》（Contrerimes）。 珀涅罗珀已经离去。人人都走了。 有个诗人，无人倾听， 歌唱海伦与鸡蛋。 家里的狗渐渐老了： 这些人让它倒胃口！」

显然，在这方面，一次对集合论的短暂入门——虽说也不能太短。 这种思想的感染力确实是一种很能促使你们去反思诸如“存在”之类概念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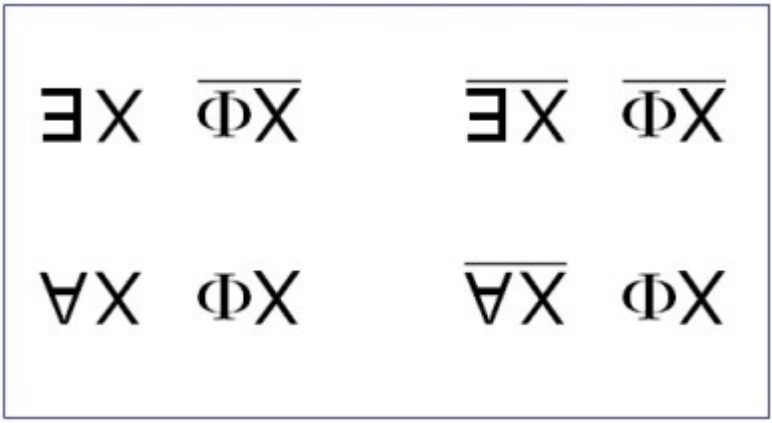
显然，唯有从对数学的某种反思出发，存在才获得了它的意义。 在此之前，人们所能说的一切，都带着某种预感式的方式……尤其是宗教性的预感：也就是说，“上帝存在”。这句话严格说来只有在这一点上才有意义：在于把重音落在……我必须把重音落在这里，因为有人把我当成“思想导师”（« maître à penser »）……落在这一点上： 无论你们是否相信…… 把这话记在你耳根里： 我不信，但无所谓，信的人也一样…… 不管你们信不信上帝，你们要明白：在所有情况下，无论信还是不信，都必须把上帝算在内。

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在黑板上重新写下那个东西——我一直在试着围绕它来转动、来谈所谓性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再说一遍：存在一个 x，使得可由某种函数所规定的主体——该函数支配着性关系，即阳具函数，所以我把它写成 $\Phi(x)$——存在一个 x，它由下面这一点所规定： 它对这个函数“说不”：$\exists x\, \overline{\Phi(x)}$。

你们看，从我说话的位置出发，你们已经可以看出：“存在”的问题与某种东西绑在一起，而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这东西是一种言说。它是一种「说不」，我甚至要说：它是一种以「不」为内容的言说。

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恰恰向我们指出了那个准确的位置：在我们（分析家）的培养中，集合论所表述的东西必须从这里被把握：有「一」，有「至少一」，它「说『不』」。



这是一个参照点。当然，若我们不把它与这四个项的量词式铭写结合起来，这个参照点连一瞬间都站不住，既没有教导作用，也无法传授。 这四个项也就是：所谓全称量词 ∀x Φx，也就是说，从这一点可以像弗洛伊德学说所陈述的那样说：欲望、力比多是一回事——唯有男性的。 这实则是一种错误。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具有十足参照价值的错误。至于其余三个公式，即： ——并不存在这样一个 x，即 $\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用以说明阳具函数支配性关系这一点并不成立； ——另一方面，在这三个项的互补层面上，我们应当——我不是说我们能够——写下“非全”的公式 $\overline{\forall x}\,\Phi(x)$，把它视为与阳具函数的某种关系所不可缺少的；而阳具函数正在这一层面上奠定性关系。正是上述这些，使四道铭写构成一个集合。

相关知识卡 保罗-让・图莱《反押韵》中的忒勒马科斯 ・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没有这个集合，就无法在分析实践所涉之事上正确定向；　就分析实践而言，它所面对的，正是某种通常被界定为——一方面是“男人”，另一方面则是那个通常被称作“女人”的对应者：她把他留在孤独之中。

任他独自一人，不是对应者的过错，而是「男人」的过错。不过有错没错，我们不必马上裁定，我顺带说一句。眼下要紧的是追问：　这四项功能可能承担何种意义——它们其实只是两道：　一是对功能的否定，二是与之相对立的功能——这四个函数之所以呈现出差异，是因为它们的「量词化」配对（accouplement « quanté »）使它们彼此区分开来。

显然，$\exists x\ \overline{\Phi(x)}$——即对　$\Phi(x)$　的否定——所意味的东西，由来已久……久到足以让我们说，我们完全愕然于弗洛伊德竟未曾认识到这一点。

…$\exists x$对　$\Phi(x)$　的否定，亦即那个「至少一」、那独自一个由对阳具函数说「不」这一言说之效果所规定的「一」，正是我们必须把迄今为止关于俄狄浦斯所说的一切都归在其下的那个点——这样，俄狄浦斯才不至于仅仅是一个神话。

而这一点之所以更值得关注，是因为这里关涉的既不是发生（genèse），也不是历史，也不是任何类似事件的东西——尽管在弗洛伊德那里，有时似乎曾被他表述成那样，即一个事件。　对我们被呈现为「先于一切历史」的东西而言，谈不上什么事件。唯有在某种被陈述的东西中得到标出的，才成其为事件。

关涉的是结构。我们之所以能谈论「全男人」——即从属于阉割$[\forall x\ \Phi(x)]$——正在于此；俄狄浦斯神话再明显不过地就是为此而设的。

是否有必要回过头去借助「神话素—数学的」函数，才能陈述下面这个逻辑事实：若说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那么阉割的功能在其中就是被必然要求的，而恰恰是这一点意味着有某种东西从中逃脱。

而无论逃脱的是何物，即便不是——何妨呢，反正在神话里——人的东西：说到底，何不把原始谋杀中的父亲看成一只红毛猩猩；传统中有许多东西是重合的……而精神分析可以说正是从这一传统中浮现的：　在犹太传统中，正如我曾经表述过：那一年我不愿做得更多，只做了我关于《父之名》（Les Noms du Père）的第一次研讨班，我还是有时间在那里强调：在亚伯拉罕的献祭中，被献祭的其实是父亲，而这个父亲无非就是一只公羊（bélier）。

就像任何一条自觉体面的（qui se respecte）人类谱系那样，其神话谱系是动物性的。所以归根结底，我那天跟你们讲的、关于狩猎在人类中的功能，说的就是这件事。我当然没有展开多少。[注5]

> [注5] 参见《……或更糟》，1972年5月17日课次。

我本可以再多说一点：猎人爱他的猎物。就像在弗洛伊德神话学里所谓「原初」事件中的那些儿子：他们杀了父亲……就像你们在拉斯科洞窟里看到痕迹的那些人……他们杀了他——天哪——当然是因为他们爱他，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的事是悲惨的。

接下来的事说得再精确不过：所有男人，$\forall x$，即男人的普遍性，都从属于阉割。存在「一项例外」，从我们说话的立场出发，我们不会把它称作"神话性的"。这一例外起的是包容性的函数：对普遍式 $\forall x\ \Phi(x)$ 还能陈述什么呢？无非是：这个普遍式式是被围住的，而且正是被否定性的可能性 $[\exists x\ \overline{\Phi(x)}]$ 围住的。说得再精确一点：在这

里，“存在”扮演的是补集的角色，或者用更数学的说法，是边界（bord）的角色。

这就包含了这一点：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全体　　x”——$\forall x$，这个“所有 x”会变成一个“全体　α”；我是指　$\forall(a)$，每当它具身化时，每当它在我们可以称作“一个存在者”（« Un être »）的东西中具身化时——也就是至少有“一个存在者”，它把自己确立为存在者，并且明确地以“男人”的身份自居的存在者。

这恰恰正是使得：在另一列——并且以一种根本性的关系类型为前提——某种东西才得以被构成并被说出……而它所归入的、并且对任何懂得用这些符号来思考的人都能够归入的，正是“女人”的名义之下。仅仅这样把它说出来，就已经让我们感觉到这里有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对你们尤其如此：由此被陈述的是，没有一个女人会把自己铭写为对下面这一陈述的反证：「阳具函数支配性关系所涉之事并不是真的」$[\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x)}]$。

为了让你能借助稍微更熟悉一点的参照在其中找到头绪，我会说——天晓得，既然刚才已经谈到父亲——我会说：下面这句话所关涉的：「不存在这样的 x：它在对阳具函数『说不』的陈述中把自身规定为主体」，严格说来就是「处女」（la vierge）。

你们知道，弗洛伊德对此有过论述：处女禁忌等等，以及围绕这件事的一堆荒诞的民俗说法，还有从前处女不是随便谁都能为之破身的，至少得是一位大祭司或小领主之类——总之无所谓，重要的不是这个。

真正重要的，确实是：我们能够围绕这个 vir 的功能来说——这个 vir 的功能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就在于，归根到底，人们说某个人“有阳

刚之气”，说到最后，从来只会落在一位女人身上。[注6] 如果你在当今多少听说过哪怕有一个家伙被这么说过的，你就把他指给我看，那会让我很感兴趣

> [注6] Vir：男人、男子；词源可追溯至印欧语 wihrós，意为“男人 / 战士”。

相关知识卡 《创世记》22章的亚伯拉罕献祭与公羊 · 拉斯科洞窟与旧石器时代壁画 ·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的“一”与“多” · 弗洛伊德《处女禁忌》及其民族志限度 · 法语 viril 与 virer 不是同一词根

反过来说呢，至于男人，在这一类上你要怎么说他都行：什么“行家里手（virtuose）”，“左舷转向（vire à bâbord）”、“准备转向（parer à virer）”、想怎么“vire”都随你——可「阳刚（le viril ）」这回事，却是在女人这边，只有她才相信真有这么一回事！她是会思考的！这甚至正是她的特征。

我一会儿会给你们解释……但我得立刻先告诉你们这一点——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稍后我会详细说明为什么——virgo（处女）是不可枚举的，因为她所处的位置，不同于站在父亲一边的那个“一”，而是位于“一”与“零”之间。

而凡是处在“一”与“零”之间的东西，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可以被证明的——哪怕你在别的地方是错的，这件事也仍然可以在康托的理论中被证明；而且是以一种我觉得绝对精彩的方式被证明出来的。

这里应该只有有几个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因此我就简要指出一下。完全可以被证明的是：在“一”和“零”之间的那些东西…… 这一点可以通过小数来证明，我们在所谓的“十进制”系统里使用小数非常容易就能展示出这一点： 假设……必须作出这个假设的。 ——“假设”它是可数

的，那么所谓的“对角线方法”就总是能够构造出一条新的小数序列，使得它肯定不在已经被数过的那些之中。

要构造出这个可数集是严格不可能的，连一种——再微不足道也罢——把它排出来的方式都给不出，而这本来恰恰是最起码该做到的事情，因为“可数”这一概念，正是以与整数序列相对应来加以定义的。

所以这纯粹只是从一个「假定……」出发，而人们会很乐意据此指责…… 就像某本书里说的：「康托尔错了」……指责康托尔不过是造了一个循环论证。

一个恶性循环，朋友们，但有何不可！循环越恶性，就越有意思，尤其要是还能从里头放出一只叫「不可数」的小鸟来——它可真是历来被造出来的东西里，最突出、最机巧、最贴紧数的实在界（Réel）的那一类了。好了了，就此打住！

《黄金传说》（La Légende dorée）里所说的“一万一千名处女”，正是用来表达不可数的方式。[注7] 因为一万一千这个数，你懂吧，大得不得了，尤其对“处女”来说是个大得不得了的数——而且何止是眼下才这样！好，这些我们就点到为止。

> [注7] 《黄金传说》（Legenda aurea）由雅各·德·沃拉日纳于1261至1266年间撰写，记述180位基督教圣徒、圣女及殉道者的生平。

现在让我们试着理解，这个「非全」（pas toute）$\overline{\forall x}$ 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才是我写在黑板上的那一套里真正关键、也真正原创的一点。因为迄今为止在逻辑学里，都还没有把「非全」（Pas-Tous）这种函数本身摆出来、推上去、推到前台过。

思维的模式……就其本身而言，可以说因性关系的缺失而“颠覆”……只能凭借「一」（l’Un）来思考。

全称（l'Universel），是某个属于「一」（l'Un）之序的东西对某个场域进行包裹后所产生的某种存在。只不过——这正是「集合」（ensemble）这一概念的真正意涵——确切来讲是这样的：集合乃是对应这某种存在的数学记法——在这件事上，唉，我不是没有关系——而这某种存在即是某种定义，就是我用 S 来标记的那个东西——即主体（sujet），是那个仅仅作为能指（signifiant）之效果的主体，换言之：「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所代表的东西。」

集合（ensemble），是在历史的某个转折点上，最不适于揭示主体之所是的那些人，可以说被迫不得不走向主体的方式。「集合」不过就是主体。正因如此，不添加空集（ensemble vide），集合就连操作都不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我会说空集（ensemble vide）的必要性之所以突出，在于：它可以被当作集合的一个元素来对待。也就是说，一对花括号标出一个以空集为元素的集合——{Ø}——的这种写法，乃是缺之不可的东西；少了它，对下面这一功能的一切操作就绝对不可设想。而这一功能——我再说一遍，我想我已经给你们充分指出过了——恰恰是在某个转折点上被造出来，以便追问……　　在共通语言（langage commun）的层面上追问。我着重强调「共通的」，因为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绝不是什么任何种类的——元语言（métalangage）。 从逻辑的观点出发、以所有人的语言来追问：数在语言自身中的落脚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 ——追问某种与语言毫无关系的东西 ——追问某种比任何事物都更具实在性（réel）的东西，科学话语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法语 viril 与 virer 不是同一词根 · 康托尔定理与幂集 · 《黄金传说》与一万一千名处女

「非全」（Pas-Tout）$\overline{\forall x}\,\Phi(x)$ 恰恰产生于此：并非说它不受任何东西所限定，而是说限度只是在别处被安置。

构成「非全」（Pas-Tout）$\overline{\forall x}\,\Phi(x)$ 的东西——不妨这么说吧，我长话短说——是这么回事： 与纳入 $\exists x\,\overline{\Phi(x)}$ 的情况相反—— 也就是「有一个父亲存在，他“说-不”（dire-non）将他安置在相对于阳具函数的位置上」。 相反的：在女人这一侧，呈现为一种空无、匮乏：缺少任何足以在这一层面拒认阳具函数的东西——没有未被划杠的「女人」（La femme），只有被划杠的「女人」。正因为这个空缺，在女人面对阳具函数的位置上，除了“非全”所写出的那点东西，再无他物。就她自身而言，她在这功能之下并不全在：她是“非全”（Pas-Toute）。

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在任何意义上否认阳具函数。我不会说她是“另一种”（autre），因为她在那个位置上并不以“否认它”来存在；她在其中“不存在”的方式，恰恰是在我的图式（graphe）上被写作一个能指：被划杠的大他者，$S(\mathca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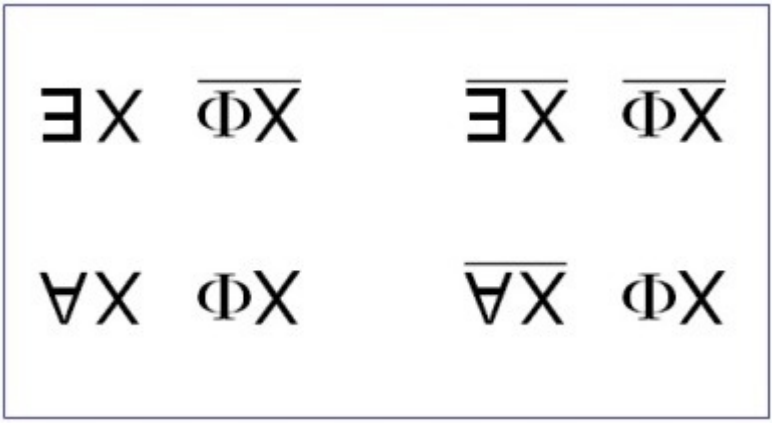
女人并不是大他者的所在；并且她以一种极其精确的方式被铭写为：她并非大他者—— 就在我赋予大写 A 的那一功能之中：也就是把它规定为真理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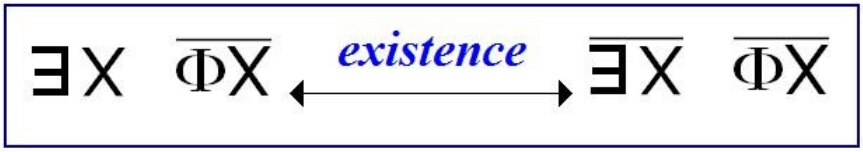
而铭写在“那种能够否认阳具函数之物的不存在”中的东西…… 同样地，正如我在这里曾把“说‘不’”（dire que non）的存在，译作空集的功能， 同样地，这关乎缺席（s’absenter），甚至关乎成为这个“享乐—中心（jouis-centre）”；这个 jouis-centre 与某种我不会称作“缺席”（absence）的东西相共轭，我把它称作一种 dé-sence：s.e.n.c.e。[注] ……女人正是在这个能指事实之上把自己放置出来：不仅大他者并不

在那里——那并非她——并且大他者完全在别处：在大他者安置言说（parole）的那个地方。

> [注] jouis-centre 把 jouis（“享乐”，也是 jouir 的命令式 / 陈述形式）与 centre（中心）拼接起来；dé-sence 则是拉康逐字母拼出的非标准词，并被明确区别于 absence。中文不能复现这两组词形和声音关系，故译出字面组合并保留法文。

我还剩下一些——毕竟你们在十一点的时候仍有耐心，继续听我指出这一点，这一点至关重要……就在我在这里——为你们——在年末强行推进的若干主题之中，那些结晶性的主题之中要做的，是标示出这样一道豁口：把这些术语在其被陈述之时彼此分开的那道裂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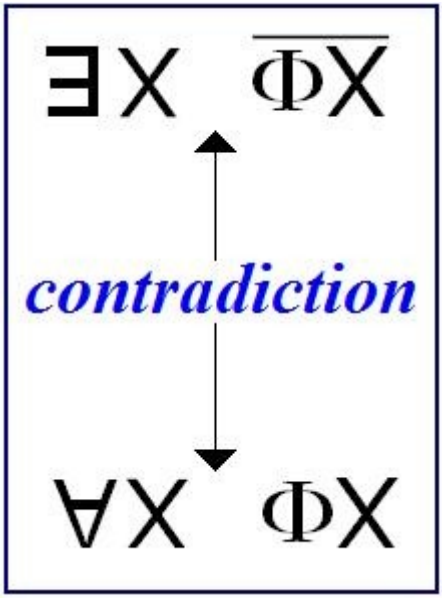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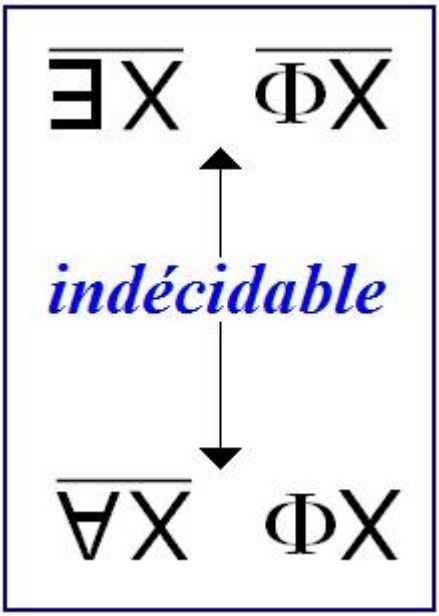


显然，在 $[\exists x]$“存在”与 $[\overline{\exists x}]$“不存在”之间，无需含糊其辞胡言乱语：这里谈的就是存在。

显然，在 $\exists x; \overline{\Phi(x)}$“存在一个（有一者）不……”与 $\forall x; \Phi(x)$“没有哪一个（那一个）不……”之间，存在矛盾

当亚里士多德提到特称命题，并用它们来同全称命题相对立时， 他是在这样一对之间确立“矛盾”：一个肯定的特称命题，相对于一个否定的全称命题。 在这里，情况相反：特称命题是否定的，而全称命题是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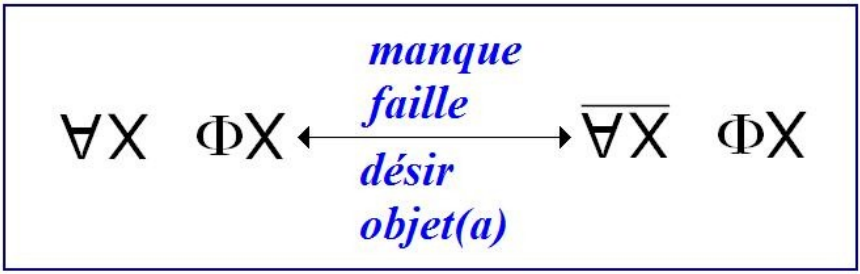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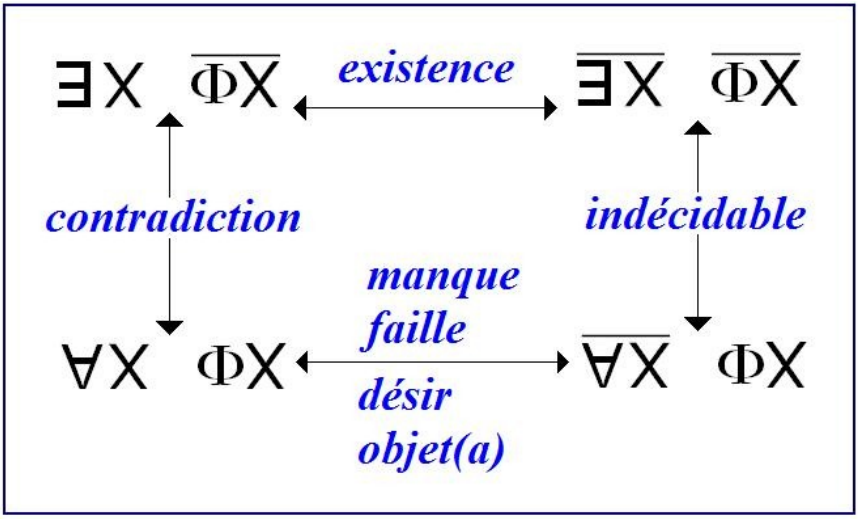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这里，我们在这个 $\overline{\exists x}\ \overline{\Phi(x)}$（它是否定某种全称性）与这个 $\overline{\forall x}\ \Phi(x)$ 之间所拥有的东西——我在此只向你们指示一下，日后我会加以论证——是"不可判定的(l'indécidable)"：

在两者之间……我们的全部经验，我认为，已足以向我们显示：情况并不简单： ……所关涉的是什么？ – 我们把它称为缺失(manque)， – 我们把它称为裂缝(faille)， – 若你们愿意，我们把它称为欲望(désir)， – 为了更严谨，我们把它称为小对象 a（objet a）。





那么，问题就在于：要知道在这一切之中间……我希望至少有一些人，把它记下来了…… 要知道在这一切之中间，某种东西如何运作，它可能看起来像一种“流通”。 为此，必须追问：这四个术语是以何种方式被设定出来的：

左上方的 $\exists x\,\overline{\Phi(x)}$，从字面上说，就是必然。没有任何东西是可被思考的，尤其更谈不上：我们男人这一边的“思考功能”。总之，一个女人会思考，她甚至时不时会想：“所以我存在”，当然她在这一点上弄错了。

总之，说到“必然”的话，它是绝对必然的……而弗洛伊德用那套让人听了直犯困的“《图腾与……站着》（Totem et… Debout）”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要对那些所谓“人类的关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叫——思考任何一点什么，都是绝对必然的……[注] 在由这个分析话语所确立的经验之中，绝对必然的是：要设定存在着“一者”（Un），对他而言，阉割：一边去！（à la gare !）

> [注] Totem et… Debout 戏改《图腾与禁忌》（Totem et tabou），以 debout（站着）替换 tabou；现有录音 / 转录也存在其他辨听意见。紧接着的“阉割：一边去”（à la gare）同样保留了拉康的口语戏谑。

阉割，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也都留下可欲之物”（tout laisse à désirer），除此之外不意味着别的。好了，就这样！[注] 要去思考这一点——也就是从女人出发去思考——就必须有一（Un），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东西不尽如人意，也没有任何东西留下可被欲望的剩余。

> [注] tout laisse à désirer 的惯用义是“一切都不尽如人意”，字面上又是“一切都留下有待欲望之物”；这里两层意思同时起作用。

这就是俄狄浦斯神话的故事，但这绝对必然，绝对必然。你们一旦丢了这一点，我完全看不出还有什么能让你们以任何方式把自己在其中定位清楚。能把自己定位清楚，这很重要

那么，好吧，这个 $\exists x\,\overline{\Phi(x)}$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它就是“必然者”。这个必然者从哪里出发？正是从我刚才在那儿写给你们的东西出发：不可判定者。[注] 总之，若不承认这个必然的 $[\exists x\,\overline{\Phi(x)}]$——也就是：存

在着“至少一个”（au moins Un）说“不”……〔正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一项，使集合获得同质性。〕

> [注] 此处“必然”是拉康赋予整条公式 $\exists X \overline{\Phi X}$ 的模态位置，并不是说存在量词 $\exists$ 本身就等于“必然”。

我们绝对不可能说出任何一点像样的能够起到真理的功能的东西，我再强调一点。我强调，是因为我今晚没能——我们被打断了——把我本想就此对你们说的那些好话都说完。不过我这儿倒有一个很精彩的；既然有人逗我，我还是要把它抖出来：这就是 é-Pater 的功能。[注]

> [注] é-Pater 把 épater（使人吃惊 / 震住）拆成 é- 与 Pater（拉丁语“父”），从词形上把父亲的功能改写成“让家庭吃惊”。

人们对“一家之父”（pater familias）的功能，已经盘问过太多了。我们更该把我们能够对父亲功能提出的要求集中起来：所谓“父性匮乏”这套说法，我们拿来反复咀嚼得也太多了！确实有一场危机，这是事实；说它并非全无道理：é-Pater 已经不再能让我们“震住/惊艳（épater）”了。这就是父亲唯一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功能。

我已经指出过：这并非俄狄浦斯；它完蛋了。倘若父亲是一位立法者，那他就会造就“施雷伯大法官”（Président Schreber）这样的孩子，仅此而已。在任何层面上，父亲就是那个必须让家庭“震住/吃惊”的人。

要是父亲不再能让家庭“震住”，那当然……不过人们会找到更好的！未必非得是那个血缘的父亲：总会有一个人让这个家庭“震住”；而众所周知，这个家庭就是一群奴隶的羊群。还会有别的人让这个家庭“震住”。

你们看，法语这门语言能派上多少用场。上一次我已经给你们解释过这个，我当时是从这么一个小把戏开头的：fondre（熔化）或 fonder d'eux un Un（由他们二者"奠基出"一个大写的"一"）；在虚拟式里这是一回事——要"奠基"，就得先"熔化"。有些东西只能在法语里被表达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无意识。因为正是这些"歧义 / 双关"在"奠基 / 熔合"——在这个词的两层意义上——甚至就只有这个而已……[注]

> [注] fondre（熔化、融合）与 fonder（奠基）在虚拟式中都会出现 fonde 这一形式；fonder d'eux un Un 又把"由二奠基出一"嵌入同一声音。中文只能分别译出"熔合 / 奠基"，无法保留同形同音。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书写模态：必然、不可能、偶然与可能・épater、pater 与 é-Pater 双关・fondre 与 fonder 的同形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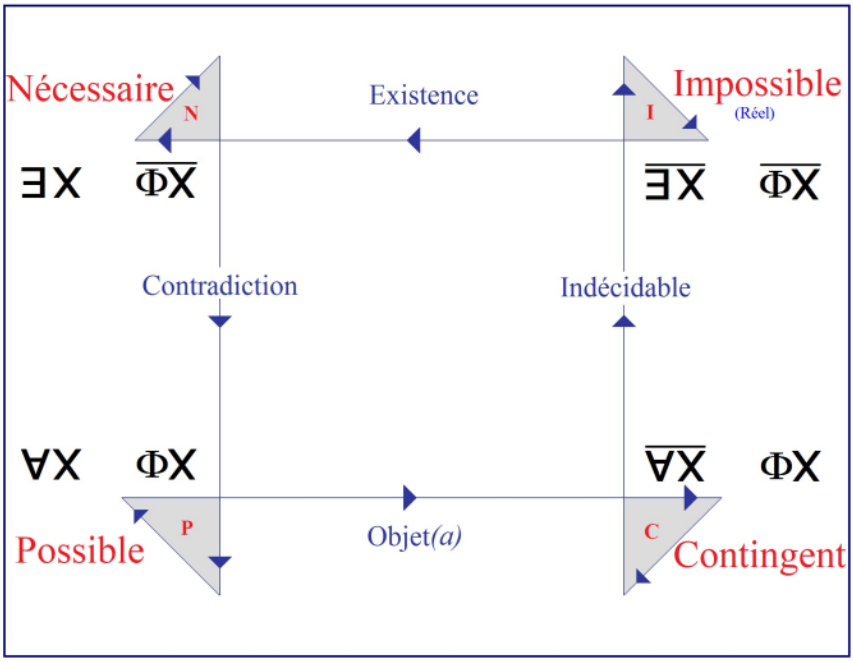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就"全体/一切"（« Tous »）发问，去找它在每一种语言里是怎样表达的，你们会发现一大堆东西，绝对精彩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我曾经很用心地去了解中文，因为我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语言都做成一个目录。

我也通过我们学院那位迷人的财务主管Nicole Sels，去问了某个人：她让她父亲写下了，在约鲁巴语里该怎么说"全体/一切"（« Tous »）。不过这简直疯狂，你们明白吧！我做这些是出于对艺术的爱；但我很清楚，不管怎样，我终归会发现：在所有语言里，总有一种办法可以说"全体/一切"（« Tous »）。

我感兴趣的，是那个"如同一"（« comme Un »）的能指：在每一种语言里，人们用来做这件事的究竟是什么。而能指唯一的兴趣，就在于它可能生出哪些歧义……也就是说，属于"fonde d'eux un Un（由他们那里奠出一个一）"这一类东西的某种层级，以及同类的其他蠢话……这

才是唯一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对我们来说，关于“全体/都”（« Tous »）这件事，你们总会发现它被表达出来；“全体/都”必然是语义层面的。

仅仅因为我说：我想去询问“所有”（« Toutes »）语言——这一点就把问题解决了， 因为语言恰恰“并非全”（ne sont « pas toutes »），这就是它们的定义；反过来，如果我问你们“全体/都”（« Tous »）这件事，你们就明白了。好了！嗯，总之，“语义”归根结底就是“可翻译性”。



我还能给它什么别的定义呢？语义学，就是凭借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有在不说同一种语言时才会“互相理解”的那个东西。总之，我跟你们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们做些练习；也因为我在这里就是干这个的；还有，或许也是为了稍微给你们开一开“懂事器”

（comprenoire），让你们明白我怎样使用语言学。 嗯……我想该收个尾了，对吧？

那么，至于那种使“存在”成为必需的东西，我们正是从我刚才写下的这个点出发： 从“不可判定者的缝隙”（béance de l’indécidable）出发，也就是在“非全”（pas-tout）与“不-一”（pas-une）之间。然后它走到那里：走到“存在”。接着它又走到那里。走向什么？走向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男人都处在可被阉割的状态中；它走向“可能”，因为“普遍”（l’universel）从来就只等于这个。 当你们说“所有男人都是哺乳动物”时，这意思是：“所有可能的男人”都可以是哺乳动物。

然后它又走向哪里？它走到那里：走向小对象 a。我们与之发生关系的，正是这个。

接下来呢，它走到哪里？走到这里：在这里，女人的区分点在于——她不具统一化的作用。好了！剩下的只是在这里补全一步，好让我们走向“矛盾”；然后再从“诸非全者”（Pas-Toutes）那里折返——这东西归根结底不过是偶然性的表述。

你们在这里看到……就像我当时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必然、偶然、可能与不可能的交替，并不处在亚里士多德给出的那种顺序里。因为在这里，所关涉的是“不可能”，也就是归根结底关涉“实在”。[注8]

> [注8] 参见拉康1961—1962年研讨班《认同》，1962年1月17日课次。

那么请把这条小路好好跟住，因为后面它会派上用场，你们会从中看出点东西。 好了！应该像这样在四个角上标出四个三角形，箭头的方向也同样标出来了。 跟上了吗？好了！

我觉得今晚我做得够多了。 我不想以一段耸人听闻的结语来收尾，不过那个问题……是的，这写得还挺不错。 必然，不可能…… 某人X：听不见！ 拉康——嗯？必然、不可能、可能与偶然。 某人X——什么都听不见！ 拉康——我不在乎！好了！这是一条“开路”（frayage）。你们差不多十五天后会听到后续，因为我下一次研讨班将在 14 号在先贤祠（Panthéon）举行。我不确定那会不会就是最后一次。

相关知识卡 书写模态：必然、不可能、偶然与可能 · 0.999…为什么等于1